

1 参
: 246.5 玉
B X S

玉映金銀錄

平江不肖生著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記



字一

范煙橋先生序

平江不肖生以留東外史名滿中國。蓋海客談瀛。已勝虞初寓言之鑿鑿。而刻畫羈人浪漫之跡。復有生花之筆以濟之。宜其傳矣。然不肖生有奇技偉才。能寫江湖異人。虎有生氣。直近唐人傳奇精神。則江湖奇俠傳所以與留東外史並駕齊驅也。其後落寞海濱。交游寔廣。爲新聞報之副錄。日撰玉玦金環錄。首尾都十餘萬言。國人讀新聞報。幾以此詹詹之作。與專電要聞同其貫注。鏗而不合。蓋此書包含之事實。不啻清季政治之禹鼎。而中國特別社會之秦鏡也。書中有人呼之欲出。其顛沛流離。實逼處此。作者非有太史公傳游俠劍客之胸襟。非有施耐庵傳水滸之手腕。不辦。則其心彌苦。其志彌可佩矣。故讀玉玦金環錄後。有不投袂而起。迴腸盪氣者。非丈夫也。今夏日長如小年。平君襟亞以此書散漫之稿。屬爲整理。並分爲若干章回。便於尋繹。彷彿以宋之說書人話本排比爲演義之工作也。自愧不能讀書。於書中精窾茫然弗識。徒爲割裂裁補。如成衣匠。說者謂小說之有回目。如人之有眉。秋山一抹。圖畫天開。余病未

玉玦金環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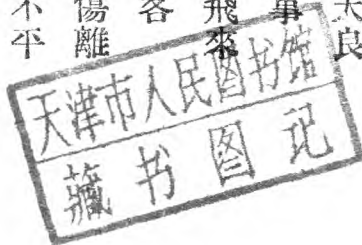
能副之。只可比諸張學士之粧台供奉而已。唐突作者。罪過罪過。

吳江范煙橋



玉玦金環錄總目

- | | | |
|------|----------|----------|
| 第一回 | 教書匠投機成首富 | 守財奴挨罵發天良 |
| 第二回 | 仙人巖朱履炫奇 | 觀音廟青衣鬧事 |
| 第三回 | 孝子求醫惡因潛伏 | 仙人降宅橫禍飛來 |
| 第四回 | 衙前密告一奸人 | 塔下流星三俠客 |
| 第五回 | 間道包抄官民激鬥 | 託孤鄭重主僕傷離 |
| 第六回 | 玉玦金環長離而去 | 敝衣惡食旁觀不平 |
| 第七回 | 燈影刀光腰纏十萬 | 夜闌人靜壁立千尋 |
| 第八回 | 彌勒院孤兒就傅 | 昭慶寺行者應徵 |
| 第九回 | 破蒲團跌翻活佛 | 乾矢橛悟澈沙彌 |
| 第十回 | 掘衣嘗試失足深潭 | 信口誇張爭功狹路 |
| 第十一回 | 當尸首羣丐消怨 | 盜花翎賣解逞能 |



第十二回

石彈雙飛頓教豹變

拳風四掃斂盡虎威

第十三回

報大仇老師誠謹慎

謀內應舊僕表忠誠

第十四回

劫嬌妻半夜登門

救後母中途撞樹

第十五回

動以危詞運籌白馬

攻其無備卷戰桃源

第十六回

分水坳中李公子失算

玉屏道上張二哥細心

第十七回

山亭小憩耳割八雙

峻嶺仰攻兵分三路

第十八回

問鼎野心成燭火

曲錢金錫起波瀾

第十九回

招算命好友設圈套

騙測字清官訪案情

第二十回

昏夜燭奸公差發地穴

積年盡瘁義僕病他鄉

第二十一回

逼書遺囑夥計沒良心

謀奪藏珍假妻先下手

第二十二回

起貪嗔葬身火窟

耐辛苦賣技長途

第二十三回

曾孝子看花入歧路

劉知府仗義救孤兒

第二十四回

習藝深宵園林來武士

踏青上巳山洞遇奇人

第廿五回

隱士穴居佳兒落草

縣官民僇同族逃生

第廿六回

憐閨女洞房逐妖叟

救圻人客店驚土豪

第廿七回

聽殘忍話傳法留神

動惻隱心移金濟困

第廿八回

鬧上房從客自首

坐矮樓攻苦輕身

第廿九回

大刀河上義子報恩

黃鶴樓頭雛兒學道

第三十回

姻緣有定老道士執柯

玄法無邊猷嘆子念佛

第卅一回

慈恩寺親戚樂情話

久華山妖魔發怪聲

第卅二回

深夜叩門求隱士

空山巖陣殲妖蛇

第卅三回

採藥走名山故人剪徑

避兵入隧道祖師斷頭

第卅四回

羣雄歸附小土司

瘋漢醫治佳公子

第卅五回

道姑夙慧早通佛

孝子性急夜尋仇

第卅六回

小翠智多權作婢

老朱惡滿媚賊官

第卅七回

曾孝子報仇殺惡賊

小么兒被誣受極刑

第卅八回

奪礪壘將軍從天降

戰山崖蠻酋棄旂逃

第卅九回

張必成計取三家村

嚴如松混戰兩土司

第四十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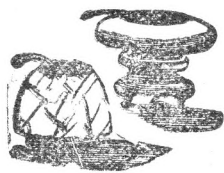
用盡其長收降四部

物歸原主結束全書

玉玦金環錄 第一集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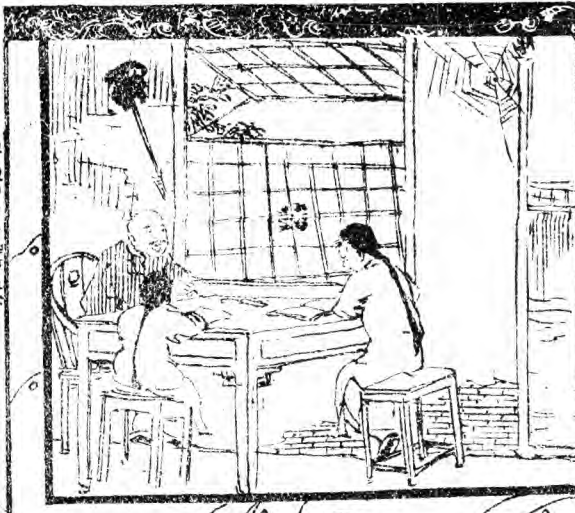
- | | | |
|-----|----------|----------|
| 第一回 | 教書匠投機成首富 | 守財奴挨罵發天良 |
| 第二回 | 仙人巖朱履炫奇 | 觀音廟青衣鬧事 |
| 第三回 | 孝子求醫惡因潛伏 | 仙人降宅橫禍飛來 |
| 第四回 | 衙前密告一奸人 | 塔下流星三俠客 |
| 第五回 | 問道包抄官民激鬥 | 託孤鄭重主僕傷離 |
| 第六回 | 玉玦金環長離而去 | 敝衣惡食旁觀不平 |
| 第七回 | 燈影刀光腰纏十萬 | 夜闌人靜壁立千尋 |
| 第八回 | 彌勒院孤兒就傅 | 昭慶寺行者應徵 |
| 第九回 | 破蒲團跌翻活佛 | 乾矢橛悟澈沙彌 |
| 第十回 | 搵衣嘗試失足深潭 | 信口誇張爭功狹路 |

玉玦金環錄 第一集目錄



教書匠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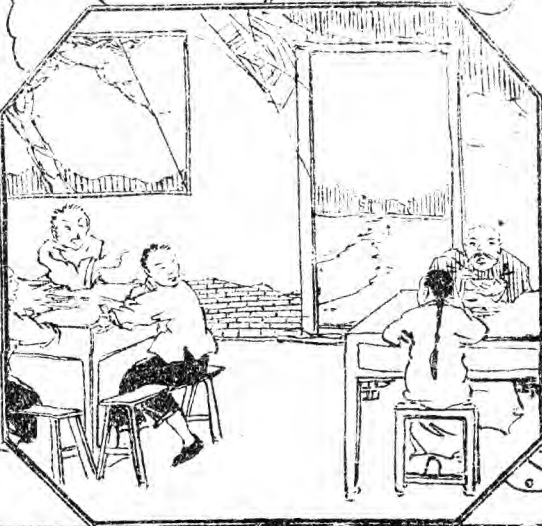
成首富



玉環金環錄

守財奴挨罵

孫天良



第一回插圖



先入為主
先入為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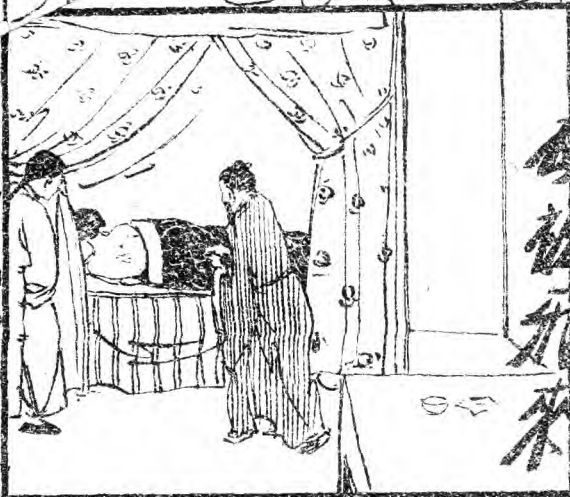
城隍曾義世以十萬
救活一郡飢民

觀音庵

觀音庵
青衣的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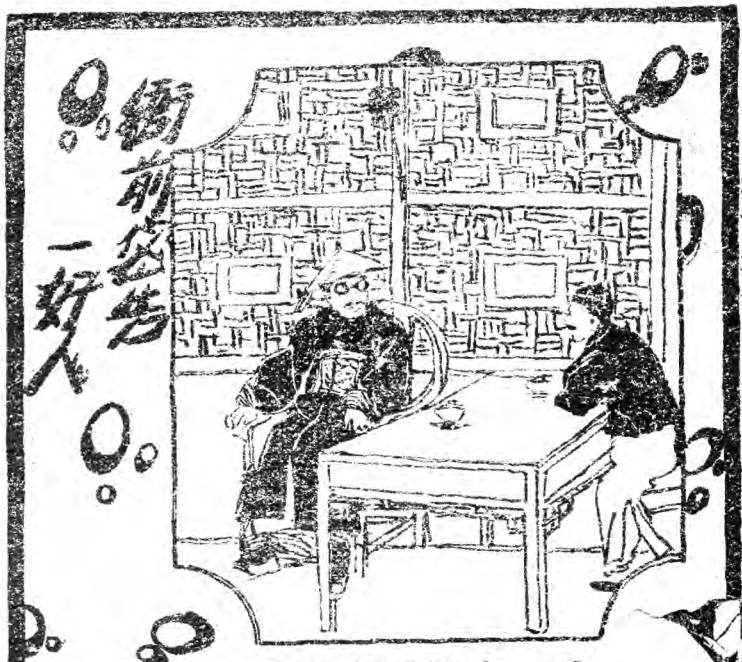
悲因潛伏

孝子夫醫



此小降乞

續編卷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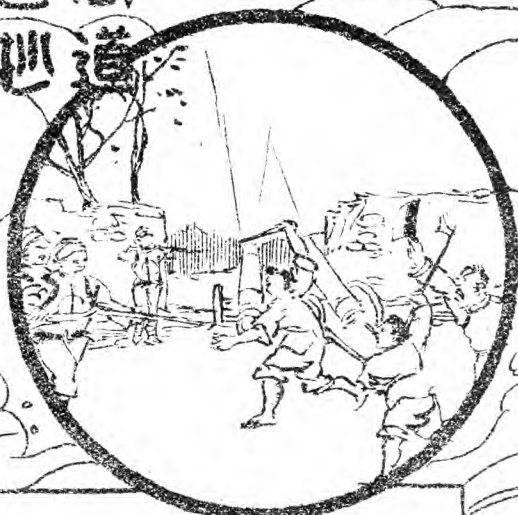


街前
一好人



塔下流星
三俠客

間道
包抄
官民激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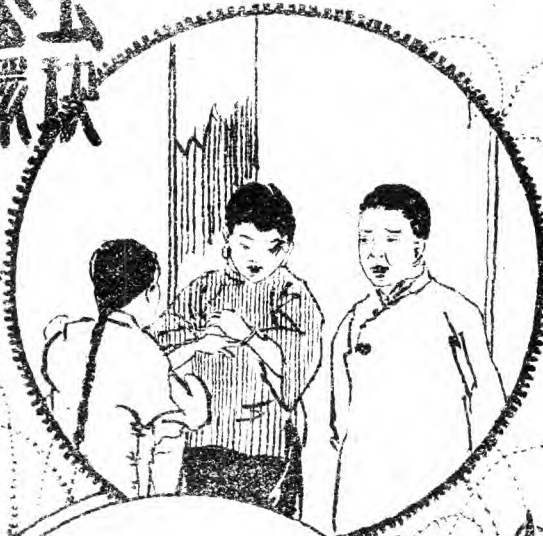
玉環金環錄

托孤填壘
主僕傷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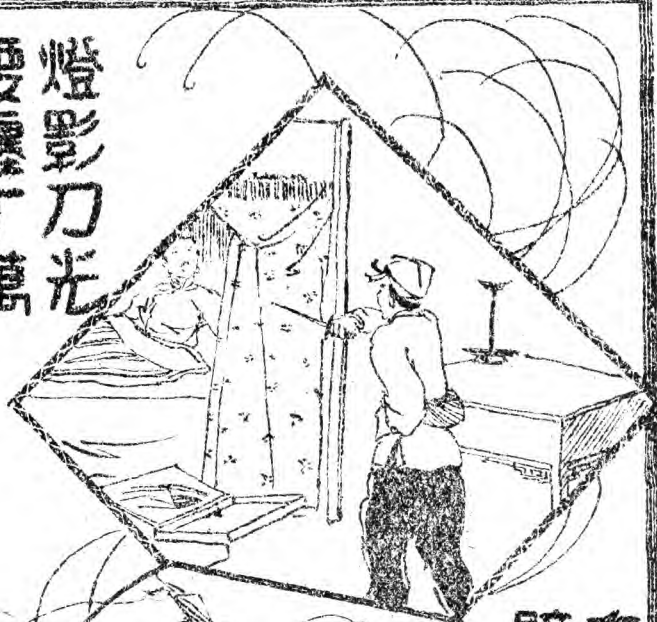
第五回轉圖

玉块
金環
長離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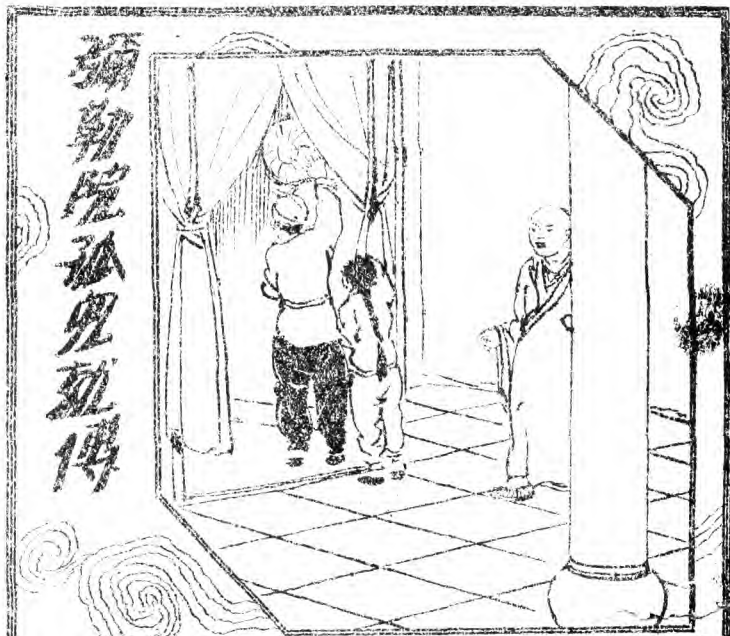
做衣。悲食。
為觀不平

燈影刀光
腰纏十萬



夜闌人靜
壁下千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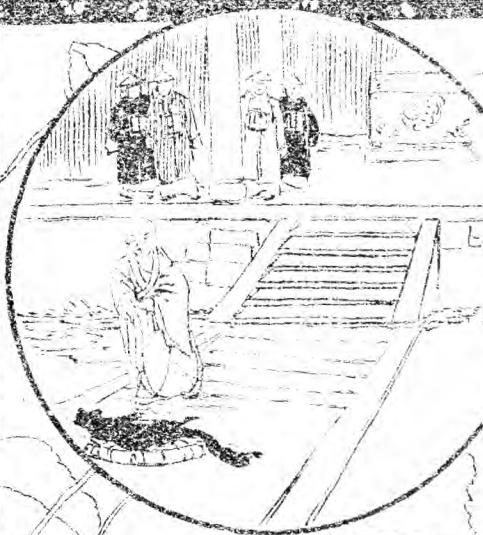
彌勒院孤兒就傅



胎廢寺行有應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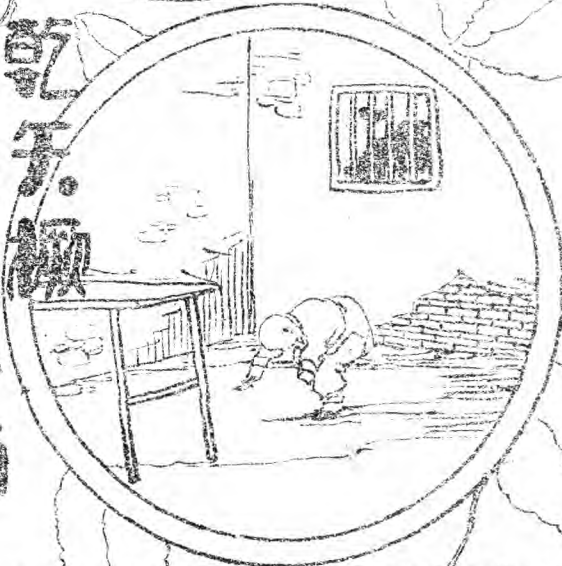
破洋團

跌翻活佛



乾手。懶

悟澈。彌



樞衣嘗試

失足深潭



信口誇

張爭功狹路



俠義
小說

玉玦金環錄

平江 不肖生著

第一回 教書匠投機成首富

守財奴挨罵激天良



桃源縣在湖南省屬七十五縣當中祇算是一個很小的縣地位既不富交通要衝又沒有特殊的出產因此商務終古不得發達湘西本是多山之地然桃源的山水雖不十分蠻惡但也絕少秀麗足供騷人雅士流連欣賞的所在一縣之中就祇有名叫仙人巖的一個地方比較的能使人驚異那仙人巖在一個絕大絕高的石壁當中那石壁在沅水江流最闊最深又最湍激之處光平如鏡從壁顛到江面足有十多丈高下半壁中一個石巖立在石壁的對面遠遠望去那巖就和一間小小的房屋一般立在石壁之下的人擡頭向上面望去却一點兒看不出甚麼凡是從那地方經過的人看了那個石巖都得發生一種同樣的疑問這巖是天然的呢還是憑人力造成的呢說是天然的吧立在遠處所看得見的分明是一間小小的端正房屋天然的沒有這般巧待說是憑人力造成的吧那石巖離水面有七八丈高絕無一點可以攀手踏脚的

所在偏巧那一段江流惟有石壁下最深最急有許多好奇的人想盡了無窮方法祇希望到石巖中探看一遭尙且辦不到因爲用木搭架水深了不能生根船又不能急急流中停住不動石壁頂上雖有可以立足之處然十多丈的石壁下臨不測之淵無論如何膽壯的人一到上面祇朝下一望就不由得心虛腿軟了想用繩索把人從頂上垂下來不但沒人敢下去並沒人敢在上面擔任收放繩索的職務并且這樣光平如鏡的一片石壁卽算有大本領的人能在中間鑿這們一個石巖然鑿成了又有甚麼用處呢這種心理祇要是親眼見過仙人巖的人無不如此仙人巖下離水面二丈來高之處刻了十四個見方二尺的大字道桃源曾義士以十萬穀活一郡飢民下面刻着一行小些兒的是嘉慶二年某月日湖南巡撫部院某某題在嘉慶二年以後見過仙人巖的人當然都見過這種石刻見了這種石刻而不知道曾義士是誰的也都有一種同樣的感想以爲曾義士必是一個疎財仗義的人才肯單獨拿出十萬石穀來救活一郡飢民既是由一個堂堂巡撫部院出名刊碑勒石稱爲義士又能單獨捐助十萬石穀救飢仗義疎財四個字自是受之無媿不過在富有財產的人遇人有急

難的時候慷慨拿出錢或米來救濟人的古今來指不勝屈在當時身受其惠與目擊其事的人有感念的有欽佩的而在數百年以後的人就聽說有如此這般一個仗義疎財的人物也不過隨便談論一會兒罷了決沒有多大感人的力量沒有多大感人的力量便沒有使人追思紀述的價值然則在下却爲甚麼巴巴的提出這十四個字的石刻來做這部玉玦金環錄的開場情節呢這其間有兩個原因一則這個仗義疎財的曾義士和從來所有的義士不同而這十四個字的石刻其感人力量之大足抵得十萬雄師二則這部玉玦金環錄的情節就發生在這十四個字上面的仙人巖內而情節中的主要人物又恰巧是曾義士的孫兒有這兩種原因就不得不請這位義士來做登場人物了曾義士名漢卿是桃源縣的土著曾漢卿當三十歲的時候還是貧無立錐的一個鄉村中蒙館教書先生他的蒙館起首就開設在離仙人巖十多里路的一個觀音廟內觀音廟附近有一座很高的白石寶塔這寶塔建築的年代已很久遠了塔邊有一條山澗附近的居民都順口叫這地方爲白塔澗白塔澗的觀音廟規模並不甚小也有五開間的兩重大殿廟背後緊靠着一座高山這山也陡峻非

常儼然與一架屏風相似圍着觀音廟背後左右三方廟裏祇有一個年已五十多歲的老廟祝照顧神前香火順便做點兒香燭生意廟裏並沒有產業廟祝全賴敬神的多少給點香費做他一身一口的生活祇是這廟裏的觀音大士大概不會顯聖香火極是冷淡香費不敷廟祝的生活廟中的董事祇得把餘屋召租租金給廟祝餬口這時曾漢卿已有三十歲了曾家歷代種田祇漢卿是讀書的然就因漢卿讀書的原故不會發跡便不能生利混到三十歲曾家已是一貧如洗了夫妻兒女簡直無法生活有人勸他設館教書他就租了觀音廟的餘屋收納左近人家的子弟三五串錢教一年詩云子曰這種生活自是艱苦極了然而這人命裏應該做個富翁儘管艱苦到極處自有種種發財的機會來曾漢卿帶着妻室兒女住在觀音廟裏教蒙館第一年的束修僅夠一家人生活第二年就比較的寬裕了些夫妻節了又節省了又省恨不得連飯都不吃飽教過五年蒙館之後居然被他夫婦節省下一百多串錢來這年因桃源一縣的收成極好穀價大跌僅賣四百文一石一串錢能買二石半穀曾漢卿知道穀價不能再賤祇有增高的了便將所有積蓄全數囤了穀子果然不久就因搬運出

境的太多。本地倒缺少了食穀價值。一日一日的向上飛漲。到年底已漲到一串錢。一石曾漢卿還不肯賣出去。直到次年二三月穀價已漲到四倍。每石賣一串六百文。曾漢卿才將囤穀發賣。就這一次生意。曾漢卿的本錢更充足了。自後無論囤甚麼貨物。無不利市三倍。他夫婦並不因手中有錢。改變節儉的常態。曾漢卿整整的教了十年。蒙館每年已有三四千石穀的出息了。因教書妨礙他經營生意的時間。才把教蒙館的事業停止了一意做囤買囤賣三十年工夫。曾漢卿已成了桃源一縣的首富。白塔澗左近七八里的房屋田地九十都是曾漢卿的產業。桃源人稱曾家爲曾百萬家。百萬的家資在民國成立後一般吃人不吐骨的大軍閥當中算不了大財產。前清時候又在很小的桃源縣中確是了不得的豪富了。然而曾漢卿雖有這們豪富年紀也有六。十。零。歲。了。却是儉嗇成了天性。非但不肯浪費一文錢。他夫婦的衣服飲食仍和在觀音廟教蒙館的時候一般。無二他一個兒子不到三十歲就死了。留下一個五歲的孫兒。曾漢卿看待得比甚麼寶貝還珍重。恐怕寡媳年輕貪睡。孫兒在半夜醒來。受了委屈。親自帶着孫兒同睡。替孫兒取個名字。叫彭壽。也是怕孫兒和兒子一般短命。

的。意。思。因。父。親。的。身。體。孱。弱。先。天。也。不。充。足。曾。漢。卿。尤。其。慮。着。他。不。得。永。年。打。算。將。來。不。教。他。讀。書。湊。巧。曾。漢。卿。的。女。婿。是。桃。源。一。個。武。舉。人。姓。成。單。名。一。個。澤。字。成。澤。的。兒子。成。章。甫。和。曾。彭。壽。同。年。成。澤。想。把。兒子。走。自。己。這。條。道。路。尋。個。出。身。便。勸。曾。漢。卿。也。教。曾。彭。壽。習。武。正。合。了。曾。漢。卿。不。教。孫。兒。讀。書。的。意。思。曾。彭。壽。十二。歲。的。時。候。曾。漢。卿。就。把。外。孫。成。章。甫。接。到。家。中。聘。請。了。一。個。最。有。名。的。武。師。教。這。兩。個。姑。表。兄。弟。的。弓。馬。在。曾。漢。卿。並。沒。有。望。曾。彭。壽。科。名。發。達。的。心。思。祇。求。能。把。曾。彭。壽。的。身。體。練。習。得。強。壯。點。兒。就。於。願。已。足。了。因。此。又。恐。怕。練。苦。了。曾。彭。壽。的。身。體。吃。不。住。有。時。自。己。須。去。甚。麼。地。方。總。得。帶。着。曾。彭。壽。同。走。曾。漢。卿。活。到。七。十。來。歲。在。陸。地。上。行。走。一。次。也。不。會。用。過。車。轎。騾。馬。代。步。每。年。到。府。裏。完。糧。務。必。親。自。用。包。袱。馱。著。銀。兩。並。攜。帶。來。回。幾。日。需。用。的。乾。糧。從。來。不。捨。得。在。飯。店。裏。買。一。頓。飯。吃。後。來。田。地。越。多。完。糧。的。銀。兩。也。跟。着。增加。了。漸。漸。不。能。包。袱。馱。著。走。便。做。兩。個。麻。布。袋。裝。了。一。肩。連。乾。糧。挑。起。來。雖。是。年。紀。老。了。挑。的。很。覺。吃。力。然。情。願。挨。着。苦。將。一。日。的。路。程。慢。慢。的。分。做。三。五。日。走。這。年。曾。漢。卿。已。有。七。十。一。歲。曾。彭。壽。也。有。十。四。歲。了。到。了。應。去。府。裏。完。糧。的。時。候。曾。漢。卿。要。帶。着。曾。彭。

壽同去爲的防自己快要死了死後的糧便須會彭壽經手去完不趁這未死之前親帶會彭壽閱歷一番恐怕將來上人家的當祖孫兩個分挑了四袋銀子緩緩的向府裏行走會漢卿因愛惜孫兒怕他吃不來乾糧平生祇這一次在飯店買飯吃祇是飯雖在飯店裏買了吃下飯的菜却仍是不捨得買僅買了一碗豆腐一碗白菜在會漢卿的心中已自以爲是窮奢極欲的了會彭壽正吃著見坐在旁邊吃飯的客人除蔬菜之外還有一碗蛋小孩嘴饞遂向會漢卿說道我也照這人的樣買一碗蛋來吃好麼會漢卿聽得看了看旁邊桌上半晌嘆了口氣說道小孩子真不知道物力艱難你要知道這飯店不比家裏家裏養了雞鴨要吃蛋不化錢買我家還有蛋賣給人這飯店裏的蛋不但要花錢並賣的比我家貴些五文錢才能吃一個蛋吃下去一點兒不飽肚拿這五文錢買飯吃能買一碗半我一頓還吃不了好孩子將就兒罷等回到家裏那怕你每天要吃一個蛋我也拚着給你吃會彭壽聽得祖父這般說雖不敢再說甚麼然望着旁邊桌上那碗蛋簡直熬的饑涎欲滴那吃蛋的客人好像很注意會漢卿祖孫二人的言動至此忽仰天長歎了一聲接著對同桌的說道聽得麼這種守

財虜活在世界上也能算得一個人麼。同桌的高聲答道：「豈但不能算一個人像這老吝嗇鬼這般把應該在世上流通的錢整千整萬的揣在手中一文也不肯放鬆出來使地方上的錢都似石沉海底休想有見面的時候其罪惡實在比強盜來得厲害呢。」這話一說出來隔座又有一個吃飯的客人接聲說道：「一點兒不錯一點兒不錯。卽如今年這們厲害的蟲荒水荒府裏的太爺出了告示教一般富人捐錢米辦賑聽說富戶人家捐助的錢米已經不少了不過一府的地方太大了離接新又還有好幾個月終嫌捐助的不夠這個老吝嗇鬼因府裏派人勸他樂捐好不容易才勸得他捐了一百石穀他捐了一百石穀之後立刻把他的穀價擡高並好意思對人明說那「一百石穀價照理應該在穀裏面收回來像這樣的行爲我看稍微有點兒天良的強盜也決不出此曾漢卿從來也沒被人當面這們責罵過心中好生難受滿擬回答幾句祇是他一看在這飯店裏同吃飯的旅客共有二十多個都像認識他的一個個橫眉怒目的望著他覺得回答起來彼衆我寡必討不了便宜再看有兩個種田的人認得是離他家不遠時常到他家糴穀的卽時心裏作念道：「這兩人每次到我家糴穀我並不會

擡高過價。有時短少幾文錢。我也沒扣減他們的穀。這們一想他的膽氣便略壯了些。兒以爲若彼此對罵起來。這兩人必然因有過這點兒好處。出頭幫他說幾句公道話。誰知他剛把這念頭轉了。便見其中一人笑嘻嘻的望着方才說話的三人說道。你們當着曾百萬罵曾百萬未免太給曾百萬過不去了。我是受過曾百萬好處的人。心裏倒有點兒替他難受。你們若不相信曾百萬是個好老人家。不妨聽我將所受他老人家的好處說出來。據我想來和我一般曾受他老人家好處的。決不止我一個。曾漢卿一聽這幾句話。心中說不出的暢快。面上不知不覺的露出笑容來。卽聽得最初開口罵他的人。鼻孔裏冷笑了聲道。從來沒聽得人說過老吝嗇有好處。給人你旣說受過他的好處。我倒要請教請教看。畢竟是甚麼好處。若果是我錯罵了他。就教我立刻向他叩頭陪禮。也使得這種田的人不慌不忙說道。我家每年吃飯的穀。不夠多。是到曾家去糴價錢。並不比別家高。就祇斛桶比平常每斛小半升。每石穀少兩升。然而我情願每石穀吃兩升。虧不願意到別家去糴。是甚麼道理呢。祇因我那白塔澗的田。都是曾家的產業。周圍二三十里路。除了曾家沒第二家。能有多少穀出糴。要我爲幾石穀。

跑到幾十里路以外去糴。就攔工夫太不合算。所以情願吃虧這一層。免我跑到遠處。糴穀已算是受他會家的好處了。還有一層。去年我到他家。糴穀進門。他就說道。你是來糴穀的麼。偏巧我家的長工有事出去了一時。恐怕不得回來。沒人開倉量穀給你。這却怎麼好呢。我說長工司務不在家。我既來了也祇好在這裏多等一會。若回去再來。更得耽擱工夫。這時就承他老人家的盛情。連忙說道。很好很好。若等到了吃飯的時候。你不嫌沒好菜。便在我家吃了飯。再搬穀回去。我當時見他老人家對我這們客氣。我們窮家小戶的人。見有人肯留着吃飯。可以撈得一頓飽。那有不歡天喜地答應的。當下就把穀價交了給他。他老人家見我答應了。便對我說道。你們下力的人。沒閑坐得慣。教你閑坐著等。我知道你反不舒服。我這後園裏有一塊菜土。多久應該鋤鬆。你就替我去鋤。鋤何如呢。我見他老人家這般說。心想我吃他家一頓飯。本也應該替他家做點兒事。才對橫豎坐着也是白閑掉了時光。鋤鬆一塊菜土。打甚麼緊。隨即答應了他老人家。親自帶我到後園裏指點我。那塊菜土給了我一把鋤頭。他老人家

自帶上園門出去了。我就動手鋤起來。那塊菜土又長又寬，累得我出了一身大汗。好容易鋤的快要完工了。祇見園門開處，他家的長工走來向我招手道：「不用鋤了，不用鋤了，來來，我已開好了。倉量穀給你去罷，不要耽擱你的工夫。我聽了，不由得怔住了。但是他家長工既這們說，我却如何好意思說定要吃了飯去呢？不過一頓飯沒有撈着，倒賠了半天的氣力一身的臭汗，終覺有些不甘心。卽問長工道：「此刻是甚麼時候了呢？」長工連連說道：「早呢，早呢。我家的飯還不會開火，你搬了穀回家，正好是吃午飯的時候。我東家因不肯耽擱你的工夫，我在山裏砍柴，特地把我叫回來，教我趕緊開倉量穀給你。我聽得這們說，再也不好開口說甚麼了。惟有感激他老人家體恤我怕我閑坐着不舒服，和不肯耽擱我的工夫的好處，同在飯店裏吃飯的二十多人聽完這人的話，都大笑起來。曾漢卿萬想不到這人更罵的厲害，祇罵得低着頭，那裏還敢回罵半句急匆匆的付了飯錢，帶着曾彭壽挑起布袋就走。曾彭壽此時的年紀雖輕，然眼見飯店裏這些客人對他祖父的神情言語，心裏也免不了有些氣忿。在路上問曾漢卿道：「那些在飯店裏的人，都是和我們家裏吵過嘴，有些嫌隙的麼？」一個個多

望着你老人家有氣的樣子是甚麼道理呢。曾漢卿平日原是極痛愛曾彭壽的。這時因在飯店裏嘔了那種無處伸訴的氣而嘔氣的來由又係爲曾彭壽要吃蛋而起。所以對曾彭壽也沒好氣恨了一聲。說道你這畜牲還問我呢。不爲你這畜牲要圖口腹快活我那來的這些氣嘔幾句話罵得曾彭壽不敢開口了。曾漢卿從罵過曾彭壽這幾句話之後直到完了糧回家幾日間總是悶悶的不說甚麼。彷彿有極大的心事不得解決似的。平時他因爲圖省燈油夜間睡得最早。祇待天光一黑就上床睡了。家裏人若有點着燈天黑了好一會還不睡的他知道了必起來責罵一番。這回自嘔了那些氣半夜還在房中走來走去不肯上床。平時他吃飯最快不停箸的一口氣吃完。這時吃幾口忽將碗箸放下起身繞着桌子打幾個盤旋一隻手不住的揉摸着肚皮。是這們鬧一會又吃他的老婆也七十來歲了。據說做了五十多年的夫妻從來沒見過他這般態度。問他到底爲着甚麼他祇是把頭搖搖不肯說出來。如此起居變態茶飯無心的鬧了三晝夜忽然獨自拍着巴掌哈哈大笑對着他的老婆和寡媳說出一番話來。究竟說些甚麼須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仙人巖朱履炫奇 觀音廟青衣鬧事

話說曾漢卿受了飯店裏一般人的嘲罵以後回到家裏忽然大澈大悟不禁自打巴掌哈哈大笑對他的老婆和寡媳說道怪不得地方上人都罵我原來都是我自取的銀錢穀米我生不曾帶來我死不能帶去聚積這們多有甚麼用處眼睜睜望着許多人爲得不着銀錢穀米或父子兄弟離散或飢寒交迫而死而我將無數的銀錢穀米置之無用之地不肯拿出去救人怎能怪人家罵我我若再不悔悟將來豈但受人家的罵祇怕全家有死無葬身之地的這一天呢曾漢卿既已大澈大悟了卽時動身到長沙求見湖南巡撫那時巡撫的地位何等尊嚴一個土老百姓沒有先容的人好容易求見巡撫衙門的門房看了曾漢卿那種土頭土腦的模樣連眼角也不肯瞧他一下曾漢卿一無手本二無名片祇憑口說要見撫台門房當然將他當瘋癲看待曾漢卿料知是要需索門包便口袋內抓了一大把瓜子金放在門房內桌上道我曾漢卿是桃源一縣收租最多的人特來這裏報捐的並非請託差事門房何嘗見過這樣大出手從來銀子說的話都很靈驗何況一大把金子說話呢有了這一大把金子

求見自是不成問題了。曾漢卿見了巡撫，自請捐十萬石穀助賑。事後巡撫保奏清廷，清廷因曾漢卿的功績很大，要給官他做。他說我快要死了，我孫兒的年齡太小，用不着官爵。巡撫見曾漢卿如此清高，祇得親筆題了十四個大字，招集湖南有名的石匠，費了許多周折，刻在仙人巖石壁之上，就算是酬庸之典了。曾漢卿自受了這隆重的榮典，益發樂善好施了。地方上罵他的人都掉轉頭來，歌功誦德，不置。曾彭壽因偕同表兄成章甫練武的緣故，體質也一天強似一天了。曾漢卿足活到八十歲才死。後來有一部份粵匪從桃源經過，原打算進白塔澗鄉村擄搶的，就因看見仙人巖下的石刻，粵匪頭目說道：此地既有了這個有大功德在地方的人，必能得一般百姓擁護之力。我們進去估料得不着甚麼好處，沒得倒被百姓齊心合力的趕了出來。遂領着那一部份粵匪秋毫無犯的過去了。白塔澗因此得以保全。這是後話。一言表過不提。且說石刻上面的仙人巖，終年是空空洞洞的裏面，從來不曾發見過何等異狀。因為那巖的地位，本是人跡所不能到的一般人的心裏，也都以為裏面不發生何等異狀。是當然的事，想不到一日有人坐船在石壁下經過，偶然抬頭，竟發見從巖裏伸出

一隻脚來。脚上穿着朱紅緞鞋。比尋常男子的脚略大些兒。這人一發見了這隻脚。自然很覺得奇怪。連忙叫同船的人以及附近的人都來看。這種奇異消息傳播得比電還快。霎時就來了千數的人。個個抬起頭。點起脚看。祇是除這隻脚而外。不見一點兒別的東西。這脚伸在巖外。也不動。彈也不伸。縮看的人越多。就有說這巖名叫仙人巖。這脚必也是仙人的脚。我們還不快拿香燭來叩頭求福。一人說了出來。千百人便都附和着說。這一定是仙人的脚。我們都應該點香燭跪拜。於是不到一刻工夫。船上岸上。便香烟繚繞。燭影蕩搖。叩頭默禱的黑壓壓。擠滿了數畝地。大小風聲所播。專從數十里以外來看。這奇事的也就不少。這日直紛擾到紅日西沉。仙人巖裏沒有燈光。那脚不是還在巖外對岸拜禱的人相隔太遠。看不分明。才漸漸的散了。次早天光還沒有亮來的。便已比昨日更多。大家都抬頭望着仙人巖裏。祇等日光一陞出地平線。就能爭先快靚了數千隻眼睛。正在各人試驗各人視察力強弱的時候。日光漸漸的要冒出地平線來。巖的地位高受光較早。一般人都能辨得出巖的形式了。但是看見那巖口光光的一個個交頭接耳。你問我看見了仙人的脚。沒有我問你看見

了。仙人的鞋沒有問來。問去竟沒有一個人看見。大家見仙人脚忽然沒有了。自不免很失望。祇是都因爲天光不會大亮。恐怕是各人的眼力不濟。沒看出來。無人肯就此回去。朝曦初上。如火如荼。千萬縷紅光一齊射在仙人巖上。彷彿巖口也有千萬道霞光反射出來。照映得一般人的眼睛都昏花。不敢逼視。各人揉了揉眼睛。再看時。巖口如火如荼的千萬縷紅光之中。巍然端坐着一個鬚髮如銀的老叟。兩手據在膝蓋上。閉目垂眉。左脚盤在右股下。右脚着紅緞鞋。伸出巖外。與昨日所見的仙人脚一般。當下衆人既同時發見了這個老叟。不約而同的齊聲說。仙人巖的仙人顯聖了。其中有些自謂有知識的。便說仙人身上穿的是五光十色的無縫天衣。所以有霞光萬道。照映得凡人的肉眼發花。更有些自誇目力過人的。說看見仙人坐五色祥雲之中。隨着日光冉冉而至。直到巖口坐下。伸出一隻仙脚來。所以在仙人未到以前。大家看巖口空無一物。又有些年事已高的。要借此顯出自己的見識。比一般後生寬廣。就說這仙人並不是隨着日光來的。原來是住在這巖裏面。五百年顯聖一次。所以這巖歷來叫做仙人巖。若平時沒有這仙人在內。怎的遠近都稱爲仙人巖呢。數千人中議論雖各

有。不。同。然。沒。有。一。個。敢。持。反。對。論。調。的。在。昨。日。聽。得。宣。傳。發。見。仙。人。腳。的。人。固。有。一。大。半。深。信。不。疑。從。家。中。帶。了。敬。神。應。用。的。香。燭。菓。品。前。來。拜。禱。的。也。有。些。是。心。存。疑。慮。且。來。瞧。瞧。的。及。見。仙。人。居。然。全。體。顯。形。出。來。就。是。那。些。心。存。疑。慮。的。也。立。時。更。換。了。一。片。虔。誠。信。仰。之。心。來。不。及。似。的。叩。頭。禮。拜。在。大。衆。擁。擠。在。一。塊。抬。頭。向。岩。裏。望。着。的。時。候。誰。實。信。仰。誰。實。疑。慮。外。面。沒。有。表。示。看。不。出。來。一。到。這。時。分。就。能。一。望。分。明。了。凡。是。各。人。面。前。香。燭。菓。品。全。齊。的。當。然。是。存。心。信。仰。的。人。面。前。沒。有。敬。神。的。物。事。而。跪。拜。甚。虔。誠。的。便。可。知。道。是。臨。時。發。生。信。仰。心。的。了。祇。是。數。千。人。當。中。却。有。一。個。獨。異。乎。衆。的。人。那。人。手。中。提。的。香。燭。菓。品。比。一。般。人。的。都。整。齊。豐。盛。但。始。終。提。在。手。中。不。在。當。地。陳。列。一。任。數。千。人。在。他。左。右。前。後。跪。拜。口。中。喃喃。默。禱。他。祇。矗。然。立。在。人。叢。之。中。昂。頭。望。着。巖。裏。的。仙。人。面。上。露。出。驚。詫。的。神。氣。不。是。尋。常。敬。神。的。人。所。應。有。的。態。度。那。人。既。有。這。種。獨。異。乎。衆。的。表。示。一。般。在。他。左。右。背。後。的。人。看。了。也。都。很。驚。詫。他。這。種。離。奇。的。態。度。看。那。人。的。年。紀。不。過。三。十。四。五。歲。生。得。眼。正。而。清。眉。長。而。秀。身。高。體。壯。背。闊。腰。圓。雖。雜。在。數。千。人。當。中。而。一。種。正。大。光。明。的。氣。概。盜。然。呈。露。於。外。如。鶴。立。雞。羣。靠。近。那。人。左。右。

的人有許多認識。那人的就挨近身問道：曾大老爺也是拜仙人求保佑的麼？怎麼還不把香燭點起來呢？那人微微的笑着點頭道：家母背上生了個背疽，聽說這裏仙人顯聖，所以特地前來求治。左右問的人笑道：像曾大老爺這般豪富，這般福澤的人，已差不多是一個活神仙了。活神仙求活神仙，一定會替老太太將背疽治好的。但爲甚麼不把香燭點起來叩頭默祝一番呢？聽這問話人的口氣，看官們大約已都知道這個獨異乎衆的曾大老爺，便是曾百萬曾漢卿的孫子曾彭壽了。原來曾彭壽的母親是個妙齡守節的節婦，家財雖是富足，然在妙齡的時候，就把丈夫死了。心中那裏能免得了憂傷抑鬱呢？幾十年鬱結於中，無由宣洩的怨氣，到老發爲背疽，自是當然的事。曾老太太自從生了這個背疽，便痛得日夜不安，連下來幾個月，一日厲害，一日凡是聞名的外科醫生，不論遠近，曾彭壽無不親身迎接來家，殷勤求治，無奈一般純盜虛聲的外科醫生，能力有限，都不過用些拔毒生肌的例藥，如何能治得好這根深蒂固的背疽呢？曾彭壽天性篤厚，事母很能盡孝，見用盡了方法，治不好這背疽，祇急得每夜躲在無人之處，哭泣這日，忽然聽得仙人巖裏伸出一隻仙人脚，已有許多人在

那裏拜禱的話。曾彭壽心想。那仙人巖下面。是我祖父的功德碑。那巖裏面。從來是空洞無物的。於今忽然有一隻穿紅緞鞋的脚伸出來。我記得我祖父臨去世的時候。神志清朗。地方上人都說是已成了神。去年成姑爺家裏扶鸞。聽說他老人家還降了乩呢。他老人家裝殮的時候。我在旁看見脚上正穿一雙紅緞壽鞋。於今從巖裏伸出來的。也是紅緞鞋。或者就是我祖父成神之後。特地在他老人家自己的功德碑上。顯一回聖也。未可知。若果是他老人家顯聖。我去求保佑我母親的背疽。快好必有靈效。曾彭壽主意已定。卽稟知了他老太太。備辦了敬神的物品。親手提着。半夜就動身到仙人巖來。及至朝曦。既上仙人巖裏的老叟全體顯出來。一看才知道不是他自己的祖父。既看明了。不是他自己的祖父。那信仰祈禱的誠心。便不因不由的減退了。八成祇管仔細定睛的望着那老叟。覺得那老叟雖是垂眉閉目。不言不動的坐在那裏。面貌神氣之間。自然呈露出一種凶橫的意味。再看那兩隻據在膝蓋上的手。粗壯有筋肉。暴起更像是少年時候。曾下苦工夫練過武藝的人。身上穿一件五光十色的衣。大家爭說是天孫織的無縫天衣。才有霞光萬道。而在曾彭壽眼裏看來。以爲五光十色。

的綢綾在日光下照映是應該有回光的並非奇特因此心中頓生疑惑不肯冒昧拜
禱祇是又轉念若不是神仙這樣石壁上的危巖誰有這大的本領能自由自在的上
下並能使幾千人都不知他適從何來呢這不很可怪嗎有此一轉念所以他面上現
出驚詫的神氣左右認識他的人問他爲甚麼還不把香燭點起來叩頭默禱一番他
不便說出自己心中的疑慮祇說相離太遠了求不着仙丹默禱也是無用曾彭壽
這話才說完緊立在他身旁的一個身體十分強壯的少年突然用兩手向天亂舞口
裏狂呼不得了不得了呼了兩聲仰面往後便倒着地就直挺挺的不動眼鼻歪斜口
中噴出許多白沫來曾彭壽不禁吃了一驚忙說這是害急痧症有誰會治痧的請來
救一救這話一說出就有些自命會挑痧的跑過來視察那少年噴了一陣白沫忽睜
開兩眼望着曾彭壽說道我在這仙人巖裏修持了一千三百餘年在二百年前已受
上帝勅封爲廣德真人千幾百年來我因怕世俗的人驚駭不肯現形給世人看見近
年來上帝因住居白塔澗一帶的富人居心行事太惡按律應使都遭瘟劫特地於昨
日派遣瘟癘使者率領瘟部衆神下降到白塔澗完此劫運上帝派遣瘟癘使者的時

候我正在靈霄寶殿站班知道有這們一回事想趁這劫運之中度脫有緣的人特請藥王菩薩商量藥王菩薩已許共同成此功德此後你們家裏若有人發了瘟疫或經多少醫生治不好的疑難雜症都可以到白塔澗觀音廟求治有緣的就能治好無緣的求也枉然少年說至此截然停口不說了仍直挺挺的緊閉兩眼口中噴出白沫衆人聽了這一段神話無不驚奇道怪有人俯下身體湊近少年耳邊問道觀音廟是觀音大士是教我們去求觀音大士治病嗎少年的兩眼又睜開了對着那問話的呷了一口道我正在睡得好好的你在我耳跟前吵些甚麼把我的磕睡吵醒了一面罵一面揉着眼睛起來又有個心直口快的拉住少年問道剛才巖裏的仙人附在你身上說話你難道一點兒不知道嗎少年又向這人呷了一口道怕你活見鬼呢我因立久了兩腿發軟不由自主的倒在地下睡了一覺連夢也沒做一個那來的仙人在我身上說話呢少年正和這人爭論人叢中又忽然發出一種驚呼之聲原來大家都注意聽少年說神話的時候沒人肯將視線移到仙人巖上去等到少年醒後再看時巖口空空的早已一無所有了因此不由得不驚呼起來仙人既已忽失蹤影數千敬神的

人沒了目的物都祇得各自歸家。曾彭壽對於巖裏仙人原是有些疑惑的。眼見那少年說過一篇神話之後。心想白塔澗一帶爲富不仁的實在太多。我家將錢穀看得很輕。不和人錙銖計較。在他們一般富家背地裏。反罵我有意討窮人的好。使他們不好爲人。那個朱宗祺更是恨我。得厲害。不論公私大小的事。祇要勉強可以牽涉到我身上。他無不從中興風作浪。和我過不去。但我是有錢的人。不過因他嘔點兒氣罷了。處處讓。他些給便宜他。佔也祇有這們大的事。最可惡的就是他。也有十來萬的財產。尙不知足。一心專計算如何盤剝窮苦人的錢。照他平日作惡的情形。也實在應受上帝處罰一番。方可使一般曾受過他盤剝的窮苦人快意。曾彭壽有這種念頭。對於巖裏的仙人。復把疑慮的心消滅了。自悔所疑慮的孟浪。以爲屠子放下屠刀。尙可立地成佛。面貌神氣生得凶橫。與成佛成仙有何妨礙。過了數日。白塔澗周境數十里。果然瘟病大發。並傳染得極迅速。這家不問有多少口人。祇要有一個人發了瘟病。不到一日工夫。全家都得傳染發了的人。千人一律的。上吐下瀉。水米不能沾牙。尋常止吐止瀉的藥。任憑你吃多少。下去沒一點兒效力。於是都想起那仙人附在少年身上所說的。

話來跑到觀音廟去求治。及至跑到觀音廟，祇見廟門緊緊的，關著裏面好像連廟祝都沒有。聽憑敲門叫喚，沒人睬理。來人都覺得詫異，齊說這觀音廟的門素來開的很早，爲甚麼今日這時分還關著呢？性急的主張劈開門進去，也有贊成的，也有說使不得的。大家正在門外徘徊無計的時候，忽聽得裏面有咳嗽的聲音，夾着脚步的聲音，越走越近。門響處豁然開了，衆人看開門的是才更換不久的新廟祝，臉上的神情大異尋常，翻起兩眼望著衆人，好像甚是驚訝的樣子。衆人向廟祝問道：今日廟門怎的開得這們遲呢？廟祝且不回答，反問衆人道：你們都是來求活神仙治瘟疫病的麼？衆人道：不錯，你怎麼知道活神仙已在廟裏嗎？廟祝哈哈笑道：這才真是活神仙呢。我若不是這活神仙把我救活，休說這時分沒人來開門，祇怕除了活神仙親自來開，永遠也沒人來開呢。衆人問這話怎麼說？廟祝讓這些人進廟說道：昨夜這廟裏來了竊賊，把神座上的銅錫器皿和擱在我房裏的神帳燈綵一股腦兒偷去了，不知是用悶香還是用迷藥將我弄得不省人事。一任那些賊骨頭搜索我直迷糊到這時候才做了一個夢，夢見前日在仙人巖看見的仙人來了，對我說道：你還在貪睡麼？你應該看

守的甚麼東西甚麼東西都被竊賊偷去了。你快起來出去開廟門外面求治瘟疫的人已等得不耐煩將要劈門而入。我在夢中就問仙人這觀音廟裏從來沒有藥籤求治病的來了。教我如何發付呢。仙人隨手指着丹墀裏說道。那幾大缸清水就是觀音大士的楊枝水一杯便能治好。一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到瘟疫使者上天覆旨的那一日爲止。若有瘟疫以外的疑難雜症來求診治時。你可教他們到觀音大士的龕裏見我。我親手替他們診治。祇看有緣無緣。觀音大士的龕經我借來。暫用快去。快去。不可誤了衆人的性命。我驚醒轉來出了一身大汗。才張眼就聽得你們敲門的聲音。我還不大相信。真有這們靈驗。及走到丹墀裏一看。不由我不怔住了。果有四口大缸。滿貯了四缸清水。和我夢中所見的一般。無二。再看銅錫器皿以及仙人說給我聽的東西也果然都沒有了。那四口大缸不知在何時從何處運來的。廟裏失却的東西也不知在何時偷去的。我正想到觀音龕跟前看看是不是真有那仙人坐在裏面。祇因你們打門太急。不由我不先來開門。所以還不曾去看衆人聽了廟祝的話都喜形於色。因衆人到觀音廟來的時候都是於無可奈何之中存一個或然之想。姑且到觀音

廟來。瞧瞧。並沒人認那仙人。巖下少年的夢話爲確實。靠得住。及至敲了半响的門。廟裏沒人答應。衆人心裏同時冷了半截。以爲此來是白跑。沒希望的了。此時忽聽得廟祝這般說。意想不到。竟有如此顯聖的神仙。安得不喜出望外呢。當下衆人隨着廟祝。先到丹墀中。看四缸楊枝水。原來四口大缸一字並排。靠後牆根。擺着滿滿的。貯着四缸清水。每口缸的清水中。浮了一根青條綠葉的楊柳枝。據廟祝說。求水治病的人。取水不可移動楊柳枝。在取水的時候。須以至誠之心。默念家中人病情。默念時。兩眼注視何處之水。卽取何處之水。若有絲毫褻瀆不敬的念頭。取水歸家。不但沒有靈驗。并且有禍患。衆人齊說。這是自然的道理。仙人賜楊枝水救我們的性命。我們敢不虔誠。因此沒一人敢以不敬的眼光向水中亂看。回身到觀音龕前面。由廟祝雙手撩開神幔。衆人舉眼看時。祇見那仙人巖裏發見的仙人。巍然端坐在神龕之內。坐着的神情。姿勢和在仙人巖發見的時候一樣。也是垂眉合目。兩手撐據膝蓋。祇身上的衣服。換了道人裝束。不是在仙人巖裏的五色無縫天衣了。衆人一見仙人的莊嚴妙相。不知不覺的兩脚跪了下去。叩頭如搗蒜。誰也不敢逼視。叩拜後各自取水歸家。給患疫症。

的人服下果是靈丹妙藥吐的不吐了瀉的不瀉了不過一時半刻便與未曾患疫的人一般疫症傳染的區域日寬一日來觀音廟求楊枝水的人也日多一日觀音廟的香火從來十分冷淡自有這活神仙顯聖來廟裏求水的人整日整夜的擁擠不堪大家都驚怪那四缸清水祇見無數的人接連不斷用大壺小碗取出去却不見一人添水進缸而缸裏的水常能保持原有的狀態一分不增多半分不減少廟祝說得仙人託夢缸裏水一日不乾地方瘟疫一日不止瘟疫止了水自然乾了有些疫症治好了其他雜病非楊枝水所能治的由病人當面哀求仙人仙人認爲有緣能治的從袖中取出或丹或膏或丸或散分別賜給病人也有神效曾彭壽家是白塔澗一帶的巨室此次的瘟疫由白塔澗發源蔓延數十里曾家人口不少自都免不了傳染曾彭壽從小練武的時候就帶了一個年齡和自己差不多的小當差姓劉名貴綽號小牛子因爲劉貴生性非常慤直言語舉動粗魯的和牛一般祇死心塌地的服從曾彭壽一個。人他牛性發作的時候誰也制止他不住惟有曾彭壽在旁喝一聲他無論如何受了委屈也不敢申訴一句曾彭壽和劉貴名義上雖是主僕實際曾彭壽對待劉貴簡直

和待自己兄弟一般。曾彭壽娶妻之後，也替劉貴討了一個老婆。劉貴夫妻兩口，卽以曾家爲家，沒有分毫自立門戶的意念。和前代的家奴一樣。曾家的人，個個傳染了瘟疫，都吐瀉的臥床不起。祇有劉貴，因身體也和牛一般強壯，雖也跟著大家上吐下瀉，然能支撐得住。聽說觀音廟的楊枝水，服下確能立時止疫。遠近服那水治好了的人，確實不少。便向曾彭壽說明了，携帶了敬神的物品，並一把預備盛楊枝水的磁壺，走到觀音廟來。此時敬神求水的人，把一個觀音廟擠得滿滿的。自從觀音廟發見了仙人賜水治疫的那日起，敬神求水的人，一日擁擠一日。附近有許多做小生意的人，都趕這熱鬧的場所，擺設露天攤擔，賣種種食物。這種現象，無論何種神廟，在香火盛的時候，都是有的。而這觀音廟，因平日的香火過於冷淡，一時有了活神仙敬神和看熱鬧的人，特別熱鬧。這種露天攤擔，也就跟着特別加多。從大門直到神殿，兩旁和列隊一般的，僅留出中間一條通行的道路。因此出進的人，越顯得擁擠不堪。劉貴一手提着敬神物品，一手提着求水的磁壺，跨進廟門，便不由自主，前推後擁，進一步退半步。劉貴雖是性急暴躁的人，然到了這種場所，由不得他分開衆人，獨自大踏步跑進去。

祇得隨波逐流也。似的順應自然的推移。正在這不能急進不能遽退的時候。忽覺有人在背上用力推了一掌。開口就大聲罵道。忘八崽子瞎了眼麼。這們亂撞亂碰。劉貴冷不防被推得往前一栽。把前面的人也碰得栽了一下。劉貴到這一步那裏還忍耐得住。火性也不管推他罵他的是誰爲的。甚麼事。一掉轉身來。就手中提的磁壺待猛力朝背後的人打去。祇是磁壺尙未打下。便聽得鐺鐺一聲響。彷彿打翻了一副磁器。擔倒把劉貴驚得住了手。不敢認真打下。一看身邊擺了一副賣餛飩的擔子。安放作料碗蓋的這一頭已被擠得歪了。碗蓋安放不住。都滾向地下去了。這賣餛飩的夥計兩個人就爲進出的人擁擠。一個立在裏面照料買賣。一個立在外面照料攤擔。有人擠近攤擔。卽張兩手遮護。這也是在熱鬧場所擺露天攤擔的普通現象。劉貴的气力生成比一般人的大。從小就跟隨練武的主人耳濡目染的也懂得些武藝。縱不存心和人對擠。被多數人擠過來。要想將他攔住。自較尋常人爲難。那個照料攤擔的見劉貴擠來阻擋不住。看看要把攤擔擠翻。情急起來。卽用力推了他一掌。口裏還不乾不淨的罵了他幾句。劉貴兩眼祇顧朝前望着。不覺得靠身邊就是餛飩擔。在猛然

振轉身來的時候。又在擔上碰了一下。擔子更碰的歪斜了。所以鐺鐺滾下許多碗。蓋來劉貴一看這情形。也知道是闖了禍。因此沒有將手中磁壺打下的勇氣。那個照料攤擔的夥計。也不伸手去扶那歪斜的攤擔。一把就將劉貴扭住一面揉擦着。一面罵道。那裏來的野雜種。你不好好的賠來。休想出廟依劉貴的本性。恨不得三拳兩腳。將那夥計打翻也懶得爭論甚麼道理。無如曾彭壽平日待人接物。最有禮讓。家裏當差的在外面不鬧。鬧了甚麼亂子。回來不鬧。到曾彭壽知道。則已知道。就不管鬧事的。是非曲直。終是責罵自家當差的不該在外多事。曾彭壽常說我家是桃源一縣的。鉅富。幾十年來。又從不敢和人結仇。結怨我家當差的。若不倚勢去欺人。外人決沒有無端欺負我當差的道理。卽或偶有例外。我是個有錢有勢的人。便因小事略受點兒委屈。外人也不至笑我懦弱。怕事。就是那個真個欺負我當差的人。下次也必不好意思再趕着欺負了。劉貴的牛性。就因曾彭壽這種言行感化了不少。勉強按納住心頭火。冒對那夥計說道。千萬萬的人在這裏擠。偏是我擠翻的嗎。憑甚麼要我賠你。若再扭着不放手。休怪我打了你。那夥計也不認識劉貴。那裏放在心上。聽了劉貴休怪打。

了。他的話更使勁播了兩下罵道：你這野雜種，也不去打聽打聽老子這生意是誰的本錢做的。你不賠來看你有多大的能耐。二人這一鬧出進的人都停步觀看。劉貴被播得痛起來，實在無可容忍了。連肩帶頭撞了那夥計一下。那夥計是個外強中乾的貨，色受不起。劉貴這一撞，祇撞得兩手一鬆，仰天向後便倒。幸後面有人擋住了，而倒去的餘勢未盡，又往旁邊一滾，恰巧滾在自己攤擔上。這副攤擔原來祇歪了一頭的夥計，此時連這頭也打翻了。那夥計翻身跳起來，要與劉貴拚命，立在裏面照料生意的夥計連忙喊道：不要打祇扭住這雜種，不許他逃走。我去把朱大老爺請來，再和這雜種算賬。一邊喊一邊分開衆人，向神殿方面跑去了。這夥計真個將劉貴牢牢扭住。劉貴怒道：難道怕我逃了嗎？扭著我幹甚麼？這夥計也不理會，祇緊緊的扭住不放。正在這般難分難解的時候，祇見神殿以下的人如波浪一般的向兩邊分開。有人一路吆喝著走來，不知來的是何等人物，且等下回分解。

第二回 孝子求醫惡因潛伏 仙人降宅橫禍飛來

話說劉貴給夥計扭住，正在難分難解。見人潮中有一陣吆喝，劉貴掉轉頭一看，即見

那個照料生意的夥計在前引著兩個當差模樣的人氣勢汹汹的衝到了跟前那夥計指著劉貴對那兩人道就是這東西在這裏撒野求兩位大爺把他拿到大老爺跟前。去親自審問劉貴初時聽那夥計說去把朱大老爺請來的話心想此刻做桃源縣的就是朱大老爺難道這賣餛飩的和朱大老爺是親戚嗎心中也不免有些恐慌及至看這兩個當差的認識是朱宗琪家裏的才明白原來就是這個朱大老爺兩個當差打量了劉貴兩眼裝做不認識的喝問道你這東西是那裏來的爲甚麼打翻了餛飩擔還敢打人你可知道這餛飩擔是誰的本錢麼劉貴見兩人裝做不認識說出這些話來祇氣得圓睜兩眼也向兩人喝問道你們臉上沒長着烏珠嗎怎麼連我也不認識了呢你們不要狗仗人勢惹發了我小牛的脾氣哼誰怕了誰嗎兩人冷笑道好好你是好漢同去見我們老爺去說時教這扭住的夥計放了手劉貴道你們老爺不吃人嚇不倒我小牛要去就去看他把我殺了兩人也不答話一邊一個將劉貴夾住仍由那夥計向前大呼閃開嚇得出進的人紛紛往兩旁躲避一路引到神殿後面一間房裏那間房原是準備觀音大士壽誕迎神賽會的時候給地方經理廟務的紳

士住的這回有活神仙來了。香火忽然大盛。平時經理廟務的紳士也都來經理。照料朱宗琪便是其中的一個。這回廟中所有擺設的露天攤擔十有八九的本錢是從朱宗琪手中重息借來的。每日抽還多少。朱宗琪親自守在廟中。就是爲便於收受這項重息。這賣餛飩的本錢完全是由朱宗琪供給的。借貸的條件異常苛酷。每日賣出來的錢有時還不夠給利息。今忽然被劉貴擠歪了擔子。打破了那們些碗盞。生意看做不成了。還得賠碗賠錢。教這兩夥計如何不着急。當下那夥計並兩個當差的把劉貴引到朱宗琪跟前。朱宗琪一看便認識是曾彭壽的心腹。跟隨劉貴。他本來蓄着一肚皮的怒氣。打算非勒令擠翻攤擔的人賠償。不可及見面。認出是劉貴。却把個朱宗琪怔住了一則。知道劉貴是有名的蠻牛。除了怕他自己主人。而外甚麼也不知道。畏懼的二則。逆料這事就鬧到責令曾彭壽賠償也祇有這們大一回事。徒然顯出自己重利盤剝的惡名。祇得望着劉貴假裝笑臉。說道：「我道是誰有那們魯莽。將人家餛飩擔打翻了。還不肯認賠。原來就是你這小牛子。這就難怪了。隨對他自己當差的說道：『你們不認識他嗎？他是這白塔澗有名的蠻牛。沒道理可講的。』拿他到這裏來幹甚麼。」

放他求水去罷。夥計和當差的都想不到。朱宗琪如此發落。大掃其興。便是劉貴心裏也不免有些誠惶誠恐的怕。這事鬧穿了。要受自己主人的責備。此時竟能得到這樣一個結果。自是喜出望外。得意揚揚的到神殿上敬了活神仙。再到後殿丹墀中取了一壺楊枝水。又跟着大眾擠出廟來。誰知才跨出廟門。那兩個賣餛飩的夥計已分左右立在廟門外面。等候劉貴一出來。就搶上前一邊一個將劉貴扭住。喝道你打算就這們走嗎。好好把我們的本錢賠來。萬事甘休。劉貴那裏想得到他們會再來糾纏。不放倒。怔了一怔。問道你們是朱大老爺的本錢。朱大老爺當面說了不教我賠你們。爲甚麼再來扭住我呢。夥計道朱大老爺不教你賠。教我們賠一文錢。也不肯少。我們不扭住你。你却扭住那個沒旁的話。說你身邊有錢。就賠出來。沒錢時我們同到你家去。不愁你東家不賠出錢來。劉貴心想這朱宗琪真可惡。當面做人情。背後仍不肯放鬆半點。此刻我東家正害疫症。全家病倒在床。我若再從外面兜着亂子回家。麻煩也太沒道理了。沒奈何。認點兒晦氣。罷。劉貴心中計算。停當。卽對兩個夥計說道。你們用不着扭住我。我不會逃跑。也逃不到那裏去。朱宗琪既是背後仍教你們賠錢。你們毋須

着。急。我。賠。你。便。了。不。過。我。此。刻。身。邊。實。不。曾。帶。錢。你。們。也。不。必。同。到。我。家。去。我。明。日。准。送。錢。來。給。你。就。是。但。是。應。該。賠。多。少。錢。說。不。得。大。家。認。點。兒。晦。氣。不。是。別。人。擠。的。我。立。脚。不。住。也。不。至。碰。到。你。餛。飩。擔。上。來。老。實。對。你。說。我。一。不。是。怕。了。你。二。不。是。怕。我。東。家。祇。因。我。東。家。正。在。害。病。我。不。願。意。找。麻。煩。回。家。祇。要。你。肯。大。家。認。點。兒。晦。氣。數。目。不。大。我。自。己。拿。出。錢。來。送。給。你。若。教。我。一。個。人。吃。虧。我。拿。不。出。也。是。枉。然。我。東。家。的。錢。不。是。在。路。上。拾。得。來。的。便。鬧。到。他。跟。前。也。不。見。得。你。要。多。少。就。賠。你。多。少。夥。計。見。劉。貴。已。答。應。賠。償。當。卽。把。手。鬆。了。說。道。你。我。都。是。憑。氣。力。討。飯。吃。的。人。我。若。吃。虧。得。起。也。不。來。扭。住。你。了。我。們。在。這。裏。趕。場。的。小。生。意。人。借。朱。大。老。爺。的。錢。都。是。一。個。規。矩。每。人。借。三。串。錢。本。錢。分。做。十。天。還。他。每。天。還。錢。五。百。連。本。息。在。內。十。天。共。還。五。串。你。想。我。們。每。天。能。賺。多。少。今。天。還。沒。做。到。兩。三。百。錢。的。生。意。就。被。你。把。擔。子。撞。翻。了。又。打。破。了。那。們。些。碗。盞。眼。見。得。不。加。兩。串。錢。進。去。這。生。意。便。做。不。成。了。並。且。今。天。仍。得。還。五。百。錢。給。朱。大。老。爺。這。二。串。五。百。錢。論。理。你。得。全。數。賠。給。我。祇。因。你。也。是。幫。人。家。的。人。我。認。吃。一。串。錢。的。虧。一。串。五。百。錢。是。不。賠。我。不。行。的。劉。貴。點。頭。道。這。個。數。目。我。願。意。賠。不。過。我。素。來。是。吃。

東家的穿東家的手中沒有積蓄我也分做三天賠你每天賠你五百何如夥計聽了現出不大高興的神情彼此正在磋商議論的時候旁邊有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的男子身體甚是壯健生得長眉大目英氣逼人立在旁邊有意無意的聽三人談話聽到這裏好像忍耐不住了走過來插嘴向賣餛飩的夥計問道借錢給你的朱宗琪真個仍教你每天還他五百錢一個也不肯短少麼夥計打量了少年兩眼道你說話不像本地口音你那裏知道朱大老爺的脾氣我若說了半句假話立刻就遭雷劈火燒少年不待夥計往下說卽從腰間掏出一塊銀子約莫有三四兩輕重隨手遞給夥計道我代替他賠了你好好的去做生意罷夥計接了向少年道謝少年已回轉身走了劉貴很覺得奇怪並有些過意不去趕上前請問那少年的姓名少年望着劉貴現出不認識的神氣道你問那個我是從這裏過路的人你不要認錯了劉貴道剛才承情代替我賠了銀子我心裏很感激祇是平白無故的破費我心裏覺得不安所以趕來請問你的姓名我以後好攔在心裏記念着少年做出全不知情的樣子將臉揚過一邊說道這是那裏來的話你認錯人了啊旋說旋加緊脚步走了劉貴倒弄得莫名其妙

妙。起。來。立。着。錯。愕。了。好。一。回。因。記。着。東。家。的。病。祇。得。提。了。楊。枝。水。回。家。回。家。後。心。裏。雖。時。時。將。那。少。年。的。影。像。牢。記。不。忘。然。因。想。不。使。曾。彭。壽。知。道。這。回。事。便。不。肯。向。人。提。起。那。少。年。的。話。曾。彭。壽。自。一。壺。楊。枝。水。治。好。了。全。家。瘟。疫。之。後。心。理。轉。移。得。很。快。已。相。信。這。活。神。仙。是。有。些。來。歷。的。了。他。當。日。親。去。仙。人。巖。的。時。候。原。以。爲。是。他。的。祖。父。顯。聖。目。的。是。想。求。他。顯。聖。的。祖。父。將。他。老。太。太。的。背。疽。治。好。此。刻。既。相。信。這。活。神。仙。有。些。來。歷。又。見。老。太。太。爲。背。疽。痛。楚。得。日。夜。不。安。心。想。這。仙。人。既。能。爲。地。方。治。瘟。疫。又。能。施。藥。爲。人。治。瘟。疫。以。外。的。雜。症。我。何。不。親。自。去。懇。求。些。藥。來。治。母。親。的。背。疽。呢。想。罷。卽。帶。了。劉。貴。步。行。到。觀。音。廟。來。這。日。敬。神。求。水。的。人。仍。是。擠。滿。了。一。廟。並。沒。減。少。廟。門。外。面。停。放。的。車。轎。騾。馬。比。往。日。更。加。多。了。因。爲。這。瘟。疫。越。傳。越。遠。數。十。百。里。以。外。的。人。不。能。不。用。代。步。曾。彭。壽。一。心。祇。在。求。藥。兩。眼。絕。不。向。左。右。望。一。下。直。來。到。神。龕。前。面。朝。着。端。坐。在。龕。裏。的。仙。人。叩。拜。了。幾。拜。正。待。祝。告。聽。那。仙。人。已。開。口。說。道。你。的。來。意。我。已。明。白。不。用。說。了。你。母。親。的。背。疽。是。前。生。冤。孽。無。可。救。藥。你。盡。人。子。之。道。惟。有。趁。他。這。將。盡。未。盡。的。限。期。好。生。侍。奉。了。便。求。我。也。不。中。用。曾。彭。壽。聽。了。這。話。不。由。得。伏。地。飲。泣。起。來。哭。了。

一會繼續哀求道信士情願減少自己十年壽數求真人慈悲大施法力轉移到信士母親身上信士並情願代母親受背疽的痛楚仙人微笑搖頭道我與你無緣不必多說用兩手將自己的身體攙扶那兩手的氣力很大身不由己的就被攙了起來心裏甚是驚訝剛待回頭看時便聽得在背後的人說道仙人既已說了與你無緣你還只管跪着不起來做甚麼呢曾彭壽聽了這聲音口氣才知道是自己表兄成章甫這成章甫在前回書中已經說過是和曾彭壽同時練武的曾彭壽的武藝因他祖父曾漢卿溺愛不許他下苦工夫的緣故不甚高強祇將身體練成很壯健的罷了成章甫却不然他父親成澤本是個武舉人親自督責他已練就了一身驚人的本領不過成章甫生性異常魯莽脾氣更是暴躁遇了甚麼不平的事故動輒挺身出頭和人作對一切利害都不知道顧忌他父親在日他還有一點兒畏懼不敢多在外面闖禍他父親死後他的膽量就更大遠近的人無不怕他強橫的祇是他却有一種好處對於貧苦和懦弱的人不肯欺負有時還從家裏拿出錢來幫助貧苦不堪的人這日曾彭壽帶着劉貴進觀音廟的時候他也正騎着一匹馬到了觀音廟曾彭壽主僕不曾看見

他他却已看見二人了他一見曾彭壽登時想起正有話要和曾彭壽商量隨即跟進廟來見曾彭壽已跪在神龕前面叩頭劉貴立在一旁和一個敬神的人說話他聽得仙人開口和曾彭壽交談便站着等候及見曾彭壽再三哀求就有些不耐煩了所以從背後將曾彭壽抱了起來曾彭壽見是自己表兄知道他是這種魯莽性格祇得回身問道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來求水的嗎成章甫道我不求水我家裏的人都已喝過這裏的水好了另爲一樁要緊的事特地到這裏來遇了你正好同我外面去商量商量曾彭壽道甚麼事何妨就在這裏說呢成章甫瞪起兩眼望着曾彭壽道你難道不回去嗎橫豎要到外面去的爲甚麼要我在這裏說曾彭壽道我是特地來求藥的話還不會祝告得完卽被你吵了起來我還得向真人求求成章甫一把拉了曾彭壽的手就往殿下走道我知道用不着再求了你就跪到明天也沒有用處我有要緊的話和你說曾彭壽沒法祇得跟隨他擠到廟外沒人的所在以爲他說我知道用不着再求了就跪到明天也沒有用處的話必是有所見而云然的遂不待他開口先問道你何以知道我求不到藥呢成章甫道你怎麼倒來問我你不是也知道嗎曾彭壽愕

然問道甚麼我也知道成章甫道一來舅母的年紀老了這種老年人的病原很難治二來仙人當面說了與你無緣求他不中用因此我才說你跪到明天也沒用處曾彭壽聽了不禁向地下啐了一口問道你有甚麼要緊的話就請說出來罷成章甫道我前日因舍間的人也都傳染了這疫症祇我自己因才從常德回來沒傳染着聽得左鄰右舍的人都說白塔澗觀音廟的楊枝水治這疫症極靈我便親自到這廟裏來求水無意中聽了幾個人的閑談說朱宗琪如何貪利盤剗做小買賣的人這廟裏擺設的攤擔十九是從朱宗琪手裏借來的本錢三串錢的本錢十天之內須還五串我聽了這話心裏就不服祇是還疑心說的不確實特地裝做買饅頭吃向那賣饅頭的一盤問才知道還有十天之內須還對本對利的我當時本想就去找朱宗琪那東西說話的祇因我不曾帶人同來求的楊枝水不能不趕緊送回去祇得忍着的一肚皮的氣歸家昨日家裏有事不能抽身今日才得出來我打算去問朱宗琪看他是那裏來的律例敢拿錢放這們重的利息湊巧到這裏就遇見了你所以想先和你商量一番再去你說這事應當怎麼辦曾彭壽道祇要你不借朱家的錢管他五串也好六串也好

你犯不着過問。依我說，同到我家去玩兩天，不用多管這些閑事。成章甫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我素來喜管這些閑事，不聽到耳裏便罷，聽了不管，是睡不着的。」曾彭壽不高興，還待阻攔。劉貴已跟在後面，立着忽湊上前，說道：「朱宗琪今日沒來這裏，表老爺就去找他，也找不着。我剛才聽得廟裏很多人說，朱家就在前夜被賊偷了，失去的銀錢衣服不少。賊到朱家的時候，朱宗琪還在這廟裏，因收這些做買賣的錢，不曾收齊，坐着等候。兩個當差的也跟他身邊家中，祇留了一個看門的人，有五十多歲了。以外都是女眷小孩進去的，賊僅有三個，手中都帶了明晃晃的刀，將女眷小孩趕在一間小房裏，反鎖着門，也不知甚麼時候走的。直到朱宗琪收齊了錢，帶着當差的歸家時，已是三更過後了。見大門開着，朱宗琪一面口中大罵看門的混帳，不經心看管門戶，一面當先向大門裏走，不提防脚下絆了一件東西，向前栽了一個筋斗。當差的忙將手中燈籠照時，祇見看門的老頭被捆縛得直挺挺的，躺在地下。朱宗琪一看，就知道不好了，來不及替看門的解縛。從當差的手中接了燈籠，往裏就跑。各房中不見一個人，放開喉嚨一喊，才聽得女眷在小房間裏答應。朱宗琪放出來問時，把個朱宗琪

氣得幾乎昏死過去了。好像已去縣裏報了案。所以昨今兩日朱宗琪不曾到廟裏來。成章甫聽了這一段話。直喜得跳起來。笑道。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曾彭壽心裏自也是稱快不置。但表面上不肯露出得意的神情來。正色向成章甫道。不可似這們說。傳開了。不是當要的。朱宗琪不是個好惹的東西。成章甫捋着衣袖。橫着胳膊。嚷道。他敢把我怎樣。我偏不怕他。不好惹。曾彭壽看了成章甫。橫眉怒目的神氣。倒忍不住笑道。朱宗琪此刻又不在這裏。要拿出拚這命的樣子來。幹甚麼。此地不是談話的所在。同到我家裏去罷。朱宗琪既是家中出了盜案。兩日不曾到這裏來。你就守在這裏也。不中用。成章甫點頭應好。於是一同到曾家來。曾彭壽回到家中。向成章甫說道。我原是打算在仙人跟前苦求賜藥的。想不到有你來攪擾。仙人不待我稟告。就一口道破。我是去求治母親的背疽。卽此可見仙人的神通廣大。古人說得好。至誠可以格天。仙人雖說與我無緣。然大半也是由我的心不虔誠。不能感動仙人。垂憐賜藥。我決心從今日起。齋戒沐浴。三日再膝行到觀音廟去。非得仙人允許。誓不回來。這三日之中。我祇一心祈禱家務。一切不問。請你在我這裏住幾日。幫我照料。照料成章甫知道。曾彭

壽事母從來孝順動了。這念頭是要這們辦的。當下就答應幫着照料家務。曾彭壽便從這日起虔誠齋戒了。三日第四日天還沒亮就下起傾盆大雨來。曾家的人都勸曾彭壽不可膝行。曾彭壽不聽。跪在泥塗之中爬一步叩拜一下。七八里路遠近直行了大半日。才到這日敬神的已減少十之八九了。曾彭壽渾身成了個泥人。跪在神龕前面。祇是叩頭禮拜。並不說甚麼。仙人閉着雙眼。似不理會。曾彭壽爲一念孝思所驅使。也不覺得身體疲乏。直拜到天色已漸就昏暗了。所有敬神的人也都已散去。那仙人忽然從龕裏走了出來。說道不用叩拜了。你母親的病原是冤孽。無可救藥的。難得你這樣純孝。我若不盡我的力量。將你母親的背疽治好。將使天下的人疑心至誠。不足以感動天地。更無人肯對於父母盡孝了。你母親的背疽非我親去不能治。就此去罷。好在瘟瘟使者已上天覆旨。我救濟的事已經完了。不妨去你家耽擱些時。曾彭壽聽了仙人的話。真是喜出望外。祇着急自己是膝行而來的。沒有車馬入夜的時分。又在鄉僻之地。一時雇不着轎夫。抬仙人到家裏去教仙人步行。心裏實在有些過不去。那仙人看了曾彭壽又欣喜又遲疑的神氣。好像已知道他的用意。伸手挽起曾彭壽說。

道毋須遲疑你先回家去我隨後便來不用你迎接不過你須切囑家中男婦僕婢不可將我到你家治病的話傳揚出去恐將來於你不利你祇準備一間靜室我每日除給你母親治病而外就在靜室中不許一切人來擾我會彭壽這才歡天喜地的重行叩謝了仙人飛也似的跑回家中先將仙人允許親來治病的話稟知了老母然後將僕婢都傳到跟前吩咐了些嚴守秘密的話一面打掃靜室一面在大門外擺設香案預備率領全家跪接仙人曾彭壽誠心敬意的率領家人鵠立大門外拱候仙人降臨立了好一會不見到來正有些疑慮忽見劉貴從裏面飛奔而來口裏喊道老爺太。太還在這裏等候甚麼仙人早已在剛才打掃乾淨的那個房裏坐着呢曾彭壽等人聽了都驚喜非常大家奔到靜室果見觀音廟神龕中所坐的那個仙人端坐在原來準備給仙人坐的臯皮太師椅上曾彭壽率領妻子劉氏和一個才三歲的小兒上前叩拜僕婦輩都在房外叩頭仙人現出不愉快的顏色責備曾彭壽道我早吩咐你不許張揚給外人知道你偏要在大門外擺設香案以致下人們也跑到大門外大驚小怪的叫喚我本來與你沒有緣法我到你家來於你必不利所以我初次到觀音廟求

藥我一口回絕。今天爲你一念孝心所感動，不能不來。然這風聲一張揚出去，你我都不免有些麻煩說罷。悠然一聲長歎，曾彭壽心裏也不明白。仙人說這些話的用意，祇是連忙謝罪道：此後當謹遵恪遵，嚴令家人不許在外透漏半個字。仙人點了點頭，望着劉氏身旁立着的小兒，端詳了幾眼，說道：這孩子骨秀神清，將來必成大器。不過十六歲以前的命運太壞，過了十六歲便是一路坦途了。左耳上怎麼帶這一個耳環？這是誰教你給他帶上的？曾彭壽答道：這耳環是在他周歲的時候，有個算八字的先生替他寫了一本流年送來，說這小兒的八字太硬，在十歲以前不尅死，父母便須自己破相，若不尅不破，就難得成人。八字既生成如此，不如由父母使他破相，替他穿破一隻左耳，打一個金環給他帶上，就可以免除一切惡運了。內人覺得小兒耳上帶了金環，恐怕被無賴的人看見了，因財起惹，甚至將小兒的耳朶撕破，因此不敢打黃金的先祖傳下來的，有一個烏金戒指，隨便看去，和鐵的一樣。內人就拿那戒指改了一隻耳環，替小兒穿耳帶上。仙人便不說甚麼了。教曾彭壽引去瞧老太太的背疽。曾彭壽原打算叫幾個老媽子將老太太抬到靜室來就診，不敢勞仙人大駕的。今見仙人

教他引導他。便將自己打算的意思說了。仙人已立起身說道：「年老有病的人，豈可輕動我去？並不費事。曾彭壽真是感激涕零。當教劉氏先去。老太太房裏通知。然後自己側着身體在前引導。老太太是個最迷信神佛的人，見有活神仙親來替他治，這諸醫束手，背疽心裏也不知如何高興，如何感激，更不知應如何誠敬才好。定要跪在房中等候。虧得劉氏將仙人所說不可輕動的話說了，才敢坐着等候。曾彭壽引仙人進房，老太太待勉強掙扎起身。仙人搖手教曾彭壽止住，就背疽處細看了一遍。從衣底摸出一個小包裏來，教老太太閉上眼，不可回頭。反顧才將包裏打開。曾彭壽在旁邊看着，包裹內全是普通外科醫生用的藥瓶、刀剪之類。祇見仙人從好幾個藥瓶之中，取出一個來，拔開瓶塞，就背疽上傾了些藥末。藥才着肉，就聽得老太太說道：「這才真是仙丹啊！我已不覺得背上生着疽了。」仙人放下藥瓶，教曾彭壽捧一個大磁盆伺候着。又從包裹中取了兩把小刀，在疽上割豆腐似的割了一陣。曾彭壽見割的膿血湧出，以爲老太太必痛不可當。誰知竟像毫不覺着的，哼也不哼一聲，並彷彿睡着了。了的神氣。仙人用銀匙將膿血腐肉盡行取出，傾入磁盆，換一種藥敷了疽口，拿膏藥貼上。

才對曾彭壽說道此時可以不痛是藥力使痛處麻木所致過一會仍是免不了痛的。祇是小心伺候着決無妨礙。仙人施診的手續完畢卽退回靜室關門打坐也不要床帳睡覺也不要茶飯吃喝一些兒沒有飢餓勞倦的表示。曾彭壽夫婦和成章甫每日早晚在靜室門焚香叩拜仙人也不禁阻。一日替老太太施診一二次或三四次不等。背疽居然一日好似一日了。這日仙人正在替老太太敷藥的時候忽有個當差的立在房門外報道現在來了一個道人裝束的少年聲稱是仙人巖廣德真人的從弟因有要緊的事特來此地要叩見師傅小的回說此地並沒有廣德真人請他往別處尋找他說若真人果不在此地我也不到這裏來了。快去你老太太房裏稟報此刻真人正在替老太太敷藥小的見他說的和親目所見的一般知道不是仙人的徒弟必沒有這大的神通不敢再回說沒有的話了。祇得請他在門外等着抽身進來稟報曾彭壽聽了望着仙人仙人一面治疽一面隨口說教他到這裏來便了。曾彭壽忙說道信士理應出外恭迎隨卽走了出來祇見一個幸神飄逸的少年年齡大約二十六七歲長眉俊目顧盼不凡身着玄色道袍將下半截擡起紮在腰間絲帶之內背馱包袱脚

穿麻織草鞋一望就知道是行長途的打扮曾彭壽忙迎上去作揖道眞人正在寒舍請卽進去隨引少年道人到廣德眞人跟前祇見廣德眞人問道藥已照我的單子尋得齊全了麼少年道人垂手鞠躬答道已尋得齊全了廣德眞人微點其首又問道尋藥時不曾遇着魔劫麼少年道人道託恩師的福庇魔却不曾遇着祇黑靈芝在雲霧峯最高之處有五鬼看守弟子原可暗取不驚動五鬼因見五鬼沒多大本領不足畏懼逕上前取了以致五鬼和弟子惡鬥了一晝夜幸賴恩師的神威將五鬼殺敗了因此前來繳旨說時將背上包袱解了下來雙手捧在頭頂上廣德眞人伸手接過去也不開看祇含笑說道辛苦了你去休息罷我在這裏還有幾日耽擱須待背疽全愈了才得回山燒丹你可先回山去將我前次燒九轉還魂丹的鼎灶安置妥貼靜候我回來少年道人諾諾連聲的答應道人去後廣德眞人仍回靜室打坐曾彭壽和成章甫都親耳聽了廣德師徒問答的話覺得全是仙人口吻信仰的心思不由得益發增加了大凡要秘密的事決不能經多人知道若知道這事的人在三人以上便保不住能長久祕密了廣德眞人自從那日黃昏時候與曾彭壽同時離開觀音廟之後次

早有來觀音廟求藥的一看神龕裏不見了仙人自然甚是詫異問廟祝廟祝也不知道祇說仙人初來的時候曾託夢說瘟疫沒有了丹墀中的楊枝水也就沒有了今早不見了仙人看楊枝水時果然連四口大缸都不知去向求藥的人大失所望回家不待說逢人便傳播這消息求藥的不止一人傳播的也就多了不須一日工夫周近數十里都知道觀音廟的仙人去了普通人聽了這消息祇要各自家中人的疫症治好了便不發生何種感想惟有朱宗琪一個人一得這消息心裏很是難過因他是一個一錢如命的人就爲這仙人到了觀音廟他才帶了兩個得力的當差坐在觀音廟裏以致家中被強盜劫去了許多金銀服物雖報由桃源縣來他家勘驗了祇是幾日不曾偵查出絲毫蹤影他問家中人被盜劫時情形家中人都說祇見三個強盜年紀都祇二十幾歲形像並不兇惡身體也不魁梧手裏也沒拿甚麼兵器聽口音不像是本地方的人朱宗琪更覺得若是自己兩個得力的當差在家祇三四個手無寸鐵的強盜萬不能由他們將這許多金銀服物容易的劫了去可見此番被盜完全是由於觀音廟來了這仙人所致從這上面已經不滿意這仙人了而因爲有這仙

人在觀音廟裏施水。不會說出截止的日期。以致他放出許多錢。給做小買賣的人在。他當是以爲本息都收得回來了。誰知放出的本錢。尙不會收回一半。仙人就信也。不給一個走了。做小買賣的賠了本。那有力量還他呢。這裏面的損失。在朱宗琪。這種一錢如命的人。受了覺得非常嘔氣。祇恨自己不知仙人的去向。又沒力量能奈何仙人。祇好攔在心裏。難過。曾彭壽雖曾一再叮囑家中僕婢。不許宣傳出去。其實何嘗能。做到守口如瓶的。這一步人多口雜。各僕婢都有親戚六眷。各自以爲自己的親戚六眷。不比外人。主人叮囑不許向外人宣傳。親戚六眷。應不在不能宣傳之內。又是這種奇特的事。誰不想說給和本人有關係的人聽。因此不宣傳的宣傳。一地方知道。這事的就很多了。其中也有害了病。要求仙人醫治的。便攜帶香燭菓品到曾家來。定要見仙人求藥。曾彭壽既受了廣德真人的吩咐。當然對外人。不承認有這一回事。但是這消息已經由自己家下人傳出去了。來求藥的人。不能因曾彭壽不承認。就信以爲實。於是有些人在曾家吵鬧。罵曾彭壽不應將仙人藏匿在家。不與人家方便。曾彭壽見事情已鬧到這一步。祕密是不能祕密了。徒然得罪地方人。祇得到靜室。陳明這種情。

形廣德真人。倒不拒絕。親自出來。見了那些求藥的人。有給藥的。有說無緣不能治的。一會兒都開發走了。朱宗琪這時正想打聽廣德真人的下落。一知道隱藏在和他有嫌隙的曾彭壽家中。登時就起個借此陷害曾彭壽的念頭。究竟他的念頭如何能否陷害曾彭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衙前密告一奸人 塔下流星三俠客

話說那時白蓮教的餘孽。還有些在湖南各府縣妖言惑眾。煽動人心。嘯聚幾百人。幾千人。小而打家劫舍。大而攻城奪地。的事時有所聞。官廳防範得非常嚴密。懸賞要人。民密報。祇要有人報告。沒有不雷厲風行。調兵勦辦的。朱宗琪這類魚肉鄉民的紳士。平日自然巴結官府。湊巧那時桃源縣的知事也姓朱。朱宗琪便拿錢運動與朱知事聯宗。朱知事是個捐班出身。見錢就開笑口。與朱宗琪聯宗之後。上下呵同一氣。因此朱宗琪膽量越大。在鄉下作威作福。甚麼也不知道。畏懼他自己也想不到。居然會有大膽的強盜敢趁他不在家的時候。前來劫搶他的金銀服物。他知道強盜既不是本地地方的人。這案子要辦活是不容易的。他這類作惡的人。決不因自己遭逢意外。就從

此。恐。懼。修。省。以。圖。補。救。的。一。心。祇。計。算。如。何。能。弄。到。一。筆。橫。財。好。彌。補。那。劫。搶。的。損。失。在。平。時。懷。恨。會。彭。壽。獨。爲。君。子。就。苦。無。法。可。洩。胸。中。之。恨。今。一。旦。得。了。這。個。隱。匿。妖。人。圖。謀。不。軌。的。大。題。目。當。然。喜。不。自。勝。星。夜。趕。到。桃。源。縣。一。見。朱。知。事。的。面。就。拱。手。堆。笑。說。道。恭。喜。老。叔。祖。陞。官。發。財。的。機。會。到。了。朱。宗。琪。和。朱。知。事。聯。宗。的。時。候。硬。說。自。己。比。朱。知。事。小。兩。輩。應。稱。呼。叔。祖。朱。知。事。忽。然。聽。得。朱。宗。琪。這。們。道。喜。自。是。摸。不。着。頭。腦。忙。問。有。甚。麼。機。會。可。以。陞。官。發。財。朱。宗。琪。求。知。事。擯。退。了。左。右。的。人。才。將。會。彭。壽。隱。匿。妖。人。的。話。說。了。接。着。說。道。會。彭。壽。有。百。多。萬。的。家。財。家。中。蓄。養。的。武。士。極。多。三。年。前。已。從。外。府。外。縣。雇。來。了。數。十。名。鐵。匠。藏。在。家。中。製。造。兵。器。這。回。在。仙。人。巖。發。現。的。妖。人。原。是。會。彭。壽。的。黨。羽。因。怕。一。旦。突。然。起。事。地。方。上。人。不。肯。依。附。所。以。特。地。是。這。般。的。做。作。使。地。方。上。愚。夫。愚。婦。都。認。他。爲。真。正。的。神。仙。以。爲。神。仙。尚。且。幫。助。他。會。彭。壽。起。事。一。般。愚。夫。愚。婦。自。然。不。敢。不。依。附。他。了。就。是。地。方。上。的。瘟。疫。也。是。那。妖。人。有。意。做。成。的。好。借。此。施。水。診。治。賣。恩。於。本。地。方。的。人。此。刻。妖。人。隱。匿。會。彭。壽。家。本。來。就。要。起。事。的。但。不。知。因。那。一。項。還。不。會。準。備。齊。全。不。敢。卽。時。發。動。會。彭。壽。平。日。在。地。方。好。行。小。恩。小。惠。也。就。是。

收買人心圖謀不軌姪孫因與曾家居同里閭並無嫌怨祇爲這種是叛逆大事關係匪輕若任其一旦暴發不僅姪孫家免不了池魚之殃便是在桃源境內老叔祖也擔着極大的干係那時老叔祖責備姪孫與曾家近在咫尺何以事前毫不察覺卽蒙老叔祖恩寬不說連坐而這疎忽的罪姪孫便有一百張口也申辯不了因此姪孫費了許多心思財帛方將曾家謀叛的情形探明確實探明了卽刻就動身趕到老叔祖這裏來稟報趁他不曾發動的時候去捕拿他還容易若等待已經發動就爲禍不小了地方百姓受苦尙在其次在老叔祖轄境之內出了這樣重大的反叛案於老叔祖的前程實有極大的妨礙朱知事聽了朱宗琪鄭重其辭的報告了這一段話心裏甚是驚駭隨卽問道照你這樣說來曾家既蓄養了許多武士又有妖人在他家中雖還不會發動然要去捕拏他已不是尋常幾個捕快所能辦得到的了在勢不能不呈報上司調兵前去祇是萬一你探聽的不實在曾家爲桃源首富不比普通沒有力量的小民若興師動衆的辦不出一點兒謀叛的證據來事情不是糟了嗎朱宗琪正色說道姪孫豈敢以無稽之談欺騙老叔祖此事千真萬確因他謀叛的情形已經表露姪孫

才敢前來稟報。不過此時趁他沒有發動，還用不着調集大兵，祇派遣十幾名精幹的捕快前去拘拿。足矣。他敢於拒捕，就是謀叛的確證了。姪孫預料這案在老叔祖手裏辦下來，可以得極大的好處。所以姪孫見面就向老叔祖道賀。朱知事是個專一研究撈錢的官，有甚麼竅妙，不懂得呢。當下便出了一張拘票，輕輕的加了曾彭壽一個煽惑人心圖謀不軌的罪名，派了十幾名捕快，直奔白塔澗曾家來。且說曾彭壽這日陪着廣德真人替老太太換了背疽上的藥，祇見廣德真人說道：「這背疽已治好，八成了。我因為你的至誠所感動，原打算逆天行事，將背疽完全治好，才回山去的。無奈你我的緣分已盡，不能再留。就此告別了。」曾彭壽一聽這話，祇急得跪地哀求道：「蒙真人生死肉骨之恩，信士惟有終身供養，略表感戴之意。家母的體氣衰弱，雖蒙真人治好了八成，然這兩成未竟之功，一落到庸醫手裏，仍是不能望好。甚至前功盡棄。廣德真人拉起曾彭壽說道：「你初次到觀音廟求我的時候，就對你說過了。我和你沒有緣。逆天而行於兩方，都必不利於今。禍事已將臨頭了。不是感恩戴德的時候。我不在這裏。你的禍還小。若定要勉強留住我，後患便不堪設想了。」曾彭壽道：「信士爲留住真人受禍。」

就粉身碎骨也。心甘情願是真禍。避不了。避得了的不是真禍。無論如何在家。母背疽。不曾完全治好。以前不問有甚麼大禍。也不能放真人回山去。廣德真人點頭嘆道。事情已弄到了這一步也。祇好盡人事。以聽天命。我脫身事外。使你一家。因我受累。我也不忍。曾彭壽聽了。也不知道廣德真人說這話的用意。更猜想不到。究竟有甚麼大禍。正待陪着廣德真人。退回靜室。才走出老太太的房。就聽得劉貴成章甫二人的聲音。在外面廳上。和人吵鬧。曾家的房屋很大。在裏面祇聽得吵鬧的聲音。看不見和甚麼人吵甚麼事。剛要開口叫人來問。廣德真人已回頭微笑。說道。真禍果然避不了。捉拿你的人。此刻已到了外面。你須吩咐自家人。萬不可亂來。中奸人的毒計。曾彭壽突然聽了。捉拿你的人。到了外面的話。不免吃了一驚。暗想。我安分守己。從來不做非法的事。怎得有人前來捉我。并且真人在這一方。廣行功德。婦孺都知道。是個活神仙。怎麼敢有人前來捉拿。呢。心裏一面是這們思量。一面走向外面廳上去。打聽才走過一條甬道。祇見劉貴神色驚慌的迎面奔來。險些兒和曾彭壽撞了個滿懷。曾彭壽忙讓開一步。喝住問道。甚麼事。這般大驚小怪的模样。劉貴氣吁吁的說道。不知是那裏。

來的十幾個痞棍假冒縣衙裏的捕快一窩蜂似的直向這裏面衝進來門房阻擋不住虧得表老爺出來才把那混賬東西攔住在大廳上放我進來稟報曾彭壽道胡說縣衙裏的捕快也好冒充的嗎你爲何也不問問他們是來幹甚麼事的我到廳上去瞧瞧說着待往外走劉貴搶上前說道老爺不可出去那些東西就不是假冒的也不懷好意各人都帶了單刀鐵尺鎖鍊鐐銬其勢汹汹老爺出去難說不吃眼前虧不如暫時避開一點回他們一個不在家等表老爺問明了情由再作計較曾彭壽一口將劉貴叱開說道不用你多話我家祖居此地幾十年不曾做過犯法的事爲甚麼要躲着不見捕快的面旋說旋拔步向外面走劉貴被叱得不敢開口祇得緊跟在曾彭壽背後十幾個捕快正在大廳上和成章甫爭論因爲知道成章甫是桃源一縣內有名的的好武藝捕快們沒多大的本領不敢用強並知道辦這種案子是好差使可以多撈幾文上腰所以祇拿着恐嚇的話向成章甫說並不動武及見曾彭壽出來捕快中有個爲首的便上前對曾彭壽胡亂拱了拱手說道我們無事不敢輕造貴府今日奉官所差身不由己祇得來驚擾大駕說時向兩邊捕快使了個眼色便有四五個搶上前

來。祇一抖鐵鍊。就把曾彭壽頭頸套住了。劉貴成章甫都過來解套。已有兩個捕快。被成章甫提起來。攢在地下大叫。哎喲。曾彭壽連忙喝住道。不可無禮。有話好請到裏面說個明白。隨望着那捕頭說道。兄弟祖居在此。不是沒有身家。可以逃走的人。如果兄弟做了犯法的事。或是被人誣攀了。應該隨同諸位到縣裏去訴個明白。決不至私逃。拖累諸位承諸位到寒舍來很辛苦了。請去裏面喝一杯水酒。休息休息。再一同到案。不遲。捕頭含笑答道。本來不僅請大駕一個。還有個住在府上的仙人。也得請他同去。曾彭壽引衆捕快到裏面客廳坐下。問道。兄弟從來安分居家。素不預聞外事。不知究竟爲着甚麼事。辛苦諸位特地到寒舍來拘捕。拘票上想已寫得明白。可以將拘票給我看。看麼。捕頭道。要看票。可以不過先得把住在你家的仙人請來。再說。卽伸手指點了八個捕快。吩咐去各房搜捕妖人。曾彭壽這才急了。說道。廣德真人在寒舍給家慈治病。並未出門一步。凡事有兄弟擔當。真人萬萬捕拿不得。被指點的八個捕快。那裏肯聽呢。一個個如狼似虎的。衝向各房搜捕。祇急得曾彭壽忍不住跳起來。說道。真人有甚麼過犯。你們敢加以無禮。話沒說了。廣德真人已緩步從容的走進客廳。來笑向

曾彭壽點頭道：「何如呢？我原對你說了，勉強留住我，是有禍事臨頭的，你不相信。於今事已到了這一步，惟有同去到案的了。還有甚麼旁的話說呢？你剛才說得好，真禍避不了，避得了的不是真禍？好好一同去罷。那八個捕快見廣德真人不待捕拏就走了出來，都跟在後面，準備動手。廣德真人祇是不覺得的樣子。曾彭壽見了這意外的情形，又聽了廣德真人這番話，心裏比尖刀戮着還難受，不知不覺的雙膝跪在廣德真人跟前，泣道：『受真人天高地厚的恩，涓埃未報，反拖累真人受這種牽連，信士就粉骨碎身也不能抵償這大的罪過。』說罷，伏地痛哭。廣德真人倒哈哈大笑道：『這算得甚麼事？祇怪你命裏應該遭這劫數。縱有回天的力量，也無可奈何。說話時，成章甫已安排了酒菜上來，款待衆捕快，並封了一大包銀兩，暗地送給捕頭，要求捕頭方便回縣裏稟報。』廣德真人早已離開曾家，不知去向。曾彭壽也出門不會回來。捕頭受了銀包，說道：『這事祇怕辦不到。因為案情過於重大，不能媽糊過去。不過我們吃這碗公家飯的人，得人錢財，與人消災。老爺的刑具可以不上。這妖人便不能容情了。成章甫又替廣德真人說了一會容情不上刑具的話，捕頭祇是搖頭不答應。成章甫心想：廣德真人

的神通廣大。捕快是凡夫俗子。決不能奈何他。越是對真人無禮。越增加自己的罪過。真人斷不肯聽憑他們鎖拿的。遂不認真要求成章甫。隨同捕頭回到客廳時。祇見廣德真人頸上也和曾彭壽一般的鎖了一條很粗壯的鐵鍊。廣德真人談笑自若。好像並不覺着有鐵鍊鎖了的一樣。曾彭壽就憂愁滿面。眼淚斷斷續續的往下掉。衆捕快都全不客氣。狼吞虎啖的搶着酒菜吃喝。一會兒便吃喝完了。捕頭親自動手將曾彭壽頸上的鐵鍊取下來。說道：「我知道你是個有身家的人。決不會逃走。不用這東西也罷了。」曾彭壽對捕頭作揖道：「我鎖與不鎖倒沒要緊。真人頸上的鍊條無論如何得求你除下來。捕頭冷冷的道：「那可不行。這案的要犯就是這個妖人。我擔不起這重大的干係。不但鐵鍊不能除下。並得加上手銬。在路上才不怕他逃。跑旋說旋回頭向一個捕快使了使眼風。那捕快卽湊近廣德真人。從袖中取出一副鐵手銬來。旁邊的捕快幫着將廣德真人兩手捏住。廣德真人笑容可掬的說道：「不用費事。套上去就是了。我犯了謀反叛逆的大罪。是免不了要套這東西的。隨將兩手向前伸直。任憑捕快把鐵銬套上了。曾彭壽這時正咬着成章甫的耳根。囑託些緊要的話。捕頭不容耽擱。逼着

就走會彭壽隱隱聽得劉氏在裏面哭泣的聲音惟恐哭得自己老母知道驚駭憂傷於衰病之體不利要求捕頭許可到裏面安慰一番捕頭不肯祇得聽憑衆捕快推擁出門走不上一二百步迎面就遇着幾個手擎香燭的人立在路旁那幾個人看見廣德真人上了刑具被衆捕快推擁着走都現出很驚怪的神氣也沒有一人敢上前追問緣由祇一個個忙將手擎的香燭往地下擲了曾彭壽見了這情形料知必是來廣德真人跟前求藥的也不在意又走了一會已近白塔澗的白石寶塔了忽聽得遠遠的有鑼聲響亮接着就起了一陣呼號的聲音但距離得遠聽不出呼號的甚麼一處鑼聲響後跟着就有三四處的鑼聲響也是一般的呼號心裏正自有些覺得奇怪捕頭已在前面立住脚回身向衆捕快說道諸位兄弟當心點兒這聲音來得好蹊蹺敢莫是糾衆前來刦犯的且把姓曾的刑具上起來那些捕快聽了各人臉上都露出驚慌的神氣抖出鐵鍊仍將曾彭壽鎖好各人都亮出單刀鐵尺準備廝殺的模樣捕頭見大家都已準備停當了才在前面引着急走剛走近白塔底下四面的鑼聲和呼號的聲音已漸漸的包圍會合攏來了捕頭又停了步向左右前後看了看地勢說道我

們不能再向前走了。此地有這寶塔，豎着我們立在寶塔下面，免得四面受敵。把差使鎖在寶塔上，卽算是來劫搶的，也難得手些兒。捕頭的話才說出，大家七手八腳的將鎖。廣德真人曾彭壽二人的鐵鍊穿過寶塔的石門鎖住。曾彭壽也料知是地方人曾受過真人恩惠的，得了這消息，不服氣，糾衆前來救真人，和自己的心裏不由得高興起來。祇是看廣德真人的面色，却像十分着急，不似初出門時的談笑自若了。正在這慌亂的當兒，塔頂上猛然發出了一聲大吼，如晴空放了個霹靂，一般隨着那吼聲，蒼鷹撲兔也似的撲下三條大漢來，每人放出一對流星，與六個大車輪彷彿呼呼的向衆捕快打去。那些捕快的單刀鐵尺，雖都已亮了出來，然那裏有他們施展的餘地，一碰着流星，索就被繞得把握不牢，破空飛到數丈以外去了。祇打得那些捕快倒的倒，逃的逃，四下裏呼號之聲，又已抄圍過來。果是地方人聞風前來搭救廣德真人和曾彭壽的，見衆捕快抱頭鼠竄，不由分說的抓住，便打身體靈便，脚步迅速的就逃出了重圍。笨滯些兒的都被打得奄奄一息。地方人見所有的捕快除幾個已打得半死，倒在地下不能動彈的，而外其餘都已逃跑得無影無蹤了，才齊集在白塔之下，向廣德

眞人叩頭。此時曾彭壽和廣德眞人鎖在白塔上的鐵鍊，都已被那三個使流星的少年拉斷了。曾彭壽心裏很感激那三個少年，正想請問三人姓名，並致謝一番。無奈這時從四面包圍攏來相救的鄉民太多，擁擠了一大堆，竟不見有那三個少年在裏面。祇見廣德眞人對着許多叩頭的鄉民嘆道：「雖承你們大家的好意，將我二人從捕快手裏救了出來，祇是這亂子却益發鬧大了。你們要知道我二人並沒有犯罪到桃源縣，不過三言兩語就說明白了。於今經你們這般一打一救，又死傷了這好幾個捕快。在此不但曾家逃不了這滅門之禍，便是你們的身家性命祇怕也。因此不能保全鄉民中有些明白事理的聽了這話，着慌起來，祇驚得面面相覷。曾彭壽也頓時覺悟了。向衆鄉民問道：「剛才只有三位年齡很輕，手使流星的人從白塔上跳下來，是那三位。我一時不會認明面貌，請大家指點出來。衆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回說不知道。曾彭壽彷彿看見那三個少年的裝束都是短衣窄袖，包頭草履，儼然武士的模樣。細看衆鄉民中沒有一個像那種裝束的人，心裏就很覺得奇怪。祇得再問道：「敲鑼邀集諸位來相救的是那幾位呢？」衆鄉民見問也都回頭尋覓手裏提了銅鑼的人，但是各人

手中全是鋤頭扁擔一類的農具。臨時拿了當作兵器使用的。沒一個提了銅鑼的。卽有一個鄉民說道：我們正在田裏做工。夫並不知道有捕快來會家捉拏仙人的事。忽然聽得有鑼聲響亮。我們停了工。看時祇見一個穿黑衣黑褲。腳套草鞋的後生。一面敲着鑼。飛跑一面口裏大聲喊道：哎呀！大禍來了！呀！救我們性命的活神仙在曾百萬家裏被捕快捉去了！呀！受過活神仙恩典的人快去救活神仙呀！在田裏做工的人。都跳上來跟着向這裏飛跑。越跑跟的人越多。才跑過這山嘴。就看見十來個捕快向大路上逃走。那敲鑼的喝一聲打也不知是些甚麼人打手。一會兒就打得倒的倒了。逃的逃了。我們也沒留心看那個敲鑼的。不知此刻到那裏去了。這人說畢。接着又兩三個人說所見敲鑼的情形。也是和這人一樣。曾彭壽此時如墮五里霧中。摸不着是怎麼一回事。廣德真人舉手揮着大眾說道：你們上了好人的當了。快些回去。各安耕作。這番的禍事。本是我而起。我應一身在這裏承當。你們須聽我的話。以後萬不可多管閑事。你們要知道那句貧莫與富鬥。富莫與官爭的俗語。快去快去。你們都不是當得起風浪的人。衆鄉民中有一個衣服整齊些兒的人出頭問廣德真人道：真人與

會百萬家都不僅沒有犯罪，並是救我們這一方疾病困苦，福星桃源縣爲甚麼要打發這些捕快來捉拏呢？眞人具廣大神通，遠近百數十里的人無不知道，怎麼聽憑那些如狼似虎的捕快肆行無禮呢？廣德眞人笑道：我何嘗犯了罪，罪在不該救你們的瘟疫會家，又何嘗犯了罪，罪在不該號稱百萬十幾個捕快，我原不難禁止他們在我跟前無禮，但官廳的力量不僅在這十幾個捕快，十幾個捕快，我不去接着，便有多上幾倍的大兵到來，以我的神通而論，就有千軍萬馬前來，也看得和一羣螻蛄差不多，不過我這回身入塵寰，志在救你們一方的瘟疫困苦，若因我的原故，使你們這一方受刀兵慘劫，豈是我原來入世救人之意？誰知大劫難逃，我儘管如此存心，好人偏有這般好計較，說到這裏，悠然長歎了一聲，道：事情已鬧到了這一步，但怕我一人的力量挽不回這樣的大劫，那人奮臂嚷道：眞人不是爲救我們一方的瘟疫不至身入塵寰，於今爲救我們獲罪而這回的亂子，又是我們鬧出來的，我們怎能脫身事外？就是會家也是這一方的福星，有誰不稱贊他是個善人，他如何會做犯法的事？顯見得是有人陷害我們到這裏來的人，有一大半是會家的佃戶，其餘也都是受過會家

好處的人。曾家平時幫助我們。於今他家出了這樣意外的事。我們也應幫助他。才是道理。曾彭壽正待發言。廣德真人已大聲說道。這豈是我們空口說白話。可以幫助的事。你們就此各人回家耕種去罷。剛才已打死打傷了這許多捕快。在這裏逃回縣城的捕快。必然張大其詞的稟報。清平世界出了這般重大的事件。不久必有大兵到來。你們都是純良百姓。無拳無勇。聚集在一塊。不但救不了我們。兩人一時大兵到來。看了這種情形。反又中了奸人的圈套了。你們快回去罷。廣德真人說畢。卽有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的大漢。舉著手中檀木扁擔。回身對大眾說道。仙人吩咐的話。是不會錯的。我們暫時各人回去。且看桃源縣怎生派兵前來。拿仙人和曾百萬。那時若我們看了太過不去。就犯罪也說不得。仍須來和他們拚一拚。我是一個不知道怕死的。也不知道甚麼東西叫做王法。弄發了我的性子。那怕皇帝老子親身來。奈何仙人和曾百萬。我也是給他一頓亂扁。攪砍死曾彭壽。看這大漢時認得是自己的佃戶。張四。張四有同胞兄弟六個。都是入了哥老會的。不過平日的行爲。尙能安分。不和尋常的會黨一樣。無惡不作。張家在曾家當佃戶。已有幾十年。因爲沒有甚麼過犯。所以曾彭壽不肯

辭退他張氏六兄弟之中祇張四的性情最急一般認識他的人都替他取個綽號叫做急猴子六兄弟因在哥老會中都練過一會兒武藝也祇這急猴子張四的本領高強些能使得動二十觔重的鐵鞭曾彭壽也是個會練武的人平日對於同道的人自有一點同情之心這時見張四當大衆說出那番話心裏當然歡喜但是腦筋中有廣德真人反又中了奸人圈套的話先入爲主知道這亂子已經鬧大了越再胡鬧下去越不可收拾便呼着張四說道你雖是一番好意幫助我祇是像這樣幫助不僅我得不到你的益處你反害了自己並害了許多鄰居好朋友萬不可如此胡行我問心沒有做犯法的事不怕見官見府真人更是專救人疾苦的官府都是凡人何能奈何他老人家請你們大家安心回去我不待大兵到來決計自去桃源縣投到這次承了你們的盛情日後再圖報答曾彭壽說了卽向廣德真人說道此時仍須請真人同到寒舍去還有些須求指示的事廣德真人點頭應好二人遂別了大衆回家在半路上遇着成章甫劉貴成劉二人因得了白塔下打架的消息特來探看的曾彭壽對成章甫略說了一遍遇救的情形已到了家中誰知曾彭壽的老太太自經廣德真人調治後

本已好過八成了。這日忽聽得捕快在外面吵鬧。媳婦躲在房裏哭泣。遂向房中伺候的老媽子追問。原由偏遇着一個不知輕重的老媽子。直說老爺和仙人都被縣衙裏派來的捕快用鐵鍊條鎖上了。年老多病的孱弱之軀。如何受得了這樣的憂傷驚駭。當卽嚇得痰湧上來。背上將近治好的疽口也登時破裂了。老媽子急報知劉氏。劉氏痛上加痛也。祇得忍住哭泣。前來灌救。此時衆捕快已擁着曾彭壽廣德真人去了。劉貴本待追上去。將老太太嚇壞了的情形告知曾彭壽的劉氏。逆料就告知也不能自由回來侍奉。徒然傷丈夫的心。不許劉貴去報好容易才把個痰迷了的老太太灌救轉來了。不過灌救雖是灌救轉來了活神仙與曾彭壽被捕快捉拿去了的事。已經瞞不過這老太太了。老太太痛兒子的心切。那裏禁得住悲傷呢。廣德真人費了多少精神才治好了入成的背疽。疽口一破裂。又是前功盡棄了。正在床上痛楚呻吟。曾彭壽回來了。看了老太太這種奄奄待斃的情形。不由不急得五內摧折。他原打算歸家安慰老太太一番。卽自去桃源縣投案聽憑處置的。及歸家見了老太太這樣臨危的神氣。就是平常的兒子也不忍在父母臨危的時候。走開何況曾彭壽純孝出於天性呢。

祇得出來和廣德真人商量道於今已鬧成了這們大的亂子我若不急去自行投案
冥刻之間必免不了又大兵到來反使地方無干的人受累祇是家母的病因驚嚇更
加重了我怎能忍心害理撇了家慈自去投案呢說時已淚流被面廣德真人連忙止
住道這事如何能教你去自行投案事原因我而起投案自有我去你儘管安心在家
侍奉老母我就去縣裏走一遭曾彭壽聽了心裏當然不安待用言語勸阻廣德真人
不俟曾彭壽說出已接着說道你不用代我耽心縣裏斷不能奈何我我祇去將話說
明縣裏無論有多少人也不能把我留住不過我此去到縣裏說明了你我的心跡我
自回山修養從此不與聞人世之事也不再回到你這裏來了你爲人存心正直將來
必得善報至於眼前的死生得失是不足關懷的曾彭壽聽說縣裏奈何不了他心中
才安了些兒隨即雙膝跪下來說道在真人未來寒舍替家母治疔以前我原發了一
個心願不問是何等人祇要能將家母的背疔治好我情願將現在所有的財產平分
一半作爲酬謝於今蒙真人慈悲治好了在幾日以前我就思量真人決不希罕我這
一點兒酬謝但是我既發了這個願不敢自欺欺天幾番打算請示真人求吩咐將這

一。半。財。產。做。何。種。有。功。德。之。事。祇。因。私。心。想。待。家。母。的。病。全。好。所。以。遲。到。此。時。廣。德。真。人。大。笑。着。搖。手。說。道。我。已。明。白。不。用。再。說。了。你。須。知。有。錢。做。功。德。也。得。有。緣。我。早。說。過。與。你。無。緣。不。但。不。可。再。提。酬。謝。的。話。並。不。可。再。存。酬。謝。的。心。你。起。來。我。就。此。告。別。了。曾。彭。壽。起。來。說。道。求。真。人。略。等。一。會。兒。我。去。裏。面。取。一。件。東。西。就。來。說。着。匆。匆。的。進。房。裏。去。了。沒。一。會。曾。彭。壽。帶。着。劉。氏。同。出。來。夫。婦。雙。雙。跪。拜。下。去。曾。彭。壽。雙。手。捧。着。兩。片。半。圓。形。的。古。玉。說。道。塵。世。沒。有。珍。貴。的。東。西。可。以。奉。獻。真。人。這。兩。片。古。玉。玦。雖。也。一。般。的。不。足。珍。貴。但。先。祖。傳。下。來。視。爲。傳。家。之。寶。我。夫。婦。祇。好。借。此。聊。表。一。點。誠。敬。之。心。無。論。如。何。得。求。真。人。垂。憐。收。下。廣。德。真。人。絕。不。躊。躇。的。伸。手。取。了。一。片。說。道。我。受。你。一。半。這。一。半。你。仍。留。着。罷。當。下。看。也。沒。看。就。揣。入。懷。中。揚。長。出。門。去。了。曾。彭。壽。夫。婦。逕。跪。送。到。大。門。外。曾。家。僕。婦。也。都。跪。送。廣。德。真。人。從。曾。家。出。來。他。的。脚。步。極。快。不。須。一。時。半。刻。的。工夫。便。到。了。桃。源。縣。衙。門。外。這。時。被。打。得。逃。回。去。的。捕。快。也。正。不。前。不。後。的。到。了。大。家。一。見。廣。德。真。人。都。不。禁。吃。了。一。嚇。然。衆。捕。快。的。心。理。因。未。見。廣。德。真。人。顯。出。何。等。本。領。在。曾。家。上。刑。具。的。時。候。一。些。兒。沒。有。反。抗。便。不。覺。得。廣。德。真。人。可。怕。仍。是。一。擁。上。前。想。

將廣德真人拿住。但是各捕快都是赤手空拳。兵器鐵鍊多被打掉了。祇能幾個人一起將廣德真人捉住。廣德真人立着動也不動。笑向衆捕快道：「你們到這時候才把我捉住，已是遲了。啊，我要逃走還逃到這地方來嗎？」衆捕快也不理會推的推，拉的拉，祇是如蜻蜓撼大樹一般。那裏撼得動分毫呢？衙門外這們一嚷鬧，衙門裏面的人都知道。了便跑出來了一羣人，也帮着推着拉着。人雖加多，依然是不得動。廣德真人任憑衆捕快推拉了一會，才說道：「我若是不敢進衙門裏去，便不自己送到這裏來。不過你們打算我還是在曾百萬家裏的時候一樣聽憑你們擺佈就錯了。念頭了，我因爲曾百萬是個善人，是個孝子，不忍拖累他，所以由你們要鎖上鐵鍊，就鎖上鐵鍊。此時我已到了這裏，還許你們無禮嗎？我也懶得和你們糾纏。看你們有些甚麼能耐。儘管使出來，你們若怕我逃跑，我坐下來罷，說着盤膝往地下一坐，坐了下來，怎生模樣，請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問道包抄官民激鬥 託孤鄭重主僕傷離

話說衆捕快要推動廣德真人，却如一座大山，絲毫不能動。彈後來廣德真人索性坐

了下來。衆人中也有頭腦明晰些兒的人，知道用強是辦不到的，遂改換了一副溫和的面孔，很殷勤似的說道：「我們怎敢對你老人家無禮，祇求你老人家肯進衙門裏面去就教。我們各人叩幾個頭，都使得。這人正在說的時候，忽聽得裏面陞堂的鼓響，廣德真人卽立起身來，說道：『這倒像一句人說的話。』大老爺陞堂了，我進去瞧瞧罷。直向衙門裏走去。衆衙役左右前後的包圍着，逕到了大堂之上。朱知縣正在坐了大堂，將要審問旁的案件，尙不曾開口傳人，就見一大羣衙役擁着一個寬袍大袖道人模樣的老兒進來，大搖大擺上堂，目空一切的氣概。朱知縣見衙役中有衣服撕破、頭面傷損的，就情形推測，已知這老兒是曾百萬家的妖人了。剛待拍幾下驚堂木，顯出點兒堂威來，把廣德真人目空一切的神氣嚇退兩邊站堂的吏役，已齊聲向廣德真人吆喝。廣德真人祇作沒聽得，幾步走到大堂中間，昂頭向朱知縣說道：「我本一念慈悲，身入塵寰，挽回浩劫，白塔澗附近數十里，的瘟疫全由我治好了，你爲一縣的父母官，應該感謝我，才是道理。曾彭壽的祖父曾捐十萬石穀，救活一郡饑民，曾彭壽本人也力行了半生的善事，白塔澗一方無人不得他的好處，你做父母官的對這種善良百姓，

應該獎勵。他才是道理。誰知你竟聽信小人的讒言。派捕快來捉拿我和曾彭壽。曾彭壽是個孝子。他母親此刻病在垂危。是我不能見他母子分離之慘。特地將你派去的捕快打得四散奔逃。並打死了幾個。留在白塔之下。示衆。又恐怕被打回來的捕快向你亂報。誣陷良民。我因此親來這裏說給你。知道我去。了祇見廣德真人的身體略晃動了一下。便是一條黑影從丹墀裏衝天而去。早把個朱知縣驚得呆了。堂上站立的三班六房也都驚得面面相覷。以爲是真仙下降。朱知縣愕然了好一會。才回復原狀。被打得逃回來的捕快上堂稟報了。到曾家捕人及許多人。鳴鑼劫犯的情形。朱知縣慌了。沒有主張。此時朱宗琪還在衙裏。朱知縣遇了這大的亂子。也沒心情再審問旁的案件了。隨卽退堂責問朱宗琪。道你說曾彭壽家裏蓄養了許多武士。打造兵器。圖謀不軌。何以捕快到他家裏。拿人並不見有武士出來阻擋呢。曾彭壽和那妖人都俯首就縛。並不抗拒。是甚麼道理呢。朱宗琪從容笑道。老叔祖轄境之內。巴不得沒有圖謀不軌的事。不過曾彭壽和那妖人此刻已經拘捕到案了。沒有呢。朱知縣縳着眉。搖頭道。這事已弄得糟透了。若再胡亂辦下去。祇怕連我的前程都不妥當。那妖人確是

有些道理不是假借邪術欺騙鄉愚的他在朝廷法堂之上居然能身體一晃就無影無蹤這豈是欺騙鄉愚的邪術并且他見了我的面神色自若侃侃而談沒一點兒畏懼樣子可見他心有所恃我們萬一鬥不過他豈不是自尋苦惱朱宗琪聽了這幾句話倒有些慌急起來問道妖人居然辦到了案嗎怎麼身體一晃就無影無蹤了呢朱知縣這才把廣德真人所說的及捕快稟報的言語述了一遍朱宗琪聽罷才放了心顯出得意的神情說道好嗎姪孫初聽了妖人見叔祖面的話心裏不由得有些疑惑起來像這樣反形已露的叛逆罪犯如何幾十個尋常捕快居然能將他們拘捕到案呢這不是一件很希奇的事嗎誰知原來是這般一回事姪孫倒要請問老叔祖一句話老叔祖說捕快到曾家並不見曾家蓄養甚麼武士曾家既是沒蓄養武士何以有幾個捕快被打死在白石寶塔之下呢於今曾家的逆跡昭著竟敢率眾拒捕打死捕快老叔祖爲甚麼倒責罵小姪孫妖人若毫無妖術怎得稱爲妖人身體一晃就無影無蹤這不過是一種障眼法在江湖上玩幻術的人誰也有能隱形遁跡算不了一回事老叔祖若因爲妖人會點兒妖術便害怕不敢認真辦理這案這還了得於今姑無

論被大膽的曾彭壽率衆打死了。幾名捕快在勢已經騎上了虎背，不能就此罷休。卽會彭壽和妖人謀反的形跡已經顯露出來。老叔祖不請兵剿滅將來地方糜爛。老叔祖身爲一縣之宰，誰能代替老叔祖受過呢？朱知縣沉吟不決道：「若會彭壽果是謀叛，因拒捕打死了捕快，那麼請兵進剿何用？躊躇無奈，曾彭壽爲本縣巨紳，歷代忠厚，居家他祖父捐穀救荒的事已上達天聽，幾十年來曾家沒有過訴訟之事，名字不入公門，可知縱不安分也未必便至於謀叛。當你來告發他的時候，我心裏也原是這們想。不過說到這裏略停了一停，卽接着說道：「你不是外人，我不妨對你說明。我不過想借此多撈他幾文到手填補。補我到任以來的虧累，所以依你的話派捕快去捉他來。以爲決沒有捉不來的道理。祇那個甚麼眞人是個有法術的派去的捕快，十九捉拿不到。那東西捉不到也罷了。我正好借要妖人到案，着落曾彭壽限交，弄到結果不。愁曾彭壽不使出大把的銀錢來懇求了案。誰知捕快去那裏竟鬧出這們大的亂子。回來逃回的捕快還不曾上來稟報。那妖人倒先來了聽那妖人說的話，很有些氣魄。有些道理，並說明我不應聽信小人的讒言。我再四思量於今向上頭請兵進剿，叛逆。

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但。是。請。來。的。兵。不。能。由。我。這。做。文。官。的。知。縣。統。率。進。剿。拒。捕。打。死。捕。快。的。事。那。妖。人。已。當。我。的。面。承。認。是。他。幹。的。曾。家。本。沒。有。蓄。養。多。少。武。士。這。裏。兵。隊。去。剿。曾。家。必。沒。有。反。抗。將。來。憑。甚。麼。證。據。硬。指。曾。彭。壽。爲。謀。反。叛。逆。呢。謀。反。叛。逆。的。罪。名。雖。大。然。沒。有。確。切。不。移。的。證。據。也。不。能。隨。意。拿。這。種。大。罪。告。發。人。家。反。坐。起。來。須。知。也。是。很。重。的。所。以。我。覺。得。這。事。當。初。就。不。該。聽。信。你。的。言。語。於。今。弄。假。成。真。上。不。得。下。不。得。朱。宗。琪。行。所。無。事。的。模。樣。笑。道。原。來。你。老。人。家。精。細。過。了。頭。想。到。隔。壁。去。了。拒。捕。打。死。捕。快。的。事。妖。人。當。着。你。老。人。家。的。面。承。認。是。他。幹。的。你。老。人。家。便。也。承。認。是。他。幹。的。麼。卽。算。他。說。的。不。假。可。以。相。信。確。實。他。幹。的。難。道。朝。廷。耗。國。帑。蓄。養。着。辦。案。的。捕。快。應。該。送。給。那。妖。人。打。死。官。府。不。能。過。問。麼。捕。快。奉。着。長。官。諭。帖。出。差。辦。案。朝。廷。許。可。人。民。格。殺。勿。論。的。麼。於。今。妖。人。既。已。身。體。一。晃。卽。無。影。無。蹤。不。是。尋。常。捕。快。所。能。拘。捕。得。着。休。說。曾。有。拒。捕。打。死。捕。快。的。事。就。是。沒。有。這。回。事。故。也。應。着。落。曾。彭。壽。限。交。妖。人。出。來。何。况。曾。彭。壽。確。是。謀。叛。拒。捕。的。主。要。犯。呢。那。妖。人。不。是。本。地。方。人。據。捕。快。稟。報。當。時。有。人。鳴。鑼。聚。衆。那。白。塔。澗。一。帶。居。民。有。多。半。是。曾。家。佃。戶。這。種。聚。衆。反。抗。官。府。的。事。

豈是不相認識不相關切的人所能糾合指使的你老人家以爲曾家蓄養武士一定蓄養在他自己家中嗎這回鳴鑼召集出頭動手打死捕快的不待說都是他家平時蓄養的武士至於那三個從塔頂上撲下地來扭斷曾彭壽和妖人的鐵鍊使動流星打衆捕快的更可知是早已安排好了的武士曾彭壽就有一百張口也辨白不了這樣逆跡昭著的案子落到老叔祖手裏你老人家尙且猶疑不敢請兵剿辦難道要等到城池失陷了再自請處分的好些嗎如果你老人家存心姑息小姪孫爲保全地方保全自己身家計不能不去上頭告發那時於你老人家的前程恐怕真有些不便呢朱知縣原是個捐班官純粹由金錢的力量得到這桃源縣知事的任才幹經驗都一些兒沒有起初聽信了朱宗琪的話利令智昏想借此敲曾彭壽一回竹槓料不到會鬧出打死捕快的亂子來他派遣捕快去拘捕曾彭壽的時候心裏明知道朱宗琪告密的話靠不住又親經廣德真人那們一番告誡一番神出鬼沒的舉動因此不由得有些情虛害怕起來所以向朱宗琪說出那些責備的言語及見朱宗琪如此這般一說膽氣又壯將起來了心裏就明知是一件冤誣的事爲已成了騎虎之勢也祇得抹

煞天良。放開手段。做去當下。又與朱宗琪計議了。一會自然張大其詞。去呈報上峯。請發兵捕剿。且說曾彭壽自從廣德真人走後。心裏十分放不下。隨即對成章甫說道。我再也想不到。平白無故的會鬧出這樣的大禍事來。據真人說是上了奸人的圈套。究竟陷害我的奸人。是誰。真人未曾明言。我也不敢隨意猜度。總之若沒人暗害我。歷代安分居家。斷不至有這飛來之禍。不過要暗害我的。祇管暗害我家。幾十年住居此地。沒人做過半點犯法的事。無論怎生借口害我。我也不怕。那三個從塔頂跳下來救真人。和我的壯士與敲鑼聚衆的幾個人。都趁紛亂的時候走了。不使我認明他們的面貌。可知也是暗害我的人。有意做成這種圈套。加重我的罪過。教我無從辨白。其實我此心坦白。事情終有水落石出的一日。我也不害怕。我所最着急的就是老母的病。因此事。陡加厲害了。我萬不能撇下他老人家。自己去縣裏投案。於今真人雖到縣裏去了。祇是到縣裏以後的情形。怎樣。我十分放心不下。你有幾個熟識的人在縣衙裏。惟有辛苦你一趟。請你去打聽。打聽得了甚麼消息。便來告我。縣衙如有須使費的地方。多少。儘管使用。成章甫答應着去了。白塔澗一帶的鄉紳。也有和曾家交情好的。見曾彭

壽忽然被捕。忽然遇救。多來探望。但沒有一人能替曾彭壽出主意。曾彭壽見老母病在垂危。五衷紛亂。除打發成章甫去縣衙裏打聽消息。而外就祇知道哭泣憂慮。一點兒擺佈的方法也沒有。就在這夜。老太太竟因驚嚇死了。曾彭壽忙着棺殮。更沒心處理官司的事。成章甫也一連兩日沒有消息。曾彭壽料知禍已臨頭。決不能脫身。事外不敢將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在家。第三日才草草辦完葬事。祇見成章甫騎着一匹馬飛奔回來。累得滿頭是汗。氣喘吁吁的說道。旁的話都沒工夫說了。全家趕快逃避。罷金銀雜物都不能要。祇顧性命要緊。快快不但你一家要逃避。我還得去通知左鄰右舍。都非暫時逃避不可。大家死在這一個窟窿裏。不值得匆匆說完了。這幾句又待上馬。曾彭壽雖則驚得臉上變了顏色。然是個安樂家居了半生的人。從來是守靜不動的。也未曾遇過急難的事。一時教他撇了家業。率領妻室兒女逃走。一則覺得無處可逃。二則還不會明白逃避的必要。一手將成章甫拉住。說道。畢竟是如何的情形。要這們急迫。幹甚麼。何妨把原由說明了。再商量呢。成章甫着急道。那裏還有細說的工夫。來剿這村子的官兵已快要到了。我與官兵同時出城的。幸虧我的馬快抄小。

路趕來報信。他們這回來帶了無數的大砲，議定了圍住村莊，不由分說，祇一陣大砲，就得將村裏所有的房屋衝爲平地。不問男女老少，士農工商一個也不許留着。你知道了麼？你說除了趕急逃命，還有甚麼生路？成章甫說罷，也不願曾彭壽飛身上了馬背，馳向白塔澗一帶的鄰居報信去了。曾彭壽聽了這消息，又看了成章甫那們慌急的情形，心裏自免不了又驚又詫，祇是他因爲老母的葬事已經辦妥，並不慌張害怕。隨卽傳集家中婢僕，說道：「成表老爺剛從縣裏回來報信，說因前日打死捕快的事，官府以爲這白塔澗的人存心反叛，已調了大兵前來打算血洗這白塔澗。此刻兵已到半路上來了。我們若不趕急逃走，大家都保不了性命。你們在我家中幫忙，年數雖有多有少，然都不曾得着我家的甚麼好處。今日忽然遇了這種天外飛來之禍，你們祇管各自去逃性命，不用顧我。我家中的銀錢衣服及一切器具，你們各人揀心裏歡喜的拿去便了。我橫豎不能攜帶，終得給外人搬去，不如送給你們，算是我一點酬勞的意思。你們快去拾奪了走罷。我等你們先走了，再走曾彭壽說到後來，嗓子也硬了眼眶也紅了。衆僕婢都變了顏色，面面相覷，祇劉貴出來說道：「我們平日吃老爺的穿老爺

的。還。得。拿。老。爺。的。錢。養。家。贍。眷。於。今。老。爺。遭。了。禍。事。我。們。若。祇。管。各。自。逃。生。撇。了。老。爺。太。太。少。爺。不。願。還。可。算。得。是。一。個。人。嗎。血。洗。這。白。塔。澗。的。兵。既。已。到。了。半。路。老。爺。是。不。能。不。逃。走。的。我。們。平。日。受。了。老。爺。的。恩。典。要。報。答。就。在。這。種。時。候。我。們。應。該。齊。心。合。力。的。保。着。老。爺。太。太。少。爺。一。同。逃。往。別。處。去。銀。錢。衣。服。能。帶。的。便。帶。不。好。帶。的。就。給。外。人。搬。去。也。算。不。了。甚。麼。衆。僕。婢。齊。聲。說。好。曾。彭。壽。正。待。說。人。多。了。便。一。路。同。逃。反。爲。不。做。的。理。由。猛。聽。得。外。面。人。聲。鼎。沸。儼。然。如。千。軍。赴。敵。萬。馬。奔。騰。由。大。門。外。直。喧。鬧。進。來。衆。僕。婢。不。約。而。同。的。驚。呼。道。快。從。後。門。逃。走。罷。官。兵。已。殺。進。來。了。劉。貴。順。手。從。大。廳。兩。旁。陳。設。的。刀。鎗。架。上。取。了。一。把。大。砍。刀。在。手。義。形。於。色。的。向。曾。彭。壽。說。道。我。拚。着。性。命。去。抵。擋。一。陣。老。爺。快。帶。着。太。太。少。爺。從。後。門。逃。走。衆。僕。人。見。劉。貴。如。此。忠。義。奮。發。也。都。從。架。上。搶。了。一。件。兵。器。在。手。跟。着。劉。貴。去。抵。殺。官。兵。曾。彭。壽。生。性。仁。厚。看。了。這。情。形。怎。忍。心。將。一。千。義。僕。置。之。死。地。自。己。獨。去。逃。生。呢。祇。得。也。把。心。一。橫。繫。拽。起。衣。服。提。了。一。把。單。刀。準。備。死。在。一。塊。主。僕。數。人。迎。到。外。面。大。廳。上。祇。見。當。先。進。來。的。是。成。章。甫。和。幾。個。與。會。家。要。好。的。鄉。紳。後。面。跟。着。一。大。羣。的。農。民。約。有。幾。百。人。有。相。隨。進。來。的。有。立。在。門。

外。晒穀場裏的各人手中都操着鐵鋤扁擔。曾彭壽見不是官兵，心裏略寬了些。那幾個鄉紳對曾彭壽說道：「我們都是這白塔澗的土著，從來安分耕田種地，不做犯法的事。剛才承令戚成先生前來報信，桃源縣竟爲前日在白寶塔下打死捕快的事，調兵前來血洗我們這一方。我們都有身家財產在這裏，一時能逃向那裏去？」聖人說了的，死生有命，我們命裏應該死逃也逃不了。不如大家聚集做一塊商量一個方法避開了。這一難再和桃源縣去湖南撫台那裏算賬，看他憑甚麼證據指我們是謀反叛逆。請兵前來血洗這鄉紳話才說畢，急猴子張四舉手中檀木扁擔往地下一頓，祇頓得牆壁都震動起來，緊接着大聲說道：「像桃源縣這種瘟官，比強盜還不講理。我們千數人的性命，若都冤枉死在這瘟官手裏，太不合算。我們特來請曾大老爺作主，看應該如何調度。我們去廝殺，我們都聽大老爺的吩咐。如有那個敢不聽大老爺的話，就請他試試我的扁擔。同來的農民異口同聲的大呼：「願聽曾大老爺的號令。」曾彭壽還沒開口回答，祇聽得驚天動地的一聲砲響，把大家的耳朵都震得麻了。這一砲才響過，接連又是幾砲，砲聲過去，房屋倒塌的響聲和老弱婦孺呼號哭泣的慘聲，各方同時。

並。在。曾。家。屋。裏。屋。外。的。人。各。有。父。母。妻。子。聽。了。這。些。聲。音。也。都。號。哭。起。來。其。中。有。幾。個。大。聲。喊。道。我。們。終。歸。免。不。了。一。死。不。如。大。家。殺。到。村。口。去。要。死。也。和。他。們。拚。一。拚。曾。彭。壽。到。這。時。才。開。口。說。道。官。府。既。這。般。不。問。青。紅。皂。白。憑。空。下。此。毒。手。我。們。也。祇。好。各。拿。性。命。與。他。們。拚。了。不。過。他。們。在。村。口。架。起。大。砲。對。村。裏。亂。放。我。們。若。就。這。們。成。羣。結。隊。的。迎。上。去。必。被。大。砲。轟。成。肉。泥。我。們。須。分。做。兩。路。從。兩。邊。山。脚。下。分。抄。出。村。口。已。抄。到。了。大。砲。跟。前。便。可。放。膽。殺。上。去。了。衆。人。都。依。曾。彭。壽。的。吩。咐。立。時。將。所。來。的。人。分。做。兩。路。一。路。由。曾。彭。壽。統。率。一。路。由。成。章。甫。統。率。正。在。那。天。昏。地。暗。鬼。哭。神。號。的。時。候。各。人。都。紅。了。眼。睛。奮。不。顧。身。的。向。村。口。抄。去。半。途。中。雖。也。被。砲。彈。打。死。了。幾。個。人。祇。是。越。打。死。了。人。越。切。齒。得。厲。害。那。些。來。屠。村。的。官。兵。並。不。是。曾。經。訓。練。曾。經。戰。陣。的。以。爲。堵。住。村。口。向。村。裏。轟。擊。大。砲。是。千。穩。萬。穩。的。戰。略。村。裏。的。人。除。了。束。手。待。斃。沒。有。反。抗。的。可。能。便。是。要。來。反。抗。也。得。到。村。口。來。才。能。與。官。兵。接。觸。官。兵。堵。住。村。口。砲。口。全。是。朝。着。村。裏。的。就。是。銅。筋。鐵。骨。的。人。也。當。不。起。一。砲。彈。因。此。毫。不。在。意。和。打。獵。的。人。薰。狐。狸。洞。一。般。祇。顧。對。村。裏。發。砲。誰。也。沒。想。到。村。裏。的。人。竟。不。怕。砲。彈。厲。害。從。兩。旁。山。脚。下。包。抄。

到村口才齊吶一聲喊衝殺出來。勇敢會把勢的當先官兵措手不及。砲身又笨重。非常慌忙之際。那裏能掉轉口徑來開放村中農民爲自救生命財產。又拿官兵當兇惡的虎狼一般看待。既殺到了跟前。自然勇氣百倍。好一場惡鬥。直殺得一營官兵七零八落的奔逃。帶來屠村的十幾尊大砲。固是一尊也沒有搬去。就是各兵士手中的武器和頭上的包巾。身上的號掛也遺棄得滿地皆是。這一次的官兵決鬥。可算是農民大獲全勝了。官兵光着身子逃跑。曾彭壽不許衆人追趕。衆人爭着拾起遺棄的衣巾器械。都興高采烈的到會彭壽跟前報功。並各自誇張如何動手與官兵相打的情形。曾彭壽祇得向大衆慰勞了一番。說道：「我們這一村都是安分的良民。實在料不到會鬧出今日這樣的大禍亂來。今日來的官兵。雖被我們打跑了。但是我們謀反的罪名也就因此成爲鐵案了。我們此刻大家都在這罪名底下。我仔細思量。惟有一條生路可走。仍得要大家努力才可望保全這一村人的性命。那一條生路呢？就是一面推舉幾個正派紳士。星夜趕到省城去。向巡撫部院呈訴全村被冤抑的情由。求替全村人作主。就須多使費些也說不得。一面仍須大家齊心協力的防守。此回的官兵敗去自

免。不。了。跟。着。又。有。兵。來。我。們。若。不。趁。早。安。排。如。何。防。守。終。不。免。同。歸。於。盡。我。們。這。幾。百。人。從。此。以。後。非。等。到。這。禍。事。已。了。斷。不。能。各。自。分。開。回。家。要。死。也。大。家。死。在。一。塊。的。痛。快。些。中。有。兩。個。鄉。紳。說。道。亂。子。已。鬧。到。這。們。大。了。不。是。一。個。人。一。家。人。的。事。不。過。事。情。是。由。曾。家。引。出。來。的。這。白。塔。澗。一。帶。也。祇。有。曾。家。最。富。我。們。此。時。在。這。村。口。議。論。不。出。甚。麼。防。守。的。方。法。來。且。大。家。回。到。曾。家。去。商。議。今。日。是。決。沒。有。官。兵。再。來。的。了。衆。人。同。聲。應。好。於。是。一。窩。蜂。的。擁。到。曾。家。當。下。幾。個。鄉。紳。計。議。了。一。陣。分。派。某。人。去。縣。裏。探。聽。消。息。某。人。去。省。裏。呈。訴。情。由。並。設。備。種。種。防。守。的。器。具。祇。不。敢。使。用。官。兵。遺。棄。下。來。的。大。礮。恐。怕。打。死。多。少。官。兵。亂。子。益。發。鬧。大。了。不。可。收。拾。分。佈。防。守。的。人。已。經。調。撥。停。當。了。曾。彭。壽。思。量。這。事。鬧。到。結。果。無。論。湖。南。巡。撫。如。何。肯。原。諒。白。塔。澗。農。民。的。心。跡。替。農。民。作。主。但。他。覺。得。自。己。是。這。案。的。禍。首。罪。魁。是。萬。不。能。徼。倖。免。罪。的。若。趁。這。時。候。祇。圖。自。己。高。飛。遠。走。雖。不。見。得。走。不。掉。不。過。他。心。想。爲。我。自。己。一。個。人。已。害。得。全。村。的。人。受。拖。累。於。今。全。村。的。人。都。願。盡。力。救。護。村。莊。並。聽。我。的。號。令。我。反。趁。這。官。兵。不。到。的。時。候。撇。下。他。們。跑。了。問。心。也。太。過。不。去。祇。是。我。不。趁。這。時。逃。跑。事。情。弄。到。結。果。全。村。的。人。都。

可。望。開。脫。惟。我。一。家。是。絕。無。開。脫。之。望。的。我。既。沒。有。兄。弟。又。祇。有。一。個。年。才。三。歲。的。兒。子。若。死。守。在。這。裏。必。是。父。子。同。歸。於。盡。我。曾。家。的。嗣。續。從。此。而。斬。這。却。如。何。使。得。呢。我。於。今。既。不。能。逃。走。這。三。歲。的。兒。子。和。他。母。親。留。在。此。地。也。沒。用。處。不。如。教。劉。貴。護。着。他。同。子。趁。這。時。候。逃。出。去。徼。天。之。幸。我。能。保。得。住。性。命。事。後。不。難。夫。妻。父。子。再。圖。團。聚。卽。不。幸。能。留。着。一。點。後。裔。也。可。以。存。曾。家。的。血。祀。曾。彭。壽。心。中。如。此。計。議。妥。當。遂。對。他。妻。子。劉。氏。及。劉。貴。成。章。甫。幾。個。親。人。說。明。了。他。自。己。這。般。計。算。劉。貴。卽。拍。着。胸。膛。說。道。我。原。是。要。請。老。爺。帶。着。太。太。和。少。爺。逃。往。別。處。去。的。那。時。老。爺。不。肯。此。時。又。聞。了。這。一。回。大。亂。子。全。村。的。人。都。來。這。裏。聽。候。老。爺。的。號。令。老。爺。若。忽。然。在。這。時。候。逃。走。情。理。上。也。是。有。些。說。不。過。去。太。太。少。爺。一。點。兒。事。不。能。做。本。來。可。以。不。必。在。這。裏。擔。驚。受。怕。我。受。了。老。爺。太。太。的。大。恩。我。應。該。拚。命。保。護。太。太。少。爺。出。去。祇。候。老。爺。吩。咐。向。那。方。逃。走。曾。彭。壽。還。在。躊。躇。劉。氏。已。流。淚。說。道。若。是。老。爺。同。逃。那。怕。天。涯。地。角。我。也。得。跟。着。逃。去。於。今。老。爺。在。這。九。死。一。生。的。地。方。不。忍。撇。下。全。村。的。人。逃。跑。我。難。道。是。鐵。石。心。腸。就。忍。撇。下。老。爺。逃。跑。嗎。我。甯。死。決。不。離。開。老。爺。一。步。劉。氏。說。到。這。裏。劉。貴。的。妻。子。也。走。過。來。說。

道我在太太跟前伺候了這們多年。太太逃到甚麼地方，我也得跟到甚麼地方。曾彭壽向劉氏說道：你撇下我，我不與我撇下。全村人走相同，全村人爲我受累。我倒祇圖脫身，事外這是於情理都說不過去的。我教你走一則，因我家的嗣續不能斷絕，你母子離開這凶多吉少之地，可以存我家血祀。二則，因你母子在此，不但不能幫着做甚麼事，反分了我的心思。你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不可如此固執。劉氏哭道：不論你如何說，我祇知道你在那裏，我跟着在那裏，便有刀架在我頸上，我也決不走開。曾彭壽道：你是這們固執，我家的嗣續不因此絕滅了嗎？劉氏毅然決然說道：我家若應該因此絕嗣，我就依你的話逃出去。這一尺來長的兒子，也不見得便能養大成人。如果這兒子命不該死，他於今也有了三歲，早已不吸乳了，隨便託一個可靠的人帶出去撫養，也不一定。要有母親才能養活，總之我兒子可以不在我跟前，我不能不在你跟前。成章甫知道劉氏是個三貞九烈的婦人，斷不肯撇了丈夫自顧逃命的。聽了劉氏的話，便對曾彭壽說道：嫂嫂既如此義烈存心，自是勉強不得。祇要有可靠的人能將這孩子付託給他逃出去撫養，你夫婦的心願也就能達到了。曾彭壽點了點頭道：我身邊可

靠的人本不止劉貴一個。惟是心地純潔，能始終不變，可以受我這般重託的，僅有劉貴一個。我可放心，却不知劉貴願意受我這種付託麼？劉貴怔了一怔，才說道：「老爺知道我是個極粗極笨的人，老爺有甚麼驅使，不怕是上刀山下油鍋，我都不放在心上。但是少爺還止有三歲，雖說早已能吃飯了，究竟不能和長大了的人一樣。這回逃出去好便，不久仍可回來。萬一不幸，這擔負就完全在我身上。我不是畏難推諉所慮的，就是我非精細人，若將少爺撫養不得法，怎麼對得起老爺太太呢？這豈是一件小可的事？有太太同走，我祇專心伺候你老人家，固可放心。我自己也實在有把握，教我一口擔負撫養少爺的事，就得求老爺太太和表老爺再行斟酌。曾彭壽道：「這何須斟酌？凡事盡人力，以聽天命。你能養活這孩子的一條性命，不凍死，不餓死，使他長大成人，再將今日以前的種種情形告知他，使他知道他自己的來歷，你身上的擔負便沒有了。你能答應我，我再有話和你說。劉貴略低頭想了一想，慨然說道：「老爺太太祇有少爺這點親骨肉，於今處在危難的時候，太太又立志不與老爺離開，我從小受老爺太太的大恩，此時若不答應，也再找不出可以付託的人。我盡我的心力，暫時救少爺逃

出。去。要。緊。至。於。將。來。伺。候。少。爺。長。大。成。人。的。話。此。時。還。用。不。着。說。因。爲。這。回。的。亂。子。原。不。是。老。爺。有。甚。麼。犯。法。的。行。動。完。全。由。於。有。人。從。中。陷。害。老。爺。世。間。冤。枉。的。事。終。久。有。明。白。的。時。候。祇。要。弄。明。白。了。便。不。干。老。爺。的。事。至。多。一。年。半。載。此。事。總。有。了。結。之。時。我。同。少。爺。暫。時。祇。須。逃。出。桃。源。縣。境。打。聽。得。事。情。了。結。卽。可。送。少。爺。回。來。會。彭。壽。揚。手。止。住。劉。貴。說。道。巴。不。得。祖。宗。有。靈。神。明。庇。佑。能。如。你。這。樣。心。願。但。我。決。不。敢。存。此。想。望。因。爲。廣。德。真。人。早。已。向。我。說。過。這。一。村。的。大。劫。是。數。由。前。定。神。力。都。無。可。挽。回。的。不。過。這。些。話。現。在。也。毋。庸。說。了。我。也。不。因。有。這。種。定。數。便。不。努。力。自。救。你。既。答。應。我。帶。這。孩。子。逃。出。去。這。事。關。係。我。曾。家。的。宗。嗣。不。比。等。閒。我。就。此。拜。託。你。了。說。着。朝。劉。貴。拜。了。下。去。嚇。得。劉。貴。往。旁。邊。便。跑。成。章。甫。拉。住。說。道。你。受。他。的。重。託。他。應。得。拜。謝。你。曾。彭。壽。起。來。隨。手。拖。了。把。椅。子。拉。劉。貴。坐。下。道。我。和。你。從。小。在。一。塊。兒。長。大。名。雖。主。僕。實。則。和。兄。弟。一。樣。祇。是。究。竟。還。存。了。個。主。僕。的。名。分。自。今。日。起。不。但。主。僕。的。名。義。應。得。消。滅。這。孩。子。託。你。帶。出。去。並。得。求。你。認。他。做。你。自。己。的。兒。子。劉。貴。失。聲。說。道。阿。彌。陀。佛。折。殺。我。了。曾。彭。壽。道。不。是。這。般。說。法。一。則。這。孩。子。此。番。託。你。帶。着。逃。出。去。他。父。母。有。不。有。重。逢。之。日。

得聽天命。你心中若尙存着認他是小主人的念頭，非特養育督責不便，在外人看了也無端要惹多少麻煩。二則他從茲受你撫養，也應將你作父親尊敬，才是道理。這孩子祇得三歲，並沒給他取乳名。因這裏的習慣，小孩初生都順口叫毛兒。家裏用人叫毛少爺。這孩子也就是這般。叫到今日，此刻他要離開他親生父母了，我得替他取個名字。我已思量妥當了，取名叫做服籌衣服。的服字，籌算的籌字，你須記着。雖是這服籌兩字，却含了報復仇讎的意思。在內得神明庇佑，服籌能長大成人了。請你相機將這復仇的意思教給他，畢竟教他復甚麼仇呢。這得請我表老爺詳細說給你聽。於今外面知道的人大約已不少了，祇是究不如表老爺在縣裏打聽得確實。成章甫緊接着說道：朱宗琪和曾家有嫌隙，劉貴是早已知道的。平時但是可以使曾家吃虧的事，他無不從中挑撥，主使不過這回他所用的手段太惡毒了些。受害的不僅曾家，白塔澗一帶的人若知道這回亂子內裏的情由，都應得吃朱宗琪的肉才甘心。你成天的在外面跑，你可知道這回的大禍完全是由朱宗琪一人造成的麼？劉貴搖頭道：我祇聽說朱家因被強盜搶劫之後，朱宗琪對人說這白塔澗不能住了，幾十年不曾出過。

竊案的於今竟有強盜出來了。這地方還能住家嗎？隨卽就把全家搬到桃源縣城裏去了。我想朱宗琪不在白塔澗住家，從前和我家雖有些嫌隙，那不過爲些零星小事，並無深仇大恨，何至於就造這們大的孽呢？成章甫笑道：朱家的田產都在白塔澗一帶，暫時搬到縣城裏去，就可算是不住在這裏了嗎？他不爲要造這們大的孽，也用不着搬全家到縣城裏去住了呢？我在縣裏探聽得仔細，朱宗琪近來坐守在縣衙裏，專一刁唆，朱知縣陷害你主人，朱知縣本來是沒主張的人，祇要撈得着錢，甚麼事都能做你主人吃虧，在曾百萬三個字上，平日爲人又老實，又不走動官府，在這天高皇帝遠的桃源縣，所以朱知縣敢聽朱宗琪的話，想借這藏匿妖人謀爲不軌的大罪名，在你主人身上發一筆大橫財，却並沒有害你主人性命的意思，沒想到捕快到這裏來，無端鬧出半途劫犯打死公差的亂子，朱知縣見弄假成真，倒嚇了一跳，已後悔不該聽信朱宗琪的話，恐怕有礙他自己的前程，誰知朱宗琪一聽了劫犯殺差的消息，反喜得甚麼似的，說這正是曾彭壽謀爲不軌的鐵證，竭力慫恿朱知縣請大兵前來捕剿統兵的，是一個姓武的游擊，我並探得朱宗琪在武游擊朱知縣二人跟前獻計。

說白塔澗一帶的農民十有八九是會百萬家的佃戶。入了哥老會的也十居八九。平日種田之外都是專練武藝。練武的教師盡是會百萬家蓄養在家的武士。其中還聽說有不少的江洋大盜。所以教出來的武藝很可驚人。用兵去圍剿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次祇有十幾名捕快。又沒有準備。他們竟有拒捕的膽量。被他們打得落花流水。回來倒不算事。於今勞師動衆去剿這一點點麼小醜。理應可以一鼓蕩平。但是會逆武勇絕倫。逆黨又都兇悍。若稍失之大意。後患便不堪設想了。那白塔澗一帶的形勢。我非常熟悉。村裏農民出入祇有一條大路。村口就是白塔豎立的所在。祇須將村口堵住。用大砲向村裏衝放。就可以聚而殲之了。任憑會逆如何武勇。逆黨如何兇悍。一遇這無情的炮火。也就沒有他們施展的分兒了。朱宗琪獻了這個惡毒計策。武游擊朱知縣都稱贊不已。在朱宗琪何嘗不知道會家並沒有甚麼武士。白塔澗的農民也沒有專練武藝的。其所以要這們虛張聲勢的緣故。就因為恐怕大兵一來。村裏的人不敢反抗。竟將你主人和一千農民辦到了案。除殺捕刦犯以外。尋不出謀爲不軌的證據。這種大逆不道的案子。非同小可。萬不能由桃源縣一手遮天的。媽媽糊糊。

辦了完事必得詳解上去。三推五問如根問朱宗琪挾嫌陷害與朱知縣狼狽爲奸。激成民變的情節來不是害你主人沒害成反害了他們自己嗎。朱宗琪料定村裏的人不敢反抗以爲祇一陣大炮一個個衝成了肉泥。你主人的百萬家私他和朱知縣便可以爲所欲爲不愁有活口與他對質了。他那裏料得到這樣惡毒的計策仍歸無用呢。此後他再怎生設計須我再。去縣裏打聽我們於今已成了騎虎之勢。桃源縣若不逼迫我們不糊裏糊塗的要我們性命。我們本來都是馴良百姓決不違抗他。好在此刻已推舉了幾個正紳去省城裏聲訴去了。若再和他這番一般的不由分說開礮就打我們左右是免不了一死爲甚。麼不和他們拚一拚呢。你此時承受你主人主母的託付將少爺抱着逃出去。切不可在桃源的周圍鄰縣停留久住。最好是就此離開湖南省的境界。免得萬一落到仇家眼裏。又擔兇險。你雖在外省家鄉的情形沒有完全打聽不着的。到可以回來的時候。你自知道帶你少爺回來。所慮就是朱宗琪那惡賊刁鑽狠毒。我們到底弄不過他。那麼就非待少爺長大已有報仇的力量不能輕易回來。你祇記着我方才所說的情形。看時機告知你少爺。並勸他以報仇爲志。便了成。

章甫在說這一大段話的時候，劉氏已替剛才取名服籌的三歲小孩更換了一身破舊衣服。因為曾彭壽夫婦祇有服籌這一個兒子，異常鍾愛。家中富足有的，是綾羅綢緞服籌自出娘胎起，無一日不是遍身綾錦。平時在這種富足的人家身上，無論如何穿着得華麗，在保母或自己母親手裏抱着，旁邊看見的人，不過隨便望兩眼，知道是富家的小孩子罷了。沒人特別注意。此時却由當差的抱着去逃難。若一般的穿着得花團錦簇，必易惹人盤詰。劉氏替服籌打扮之後，家人骨肉死別生離，就在俄頃，自免不有一番悲哀號哭。曾彭壽也揮了幾點眼淚，向劉貴說道：「金銀珠寶等類，值錢的東西帶多了，在身上一則累墜走不動，二則反為惹禍。祇能略帶些兒盤纏。我家有一件傳家之寶，須得帶去，以便後日有個紀念。要知是件甚麼東西，待下回分解。」

第六回 玉玦金環長離而去 敝衣惡食旁觀不平

話說曾彭壽對劉貴說道：「我曾家幾代傳下來，必須寶貴的物件，就祇一雙玉玦，廣德真人曾有大恩於我。臨別的時候，我送了一片給他。老人家還有一片在這裏。本來須等待服籌成人，能經管家政的時候，才傳給他的。於今是等不得了，連同服籌一并付

託給你望你慎重保守不可半途遺失了說時解開外衣從胸前貼肉的一個衣袋內掏出那玉玦來很鄭重的遞給劉貴劉氏也同時從臂膊上捋下一對金鐲給劉貴道這一對金鐲值不了甚麼不過還是我賠嫁來的那時我住在常德所以這金鐲裏面有常德聚寶銀樓的印子你可套在臂膊上以防有緩急需用的時候若能留待服籌成人時傳給他也是一點兒遺念劉貴都收了藏在貼肉之處剛待拜別曾彭壽夫婦抱服籌逃走祇見一個當差的立在房門口形色驚慌的說道請老爺快出去不知從那裏來的一羣大漢甚麼人也阻擋不住直衝進大門來了成章甫接口問道來人都帶了兵器沒有當差的道各人都帶有短兵器綁在包袱上兩手是空着的曾彭壽聽了驚詫道防守村口的人幹甚麼事的爲何沒有通報便直進了我的大門旋說旋向劉貴揮手道快抱服籌走罷不問外面來的是誰終是凶多吉少的曾彭壽望着劉貴含淚抱起服籌從後門走出去了才折身出來祇見一羣彪形大漢約有二三十人一個色的青衣青褲青布裹頭草鞋套脚排立在大廳上個個精神抖擻氣宇軒昂却沒一個人走動也沒一個人開口說話都挺胸豎脊的站着連左右也不亂望一眼曾彭壽

初聽得當差的報告的時候心裏還有些疑惑是官府派來辦這案的人及見了這般情形雖知道不是官府方面派來的然也看不出是一羣甚麼人來此何幹的祇得大踏步上前想問個來歷忽有一個年約二十歲書生模樣的少年從大漢隊中走出來迎着曾彭壽拱手道久仰老大哥豪俠的威名時常想來親近無奈沒有機緣不敢冒昧進見直到今日才得遂兄弟的心願兄弟姓李單名一曠字在辰永榔桂各府屬薄有聲名承那一帶的兄弟們不嫌我少不更事推我爲首我也祇得勉強替衆弟兄效勞前日有在桃源縣內的弟兄星夜前來敝處報信說老大哥橫被冤抑白塔澗全村的弟兄們性命危在旦夕兄弟思量上天有好生之德螻蟻尙且貪生全村男女老幼一千數百條性命豈可平白無辜的斷送在強盜不如的官府手裏而見弟袖手旁觀不來相救並且這白塔澗地方在兄弟手下的男女共有三四百人有十分之八是老大哥的佃戶平時感老大哥的德化從來不肯非分胡爲祇要有一個死在官兵手中我便對不起辰永榔桂各府屬的衆弟兄因此這消息一來兄弟來不及等待傳齊各屬先帶了常在跟前的二十幾位弟兄連夜趕到這裏來臨動身的時候已

派遣了四班人晝夜兼程去各屬送信。不論次序誰先得着兄弟的信，便誰先動身到此地來相助。一臂之力，兄弟方才已在村口及村內各處巡視了一遍。足見老大哥知兵善戰，調度有方。不過村口防守的人太單薄，且沒有防守的器具。全靠人力，是可一不可再的。兄弟對於守險以及攻城的器具，平時略有心得，可繪出圖形來，教木匠鐵匠趕造幾件出來，應用可省多少人力。這村裏的人數有限，官兵一到，祇有滅沒有加。若不仗着厲害的器具幫助防守，人力終有窮盡的時候。不知尊意以爲何如？曾彭壽聽完了這一大篇話，口裏祇好唯唯應是。心中却暗自思量道：我這白塔澗抗拒官兵，並不是有意造反。不過一面自救性命產業，一面仍舉紳士去省裏呈訴冤抑情由。這李曠我雖不曾見過，但他的聲名連三歲小孩也知道。他是一個哥老會的大頭目，湖南撫臺懸一萬串錢的賞捉，拿他没人能將他拿住。他的本領究竟怎樣，我不知道。然看他這一點點年紀，這一點點身材，居然能使辰永郴桂各府縣的哥老會都俯首願聽。他的號令推他爲頭目，可見得他的本領必不等閒。就是這二十幾個，懽懽氣揚揚如金剛一般的大漢，要使他們受指揮號令，也就不是沒有大本領的人所能做到。

的現在哥老會極多。如果各屬府縣的會黨都能聽這李曠的號令。同來白塔澗。抵抗官兵。是不愁打官兵。不過的。但是我們並不存心造反。祇求保全這村裏人的性命產業。至於他們哥老會。平日本來多是不安分的人。若和他們做一塊兒。鬧起來。就說不定鬧成一個甚麼樣的結局。祇是於今。既承他們的好意。星夜前來相救。而我們又正在進退爲難的時候。待不受他們的幫助。罷這村裏就有好幾百是哥老會中的人。我們不能不許他救他自己的人。更不能離開他們。逃往別處。受他們的幫助。這亂子便越鬧越大了。曾彭壽心裏正這們躊躇。李曠似乎已明白了。曾彭壽爲難的意思。卽挺了胸膛。說道。老大哥不用如此躊躇。事情已弄到了大衆的生死關頭。還用得着多少顧慮嗎。兄弟平日與老大哥少親近。老大哥便知道我李曠也不過僅知道姓名。和知道。我李曠是哥老會的頭目罷了。至於我李曠究竟是個何等樣的人。原來是幹甚麼事出身的。斷不知道。老大哥若能知道我的生平。就能知道我。雖是哥老會的大頭目。却不與尋常哥老會的頭目一例。行爲我這番不辭辛苦。遠道奔來。用意祇在救出我會中弟兄。不屈死在官府手裏。如到了緊要的時候。我李曠的性命可以不顧不妨。

挺身到案。就憑我李曠這個名字，也能替衆弟兄擔當多少罪名。在此刻的官府，但求有人能將我李曠辦到案。其餘一切的事都好商量。我李曠本是早已應該死的人。就因託哥老會的福，得活到今日，並受會中弟兄這般推崇。所以我的心中，除了時刻思量如何替會中衆弟兄出力，使大家都得過安樂日子，而外，甚麼念頭也沒有。我現在既經到這裏來了，老大哥能相信我很好，大家合力同心，幹下去。若不相信，我也不勉強。老大哥儘管請便。李曠說這段話的時候，激昂慷慨，斬截異常。彭壽不由得連連作揖，說道：「兄弟正苦沒人幫助，事已成了騎虎之勢，欲罷不能，難得有衆英雄拔刀相救。方且感激不暇，那有不相信的道理。此地不便商議，事項請進裏面，由兄弟邀集各紳耆來聽候指教。曾彭壽當即教當差的好生招待。這二十多個大漢，自己和成章甫引李曠入內室計議。一切應付官府方法，這李曠和二十幾個大漢，突如其來，在諸位看官們心理中，必然都覺得十分詫異。不但覺得這李曠一千人來的詫異，必然連那廣德真人種種神出鬼沒的舉動和殺捕劫犯時候，從白塔頂上飛身撲下的三個少年敲鑼聚衆的幾個，後來不知去向的人，以及從懷中掏銀子替劉貴賠償損失的那

少年在此刻在下還不會交代明白。以前也都是使看官們納悶的。諸位不用悶破了肚皮。到了必須交代的時候。在下自不能和現在那些有大軍閥做護身符的廳長局長一樣貪戀肥缺。在應辦移交的時候。抗不交代。於今且將這李曠的來歷表明出來。諸位便知端的了。不過要表明李曠的來歷。須從李曠的父親寫起。李曠的父親名叔和。是一個極精明能幹的讀書人。胸中非常淵博。祇是從十八歲上進了一個學。之後三回五次觀場。不曾中得個舉人。學問才情都好的人。當然不甘埋沒。便變賣了家中田產。捐了一個知縣。在南京候補。因為他辦事能幹。很能得上司的歡心。一個候補知縣的前程。在南京城裏要算不了甚麼。祇是李叔和就爲辦了幾件出力討好的差。使得了上司的賞識。在當時一般候補知縣當中。沒有比李叔和再紅的了。人在走紅運的時候。趨奉的人自然很多。在許多趨奉李叔和的人當中。有一個姓劉名達的。四川人。也是一個候補知縣。爲人粗鄙惡俗。一句書也不會讀過。除巴結賚緣外。一無所長。劉達三初次與李叔和見面談話。李叔和就極瞧他不起。存心不和他接近。無奈劉達三却是真心要巴結李叔和。凡是可以討李叔和歡喜的。無所不至。遇了上司委任。

李叔和去辦甚麼案件。劉達三最肯竭力幫助貼錢勞力。皆所不計。劉達三跟前有幾個當差的。倒是個個機警。個個老練。不問如何難辦的案件。有劉達三幾個當差的出面承當去辦。終得辦出一點兒眉目。那幾個當差的也都是四川人。據劉達三說是從小時候就帶在跟前。長大的主僕的感情融洽。所以有差遣。雖赴湯蹈火不辭。李叔和因此很注意觀察他主僕的情形。實在和普通官場中的主僕不同。絲毫沒有官場習氣。有時劉達三做錯了甚麼事。當差的竟當面批評。不是劉達三也無可如何。劉達三在南京雖不曾得過差事。使費却很闊綽。起居服御就是走紅的時候。補道也不及他的排場。他的住處與李叔和緊鄰。李叔和每得了爲難的差事。他必悄悄的打發當差的去辦。得有些兒頭緒了。他才親自到李叔和跟前來獻殷勤。李叔和之所以能得上司的歡心。雖由於本人的才情學問。而得劉達三暗中幫助的好處也。委實不少。劉達三既存心是這們巴結李叔和。久而久之。李叔和自不覺得劉達三粗鄙惡俗了。有時上司委任李叔和辦案。李叔和估料這案非劉達三辦不了。便索性保舉劉達三去辦。不埋沒他的功勞。漸漸劉達三也在上司跟前紅起來了。二人益發親密。內眷也往來如

一家人那時李曠才十歲李叔和親自帶在身邊教讀李曠生得聰穎異常凡見過他的無不稱爲神童劉達三有個女兒名婉貞比李曠小三歲也生得玲瓏嬌小十分可愛祇是親生母早已去世由繼母撫養他這繼母原是南京有名的妓女張金玉劉達三在正室未死以前討來做妾正室死後卽行扶正了李曠的母親因見劉婉貞沒親娘撫養繼母又是妓女出身不是知痛識癢的人甚爲憐愛時常將婉貞接到家中住三五個月婉貞也在李家住慣了輕易不肯回張金玉面前去劉達三本是極力想巴結李叔和的人看了這情形巴不得將婉貞許給李曠遂託人出來作合李叔和雖不大願意然因自己太太鍾愛婉貞而劉達三託出來作合的人又是有些面子的官場中照例都拿女兒做人情李叔和遂也不認真反對這親事祇要李叔和反對自無不妥協之理劉李兩家旣成了兒女之親彼此更和一家人相似做官也互相照應劉達三最會辦理盜賊案件自從得李叔和保薦辦過幾樁案件以後上司異常賞識他那時各處發生的盜匪案子極多非劉達三辦誰也辦不了這們一來劉達三的名轉在李叔和之上了李叔和倒也不在意這年南京發生了瘟疫劉李兩家的人都

傳染了李叔和夫婦的身體本來都不甚強實瘟疫一傳染上身不到幾日工夫李叔和竟撇下妻兒死了李叔和的太太已在危急之中又因哭夫哀痛過度壽命有限也祇得撇下才十來歲的弱子相隨他丈夫於九泉之下去了李叔和在南京候補雖然能得上司的歡心却不曾得過實缺也沒幹過大撈錢的差事那時候補的官員照例多是空關架子留得本人在到處可以活動外人看不破他們的實在底蘊祇要本人一去世外邊不但挪移不動討債的且立時紛至沓來李叔和在日自信是個能員抱負着很遠大的希望平日小差事弄來的小錢隨到隨用還不夠使費並虧了幾千兩銀子的債這一旦死下來教他太太如何能擔負得起他太太跟着一死李曠更是無依無賴人生悲慘的境地至此也算達於極處了當李叔和將要斷氣的時候打發人去隔壁請劉達三過來劉達三正在拾奪行裝說上司委了一件緊急的差使即刻就要動身行色忽忽的走到李叔和床前才握住李叔和的手待說幾句安慰的話張金玉已遺當差的過來催促道院裏又打發人來傳了請老爺快去劉達三祇急得跺脚道這玩意真不是人幹的連平生至好的朋友在死別生離的時候想說幾句話的

工夫都抽不出來。好好我上去一趟。再來。李叔和知道上司的差使要緊。不敢說甚麼。祇得睜著失望的眼。看著劉達三走了。劉達三這一去。就好幾日不回來。李叔和死後。李太太又教人去請張金玉。回說已出差去了。直至李太太死的時候。劉達三還不曾回家。劉婉貞平時每日必到李家來玩耍的。至此也不見過來了。祇張金玉代表劉達三到李叔和靈前弔奠了一番。李太太死後。連這番手續也沒有了。還虧得李叔和在時交遊寬廣。並有幾個同鄉的人。照應才將他夫妻兩具靈柩暫時寄停在他同鄉會館中。準備他日搬回原籍安葬。劉達三在李家喪事完全辦妥之後。才回也不問起李曠的生活狀況。李家原有的跟隨祇有兩個。是李叔和由原籍帶出來的。才等到喪事辦了纔去。以外的都在李太太沒有咽氣的時候。早就各散五方了。僅剩下一個平日在李家看門的張陞。因已有五十來歲了。無處謀生。不肯自行投奔他處。李曠的食宿就賴這張陞照顧。張陞是南京人。無妻無子。然一身。因他一生對人和氣。終日是滿臉帶笑。沒人見過他惱怒的樣子。南京認識他的人都替他取個綽號。叫做張大和合。李叔和候補多年。雖沒有蓄積。然家中的衣服器具。以及李太太的首飾。本來也夠李

曠和張陞數年吃著無奈叔和夫婦都死李曠幼不更事內外全沒個人照管偷的偷冒的冒喪事一過李曠主僕就衣食不周全了有幾個平日與李叔和感情還好的同鄉看了這情形都罵劉達三太沒有人心應該將女婿李曠接在家中教養劉達三當日向李叔和要求結親的時候曾託了兩個有些面子的同鄉出頭作合這時那兩個作合的人因聽了外面責備劉達三的議論也是覺得劉達三太薄情了勸劉達三顧全自己顏面將李曠留養在家好生教督劉達三一時說不出悔婚的話來祇得把李曠接到家中張陞也留在家裏繼續替劉家看守大門祇是李曠雖到了劉家住著劉達三却借口避嫌不許李曠到上房裏走動劉達三是不斷有差事的人在家裏的時候很少卽偶然回家也不許李曠進見李曠既不能到上房走動起居飲食當然都在外面和劉家底下人在一塊衣服更沒人縫製給他穿初到劉家的時候還從有家中帶來的衣服可以敷衍住到一年以後童年身體發育極快原有的已不能穿了因劉達三張金玉都不肯做給他他就祇得不顧短小和破舊勉強遮掩著身體名義雖是劉家的姑少爺形像簡直與一個叫化子無甚區別劉達三恐怕他走到外面去給同鄉

的。瞧。見。了。又。來。責。備。叮。囑。當。差。的。和。張。陞。不。許。李。曠。出。大。門。若。有。客。來。了。須。監。守。在。沒。人。的。地。方。不。許。在。出。入。經。由。之。處。露。眼。李。曠。本。是。生。性。很。聰。明。的。人。在。劉。家。受。這。種。待。遇。心。裏。自。是。忿。恨。極。了。但。是。他。這。時。的。年。紀。才。得。十。零。歲。既。沒。有。自。謀。生。活。的。能。力。又。沒。有。可。以。投。奔。的。所。在。張。陞。雖。是。跟。着。他。到。劉。家。來。的。人。然。年。老。沒。有。能。爲。不。過。良。心。上。覺。得。劉。達。三。的。待。遇。不。對。而。已。補。救。的。辦。法。是。一。點。也。想。不。出。來。劉。家。當。差。的。當。中。有。一。個。姓。何。名。壽。山。的。才。到。劉。家。來。不。久。劉。達。三。還。似。乎。不。甚。信。用。他。不。大。差。遣。他。去。幹。緊。要。的。事。也。是。不。許。到。上。房。裏。走。動。終。日。祇。在。外。面。和。李。曠。做。一。塊。夜。間。也。同。睡。在。一。間。房。內。這。日。何。壽。山。忽。向。李。曠。問。道。怎。麼。這。裏。的。人。都。稱。你。姑。少。爺。你。到。底。是。那。一。門。的。姑。少。爺。却。住。在。這。裏。李。曠。笑。道。自。然。就。是。這。裏。的。姑。少。爺。還。有。別。人。家。的。姑。少。爺。住。到。這。裏。來。的。道。理。麼。何。壽。山。做。出。詫。異。的。樣。子。說。道。哎。呀。真。的。嗎。你。爲。甚。麼。穿。這。們。不。堪。的。衣。服。呢。李。曠。道。這。裏。的。姑。少。爺。應。該。穿。甚。麼。衣。服。我。這。衣。服。怎。麼。不。堪。何。壽。山。道。這。倒。沒。有。一。定。不。過。據。我。想。你。既。確。是。這。裏。的。姑。少。爺。就。不。應。該。和。我。們。做。一。塊。兒。睡。覺。一。塊。兒。吃。飯。並。且。你。身。上。穿。的。這。們。破。舊。不。堪。老。爺。的。面。子。上。也。應。該。有。些。難。爲。

情老爺又不是沒有錢爲甚麼這們不把你當人呢你家住在那裏家中沒有人了嗎李曠聽了不做聲何壽山見李曠不做聲卽湊近身握住李曠的手說道我初到這裏不久不知道你是這裏甚麼人以爲不過是老爺本家的窮親戚在這裏吃點兒伴飯罷了後來聽得大家都叫你姑少爺我心裏就疑惑老爺如何會有這樣狼狽不堪的女婿問同事的又不肯說所以忍不住當面問你畢竟是怎麼一回事我看你在這裏的神情像是心裏很受委屈的樣子你果是這裏的女婿受這種待遇也不怪你心裏委屈不但你委屈連我心裏都代替委屈你自己家裏在甚麼地方家中還有些甚麼人不妨說給我聽我若能冇法子替你出氣必竭力幫你的忙我是因爲見了不平才這們對你說李曠翻起兩眼望着何壽山半晌淚如泉湧何壽山反笑起來說道哭些甚麼快說給我聽我好替你想法子李曠硬着嗓音答道我若是還有家家裏還有人也不在這裏吃這碗伴飯了何壽山道你既沒有家沒有人是誰替你定親的呢我家老爺又怎麼肯把小姐許給你呢李曠將劉家託人作合以及自己父母遭癩疫病死的情形說了一遍何壽山聽罷躊躇了一會問道這委屈你願意長久受下去麼

李曠道：誰願意長久受這委屈？但是有甚麼法子使我不受呢？何壽山道：你果真心不願受委屈，我倒有法子。不過這頭親事，你願意割捨不願意呢？李曠道：這如何由得我？願意不願意，你老爺待我的情形，你是知道的。我就不願意割捨，又有甚用處？何壽山搖頭道：那却不然。我問你這話，自有我的道理。你願意不願意，祇管老實對我說。願意割捨，有願意割捨的做法；不願意割捨，有不願意割捨的做法。我因為看了你在這裏的情形，代你不平，才打算替你出氣。既是要替你出氣，自然應依你自己的心願行事。我才來這裏，不久不知道你和這裏小姐的情意如何？你們是從小在一塊兒，厮混的人，或者兩下的情意很好，本不願意割捨。祇以迫於境遇，不能如願，我既幫你，就得盡力成全你們的心願。你不妨老實說出來。李曠道：我現在倒不覺得怎樣了。因為不和他在一塊兒玩耍的日子，已經久了。當我父母才死的時候，他忽然不到我家去了。我心裏實不免有些想念他。我自從到這裏來，祇與他見過一次，才說了幾句話，就被他母親叫喚進去了。後來聽得說他為和我說話挨了一頓毒打，自後我便見了他。祇作沒看見，連忙躲避。何壽山聽到這裏，卽連連點頭道：我明白了。這事本來不能怪小

姐。祇。是。你。在。劉。家。做。女。壻。也。有。這。們。久。了。你。可。知。道。劉。達。三。是。何。等。人。麼。李。曠。見。何。壽。山。直。呼。劉。達。三。並。現。出。極。輕。侮。的。神。氣。不。由。得。現。出。極。詫。異。的。聲。音。問。道。他。不。是。在。這。裏。候。補。的。嗎。何。壽。山。道。候。補。自。是。在。這。裏。候。補。不。過。他。的。出。身。怎。樣。你。恐。怕。不。知。道。不。但。你。不。知。道。你。父。親。當。日。和。他。要。好。也。未。必。知。道。若。真。能。知。道。他。的。出。身。我。想。決。不。至。肯。與。他。家。結。親。他。原。是。哥。老。會。的。頭。目。在。湖。南。四。川。兩。省。的。勢。力。很。大。他。捐。官。到。南。京。候。補。用。費。都。是。兩。省。弟。兄。湊。集。起。來。的。他。當。日。要。捐。官。出。來。的。時。候。原。說。須。謀。得。一。個。好。地。位。才。能。集。合。衆。弟。兄。做。一。番。大。事。業。要。衆。弟。兄。先。捧。他。出。頭。他。出。了。頭。再。緩。緩。的。提。拔。衆。弟。兄。衆。弟。兄。相。信。他。便。湊。集。了。十。幾。萬。銀。子。由。他。揀。選。了。幾。個。同。會。弟。兄。假。充。當。差。的。一。同。出。來。捐。官。分。發。到。南。京。候。補。以。後。由。他。將。帶。出。來。的。弟。兄。一。個。一。個。薦。到。各。衙。門。裏。當。差。薦。出。去。一。個。就。提。拔。一。個。出。來。補。缺。幾。年。來。已。薦。出。去。不。少。了。我。這。回。就。是。被。提。拔。在。這。裏。來。補。缺。的。論。我。在。會。裏。的。資。格。本。來。早。已。應。該。提。拔。的。祇。因。他。在。未。捐。官。以。前。曾。與。我。有。點。兒。小。嫌。隙。我。倒。沒。放。在。心。上。他。却。慮。我。靠。不。住。屢。次。借。故。推。諉。提。拔。別。人。直。到。前。幾。月。爲。辦。一。樁。盜。案。那。對。手。太。硬。了。祇。得。親。自。出。馬。無。奈。他。年。來。

酒色過度。不但沒有辦到案。反受了暗傷。回來這才不能不求我替他出力。我既已替他辦好了那案。他就不好意思再推諉了。誰知他表面上雖不推諉。提拔我到這裏來。心裏仍是忘不掉以前的嫌隙。我到這裏一個多月。僅與他見了兩次面。好歹的差使。都輪不到我身上。像這樣的提拔。我要他提拔甚麼。不如回家去。倒落得個自由。自在。每月多少。總還有點兒進賬。因此剛住了半個月。就動念。不打算在這裏受氣了。爲看了你在這裏的情形。覺得甚是可憐。被劉達三提拔在這裏的幾個弟兄。都改變了行爲。跟着劉達三。幹沒天良的事。我向他們問你的來歷。他們異口同聲的說。不要多管閒帳。我看他們說話的神氣。好像還有要謀害你的意思。你的年紀太輕。那裏看得出他們的舉動。我若撇下你走了。你斷不能保住性命。我心裏覺着不忍。所以多在這裏停留了半個多月。你於今祇有單身一個人。沒有地方可以投奔。你若願意跟着我走。我自當盡力量安置你。李曠聽到此處。已雙膝朝何壽山跪下。說道。你能救我出去。我就拜你做師傅。不問教我。跟到甚麼地方。我都情願。何壽山見了很高興的。將李曠拉起來。說道。好。你雖是個公子哥兒。出身既做了劉達三的女婿。便做我的徒弟。也不

辱沒你。你暫時還是安心在這裏住着。我們要走，須待劉達三出差去了。我才好佈置。你在這裏當着人，不能叫我師傅，也不可露出與我親近的樣子來。劉達三一疑心有了防備，雖不怕走不脫身，祇是就這們走了太便宜了。這班惡賊李曠點頭說理會得。沒過幾日，劉達三果然又得了上司的委任，帶着幾個得力的當差去距離南京很遠的地方辦案。僅留張陞在家看守大門。裏面有幾個丫頭老媽子而已。動身的時候，忽將何壽山叫到面前，吩咐道：「我這番出差，總得十天半月才能回家。本想帶老弟同去的，因為大家都去了家中，沒人照顧，旁人不及老弟穩重能耐也。差些留在家中不甚妥當，所以祇得委屈老弟替我照顧些家務。還有一件須託付你的事，就是李家那孩子不知道一點兒人情世故，我為和他父親要好，不忍望着他流落，將他留在家裏撫養。誰知他絲毫沒有上進的心，好吃懶動，並不知道顧全顏面。那種討口子也似的模樣，却不害羞，還時常跑到外面去閑逛。他是小孩子，不顧顏面沒要緊，我何能聽他胡鬧。全不顧些兒體統呢。我平日在家的時候，禁止他不許出外，便是這個原故。跟我的弟兄們都知道，祇老弟初來不久，我還不會把話說明。想老弟是個精明人，也在這裏。」

看了一個多月大概的情形料也看出幾分來了。我沒工夫細說總而言之託付老弟替我看管他一不許他出外二不許他入內我的體面便可顧全了。何壽山連忙點頭應是道這是我應該當心的事大哥便不吩咐我也知道體貼大哥的意思我承大哥好意提拔到這裏來坐吃了一個多月沒一些兒勞績報答大哥難道這點兒小事也不能體貼大哥的意思辦好請大哥放心不但這次出差的時候可以將他交給我。就是以後應該如何辦理大哥是知道我的人料能相信我不至於辦不妥當情願一肩承擔辦好包可辦到無論甚麼人不能說大哥半個不字這就算是我進見的禮物不知大哥的尊意怎麼樣劉達三見何壽山說出來的話正合孤意不由得湊近身握住何壽山的手說道老弟畢竟是一把好手我悔不早引老弟出來幾年來由我提拔的弟兄也實在不少了在我跟前做事雖可以說沒一個不是齊心協力幫助我的但事都得我親自指點像老弟這們不待我開口便能體貼我意思的竟沒有一個。卽如李家這個不長進的孩子我們要處置他並不是一件難事所難的就在須處置得妥當務使旁人不能說我半個錯字老弟方才說包可辦到無論甚麼人不能說我半個

不字這就是一句知道我心事的話。怎能教我不高興呢？但不知老弟有甚麼巧妙的。方法能辦到那們乾淨。請說給我聽聽也好教我安心去出差。何壽山笑道：這事不可急在一時。等到我辦好了的時候，自然會說給大哥聽。若此時說出來，不僅大哥不能安心去出差，甚至反有妨礙。劉達三想不到何壽山有救李曠的舉動，毫不疑慮的拍着何壽山的肩背，道：好好的替我辦了。我決不虧負你。何壽山假意說了些感謝栽培的話。劉達三安心樂意的動身去了。要知何壽山如何搭救李曠，且待下回分解。

第七回

燈影刀光腰纏十萬

夜闌人靜壁立千尋

話說就在劉達三動身的這夜四更以後，上房裏的婦女們都深入睡鄉了。何壽山獨自悄悄的從屋上翻到上房，撬開張金玉的臥室門房裏的燈光還不曾熄滅。張金玉因劉達三不在家，夜間一個人睡覺有些膽怯，教兩個丫頭睡在床前踏板上。何壽山進房一看，兩丫頭都眉舒眼閉的睡得正酣。床頭一大疊衣箱從地板直堆到樓板，足有一丈五六尺高。下何壽山心裏想道：這衣箱十多口，如何能知道他的金珠珍寶放在第幾口箱裏呢？待一口一口的打開來，翻看罷。實沒有這們多的閒工夫。事到其間。

祇得索性和他硬幹了一面心裏思量一面伸手從腰裏拔出一把尺來長的解腕尖刀來別亮了燈光故意放重些脚步踏得滿房地板震動張金玉被震得醒了以爲是房中的丫頭走動懶得撩帳門向外探看睡眼朦朧的罵道騷蹄子半夜深更的不好好的挺屍要這們驚天動地的把你老娘鬧醒何壽山聽了就立在牀前打了個哈哈張金玉本待翻轉身體再睡的一聽這哈哈祇驚得呆了睜眼望着帳門上燈光照見的高太黑影還沒問出話來何壽山已用尖刀挑起一邊帳門一手指着張金玉問道你認識我麼何壽山雖到劉家已有了一個多月但因劉達三不許他到上房行走張金玉並不認識他而且一時也想不到自家當差的會有這種持刀入室威逼主母的行爲祇嚇得渾身發顫連救命都喊不出了何壽山看了張金玉害怕的情形忍不住笑道你這樣的膿包貨也配做劉達三的老婆嗎怪不得劉達三在這裏候補專會欺人孤兒寡婦原來都是你這東西教壞的怕硬的人自然欺軟我看了你這時害怕的模樣就敢斷定劉達三不把李公子當人是出你的主意依我的火性就這一刀將你戳死才得痛快因念及劉達三和我兄弟一場暫時饒恕你一條性命你祇照實說出

來金珠珍寶等類的貴重東西都放在那裏說至此睡在踏板上的兩個丫頭都醒來了張眼認得是何壽山卽立起身來問道你不是何壽山嗎這時候到太太房裏來幹甚麼何壽山也不回答順手拉住一個往地下一擲道敢再開口就取你們的狗命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何壽山便怎麼樣祇要劉達三能拚着不顧性命儘管去告我打劫隨用尖刀指着張金玉的額頭道還不老實說出來麼張金玉是一個班子裏姑娘出身能有多大的膽量到了這時候那裏還有反抗的勇氣呢戰戰兢兢的將收藏金珠珍寶的所在說了出來何壽山依言取出足值十多萬原來劉達三在南京承辦了幾樁大盜案搜獲的盜贓揀貴重錢的都入了私囊所以能積成這大的數目何壽山做一個包裹紮了繫在腰間對張金玉說道你既是劉達三寵愛的人應該知道這一大包東西的來歷我於今借去使用等到你家姑少爺長大成人後再如數奉還你若覺得心有不甘我走後你不妨一件一件的開上失單到官府報案我姓何名壽山劉達三是我的老大哥照理我本應該稱呼你一聲嫂嫂祇是恐怕丫頭老媽子聽了不成個體統祇好模糊一點兒劉達三回家的時候請你將我這話向他說你聽

明。白。了。麼。何。壽。山。說。畢。兩。眼。向。房。中。四。處。張。望。好。像。尋。覓。甚。麼。似。的。張。金。玉。和。兩。個。丫。頭。都。縮。做。一。團。動。也。不。敢。動。何。壽。山。從。帳。鉤。上。取。下。一。根。絲。帶。來。兩。眼。向。張。金。玉。一。瞪。放。下。臉。說。道。對。不。起。你。劉。達。三。不。在。家。中。我。恐。怕。你。不。知。輕。重。祇。等。我。一。離。開。這。房。便。大。驚。小。怪。的。叫。喚。起。來。在。我。沒。甚。要。緊。到。底。劉。達。三。吃。虧。不。能。不。把。你。們。三。個。人。安。頓。停。當。再。走。一。邊。說。一。邊。動。手。把。張。金。玉。的。手。脚。網。縛。了。用。尖。刀。割。了。一。塊。帳。門。揉。塞。入。櫻。桃。小。口。又。尋。了。兩。根。繩。索。將。兩。個。丫。頭。也。網。倒。把。口。照。樣。塞。了。處。置。完。畢。天。光。已。經。大。亮。何。壽。山。在。房。裏。鎖。好。了。門。從。窗。眼。裏。跳。了。出。來。仍。打。屋。上。翻。到。前。面。叫。起。李。曠。偷。開。大。門。走。出。了。劉。家。何。壽。山。早。幾。日。已。雇。妥。了。一。隻。船。在。河。下。等。着。此。時。師。徒。二。人。上。船。卽。開。向。湖。南。進。發。張。金。玉。和。兩。個。丫。頭。被。網。在。房。中。動。不。能。動。喊。不。能。喊。平。日。養。尊。處。優。的。人。家。中。僕。婢。起。床。照。例。也。是。不。早。的。老。媽。子。們。就。是。起。來。了。見。上。房。門。關。着。誰。敢。無。緣。無。故。的。去。敲。門。討。罵。呢。因。此。三。人。直。被。網。到。日。上。三。竿。老。媽。子。把。早。起。應。做。的。事。都。已。做。好。了。不。見。兩。個。丫。頭。出。來。打。水。才。忍。不。住。到。上。房。門。口。輕。輕。的。叫。着。兩。個。丫。頭。的。名。字。笑。道。老。爺。昨。日。才。去。出。差。你。們。今。日。就。偷。懶。不。起。來。了。麼。接。連。又。叫。了。幾。聲。

不見房裏有人答應。一貼着耳朵細聽，就聽得床架喳喳的響，又聽得好像有人被夢驚叫喚，不住的哼聲。幾個老媽子都覺得詫異，從窗縫朝房裏張時，一眼便看見兩個丫頭被網在地板上。幾個老媽子登時嚇慌了，沒有主意，祇大家往外面跑，打算叫何壽山張陞進來。張陞才起床，聽得裏面老媽子放開喉嚨亂叫，也不知道出了甚麼緊急的事。及見着奔出來的老媽子問了情形，也很是驚駭。找何壽山不着，祇得率同幾個嚇慌的老媽子奮勇進去，將上房門劈開，先解了兩個丫頭的綁，由兩個丫頭把張金玉救起。張金玉氣得痛哭起來，即時雇人送信給劉達三。劉達三才啓程一日，家中出了這種意外的事，他是極寵愛張金玉的，恐怕張金玉受了委屈，祇得退回來細問。何壽山威逼的情形，張金玉自然巨細不遺的訴說，並逼着要劉達三報官捉拿何壽山來懲辦。出氣劉達三聽了情形，祇急得昏死過去。半晌才灌救醒來，流淚對張金玉說道：想不到我數年的積蓄，終歸白辛苦一場。這幾年之間，我專一替人家辦盜案，今日竟輪到我自己家裏來了。我不好意思去呈官報府，連對朋友都不好意思說起。這氣教我如何能受得了。說罷，頓腳長歎不已。張金玉怔了一怔，問道：怎麼當差

的乘主人不在家。威逼主母搶劫財物。主人倒不好意思報官呢。這類誤任匪人的事。原是極平常的。有甚麼不好意思不報官。難道就這們聽憑他逍遙法外麼。劉達三祇是垂頭歎氣。一言不發。張金玉接着說道。人家遇了盜劫。你尙且能替人辦到人賊兩獲。於今自己家裏出了這種事。強盜又是自己的當差。豈有辦不到案的道理。我受了那狗強盜的凌辱。你非把他拿來碎屍萬段。我誓不甘休。你是在這裏做官的人。所用的當差。應該有來歷。有保薦。人能逃到那裏去。你若因爲有你的女壻在內呈報上去。面子上不好看。你要知道你女壻還是未成年的小孩。他決沒有夥同圖劫的能力。一定是那狗強盜連同你女壻一併劫去的。這有甚麼不好意思向朋友說。我雇人追你回家。以爲必雷厲風行的將那狗強盜拿來正法。出我胸中的怨氣。像你這樣。左也不好。意思右也不好。意思却追你回來。幹甚麼劫去的東西。裏面我有兩副珍珠頭面。兩對珍珠手鐲。你不好意思去拿他。我也不管你祇趕緊把我的東西賠來。原來張金玉是劉達三在南京花錢討來的。雖是寵到了極點。然而自己的出身履歷因爲關係太大。不敢告知張金玉。恐怕夫妻萬一有反目的時候。婦人不知輕重。祇圖可以洩憤。胡

亂向人揭穿底蘊。因此張金玉並不知道劉達三是個會匪。出身這回被劫。有萬不能報官的苦衷。劉達三被張金玉逼得沒話說了。祇得安慰張金玉道。劫去了的東西。我自然賠給你。那算不了一回事。你要知道。我說不好意思的話。並不是因爲有李家的孩子在內。實在是爲我自己不好。自以爲有眼力。用人何壽山這狗強盜。我一則不知道他的來歷。二則並沒人保薦。我出差的時候。在半路上。遇着他的。據他說是四川的一個世家子。因歡喜練武。把家產蕩盡了。出門投奔親友。不着祇得賣武藝討碗飯吃。我見他武藝很好。人也像個幹練的樣子。我辦理盜賊案件。正用得着這種人。所以收留他來家準備教他。且在這裏閒住。三五月細看他的行爲。品格如何。再斟酌用與不用。他來了一個多月。我不大差他做事。不許他到上房裏行走。就是這個意思。誰知他竟是這們一個沒天良的東西。張金玉啊。唷。了一聲道。他原來是這般的來歷麼。這就祇怪你太荒唐了。在江湖上賣武藝的人。有甚麼好東西。如何能引到自己家裏來住着呢。并且你既是愛他的武藝好。將來能幫助你辦案。這回出差。你便應該把他帶在身邊同去。不應該倒將他留在家裏。怪道他能料定你不敢報官。他既是這般的。

來歷誰也得說你是開門揖盜就報官也不見得能辦他到案劉達三聽了不由得怔了一怔望着張金玉的臉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料定我不敢報官呢張金玉道他拿刀逼着我的時候說出來的當時我正嚇得魂都掉了也沒仔細聽他怎生說法不過他搶了東西要走的時候忽然取絲帶將我網起來却又彷彿聽得他說是因爲怕我去報官並怕我叫喚所以將我的口也堵起來劉達三見張金玉不曾聽何壽山說明白心裏略安了些兒遂點頭說道這事不張揚出去是爲顧全我幾年來南京辦盜的威名那有不敢報官的道理呢并且我劉達三在南京也不知替人家辦過了多少大盜案我自己家裏出了這一點兒小案子休說報官有損我的威名卽將這一層除開報官之後捕快決辦不了這案子捕快辦不了的歸根落蒂仍得我自己去辦我何苦多此報官一舉呢不如索性把這沒天良的東西拿着了再由我親自送到縣裏去處置他不過這種盜案和尋常的盜案不同這案不論如何有能耐的人斷不能容易辦到人賊兩獲你祇安心耐着不要催促我我終得如你的願拿他來碎屍萬段張金玉覺得劉達三這話有情有理便不多說了劉達三表面上從此絕口不提到何壽山李曠

二人身上的事暗中却派了好幾個心腹弟兄分途偵緝以爲何壽山的根據地在四川多半是逃回四川去了派去偵緝的弟兄在四川更查得認真祇是何壽山是個極機警的人四川固是他自己的根據地然更是劉達三的勢力範圍他如何敢向四川逃呢哥老會的勢力本是由四川向湖南膨漲的川湘兩省的會匪平日聲氣相通最能互相幫助在四川犯了案的逃到湖南在湖南犯了案的逃到四川都不愁沒有同會的窩藏包庇若是在會中資格好的更是到處有人歡迎有人供養何壽山在四川的資格當時就止趕不上劉達三他自信帶着李曠到湖南身邊又有值十多萬的珠寶不怕不能立脚因此從南京直到長沙在長沙略住了些時因是省會之地稍有點聲名的會黨不能存身各衙門中辦公的人又多他恐怕萬一給人看出了被綻不是當要的事聽說辰州有個楊松樓是很有財產很有勢力的紳耆特地進了哥老會想得會中弟兄的保護家中川流不息的有會黨住着遂帶李曠到了辰州楊松樓果是名不虛傳待會中弟兄們最好知道何壽山的武藝高強表示十二分的歡迎留在家中保鏢何壽山因是初到湖南身邊的十多萬珠寶來路不正不敢露出來給人知道

恐怕因此惹禍。李曠年紀太輕，防他向人亂說。從南京動身的時候，就沒給他知道。劫了十多萬珠寶的事，好在珠寶珍貴之物，論價值雖有十多萬，論體積重量却很有限。做一個包裹，綑了繫在腰間，從表面一點兒看不出。隨身起臥一時半刻也不解下來。住在楊家，名義是保鏢，實際沒一事可做。祇早晚傳授李曠些武藝。辰州一府會武藝的人比較各府縣多，而且厲害。其中並有兼着會法術的。何壽山雖祇有硬武藝，不知道法術。然辰州的風俗習慣，一般人對於會武藝的多趨重。硬工夫一兼着法術，便不爲人重視了。因爲辰州是排教發源之地，會法術的人極多。至今各處都很流行的辰州符，就是排教中傳出來的。練武藝人所兼練的法術，也是由排教徒賣弄神通傳授些少把戲，不過能和人開玩笑而已。如何能趕得上正式排教的硬工夫呢？因此何壽山的硬工夫在楊家與幾個有名的把勢較量後，沒人不恭維贊歎。要求楊松樓紹介要拜何壽山爲師的，不知有多少人。楊松樓爲想誇張自家鏢師的武藝，極力勸何壽山多收徒弟。何壽山見楊松樓這般殷勤，祇得揀資質好的收幾個。形式上儼然起了個教武的廠子。是這們才教了三五個月辰州一府之中，幾無人不知道楊松樓。

家中延聘了一個武藝最高強的鏢師。一般平日轉楊家念頭的盜賊至此都不能不把念頭打斷。楊松樓自是得意極了。就是何壽山自己也覺得很有威風。很有光彩。這日正是八月十五。楊松樓特地備辦了些酒菜。夜間只陪何壽山賞月。直痛飲到三更以後。才各自回房安寢。何壽山乘着幾分醉意。回到自己房中。覺得房裏又悶又熱。不能安睡。遂順手提了一張湘妃榻。從床上取了個竹枕。安設在院子裏。解開了胸前衣紐。仰面朝天的睡了。下去頭將落枕的時候。覺得竹枕沒有了。伸手一摸。也沒摸着。不由得詫異起來。心想我分明從床頭取了個竹枕。並分明記得是擱在這裏。怎麼會沒有了呢。一面這們想。一面抬起身體來看。這時院中還有點斜照的月光。映得榻上。明明的擱了一個竹枕。且擱的地位。正是頭腦底下。又不由得自己好笑起來。獨自鬼念道。我今夜喝這點兒酒。難道就喝醉了嗎。怎這般糊裏糊塗了呢。是這們鬼念着。又睡將下去。仍覺得頭底下空空的。擱在湘妃榻上。喝多了酒的人。平睡不用枕頭。照例覺得不舒適。何壽山心想。莫不是這竹枕太低了。睡下去就和無枕頭一樣。麼禁不住。又伸手摸頭底下。那有甚麼枕頭呢。腦袋分明擱在湘妃榻上。不及思索的一蹶劣爬了。

起來兩眼向攔竹枕的所在一看，怎麼沒有竹枕呢？不歪不斜的，攔在應攔的地方，絲毫沒有變態。何壽山一手將竹枕搶過來，氣忿忿的一手在上面指點着，說道：「你嫌我喝多了酒，不願意替我枕頭嗎？你若再和我開玩笑，我就是這們一棒將你棒做四葉八片說罷。」又攔在原處，身體疲乏極了，隨着就躺了下去。誰知這一躺，又覺作怪了。竹枕分明是平擱的頭一下去，竹枕忽然豎立起來，不提防豎起這們高，祇碰得後腦生痛。何壽山經這一碰，倒把酒意碰醒了幾分，知道不是自己糊塗，就從湘妃榻上一個鯉魚打挺，托地跳離了幾尺遠。近在湘妃榻的左右前後一望，斜照的月色映得院內通明，不見有何異狀。再看竹枕依舊是平擱在原地，方不曾移動，祇得抱拳向黑暗處說道：「兄弟在這裏，其名雖是保鏢，其實不過暫時圖個棲身之所，從來也不敢開罪江湖上的朋友，便是楊大哥爲人也稱得起疎財仗義，非等閒庸俗之人。如果是江湖上那位朋友打此地經過，有緩急之處，不妨明白向兄弟開口，祇要是兄弟和楊大哥力量所能做到的，決無不謹遵台命之理，不要在暗中開兄弟的玩笑。說畢，又向四處一望，作怪院內原是空洞洞的，沒有人影。說完這套話，也不見有人從甚麼黑暗地方

出來。祇見湘妃榻上端端正正的坐着一個身材瘦小的人。面貌年齡雖看不分明。然就那點兒殘餘的月色。已能分辨得出這人的年紀。至多不過二十多歲。面貌甚是清秀。行裝打扮。赤手空拳。並沒攜帶何項兵器。端坐在湘妃榻上。望着何壽山。現出很輕視的笑容。何壽山這一驚。倒不小思量。這東西的本領。必有驚人之處。不然也不敢赤手空拳的到這裏來。我倒要仔細些才好。不要因輕敵。跌在他手裏。喪了我在這裏的威名。心裏這般想着。口裏故意放高些。嗓音問道。請問朋友深夜來此。有何見教。這人從容笑道。你倒問我嗎。連我也不知道。這時分來看你的。應該是爲甚麼事。何壽山道。是朋友有話。儘管明說。不要像這們半吞半吐。你不說出來。我怎生知道。你爲甚麼這人。忽將臉色沉下。說道。你既非我。明說不可。就祇得不和你客氣了。姓楊的。徒有闖名。實在沒有多少錢。并且他的錢也來的不容易。他就送給我。我也不要。祇要你把繫在腰裏的那包。裏給我。就夠我使費的了。這是你力量做得到的。就解下來罷。何壽山聽了。心裏又是一驚。極力裝出鎮靜的樣子。說道。我腰裏繫的甚麼包。裏你這話。從那裏說起。我不明白。這人哈哈笑道。真菩薩。跟前豈是可以燒得假香的麼。我不知道你腰

裏。繫。的。甚。麼。也。不。向。你。這。們。說。了。你。這。人。真。不。漂。亮。還。裝。甚。麼。糊。塗。何。壽。山。料。知。這。人。必。有。些。來。歷。自。己。腰。間。繫。的。包。裏。除。自。己。而。外。沒。第。二。人。知。道。卽。算。是。劉。達。三。那。方。面。派。來。的。人。也。不。見。得。能。知。道。從。南。京。動。身。起。終。日。繫。在。腰。間。不。會。時。刻。解。下。的。事。如。何。敢。斷。定。說。是。繫。在。腰。裏。的。包。裏。呢。這。回。賴。是。賴。不。過。去。的。待。和。他。動。手。罷。看。這。情。形。祇。怕。敵。不。過。他。何。壽。山。正。在。計。算。如。何。對。付。這。人。已。立。起。身。來。說。道。用。得。着。甚。麼。躊。躇。拿。出。來。不。拿。出。來。祇。憑。你。一。句。話。我。並。不。勉。強。你。我。的。事。多。沒。有。閒。工。夫。和。你。久。纏。你。若。因。是。一。個。人。在。這。裏。有。些。膽。怯。不。敢。說。不。拿。出。來。的。話。我。知。道。你。在。這。裏。收。的。徒。弟。很。多。不。妨。都。叫。出。來。可。做。你。的。幫。手。我。在。此。靜。候。着。你。便。了。何。壽。山。又。是。羞。慚。又。是。氣。忿。不。由。得。橫。了。心。說。道。我。腰。裏。是。有。包。裏。包。裏。裏。也。是。有。價。值。十。多。萬。的。珍。寶。但。是。我。這。包。裏。一。則。來。的。不。容。易。二。則。將。來。的。用。處。還。很。多。我。和。你。素。昧。平。生。憑。甚。麼。要。完。全。送。給。你。東。西。現。在。我。腰。裏。你。有。本。領。取。出。儘。管。動。手。教。我。自。己。解。下。來。給。你。你。就。得。先。給。點。兒。憑。據。我。瞧。瞧。這。人。聽。了。並。不。生。氣。笑。嘻。嘻。的。說。道。你。不。拿。出。來。祇。由。得。你。我。原。說。了。並。不。勉。強。你。好。生。守。着。罷。我。去。了。脚。尖。一。點。已。飛。身。上。了。房。簷。在。月。陰。中。祇。見。影。兒。

一。晃。已。躡。過。房。那。邊。去。了。何。壽。山。覺。得。這。人。的。舉。動。太。奇。怪。跑。回。房。拖。了。一。把。單。刀。也。翻。身。跳。上。房。簷。疑。心。他。到。楊。松。樓。房。裏。去。了。立。在。房。簷。上。看。時。見。西。方。房。角。上。一。條。黑。影。正。向。地。下。跳。去。相。離。不。過。數。十。步。遠。近。估。量。追。趕。得。上。卽。施。出。平。生。的。本。領。來。朝。着。那。方。向。追。去。追。到。房。屋。盡。頭。處。看。時。這。人。似。乎。不。覺。得。後。面。有。人。追。趕。頭。也。不。回。緩。緩。的。向。荒。僻。處。一。條。小。路。上。走。去。何。壽。山。暗。忖。這。人。不。是。辰。州。口。音。言。語。舉。動。也。沒。有。江。湖。氣。派。無。端。的。半。夜。跑。來。向。我。要。包。裹。我。不。給。他。又。一。句。話。不。說。就。這。們。走。了。這。到。底。是。一。種。甚。麼。舉。動。呢。他。既。知。道。我。腰。裏。有。包。裹。豈。不。知。道。我。這。包。裹。是。決。不。肯。輕。易。送。給。人。的。不。打。算。來。問。我。要。則。已。既。打。算。來。要。話。又。說。得。那。們。硬。怎。的。我。一。說。教。他。儘。管。動。手。倒。自。己。軟。下。來。走。了。呢。難。道。他。本。來。沒。有。驚。人。的。本。領。不。過。是。這。們。拿。大。話。來。嚇。我。麼。又。難。道。是。劉。達。三。打。發。他。來。有。意。試。探。我。的。麼。總。之。我。此。時。既。已。跟。下。來。了。終。得。跟。出。他。一。個。下。落。看。他。跑。到。那。裏。去。何。壽。山。悄。悄。的。跟。着。這。人。一。點。兒。不。覺。着。的。樣。子。不。過。越。走。越。快。何。壽。山。恐。怕。追。蹤。不。上。盡。力。在。後。面。追。趕。又。怕。腳。聲。給。這。人。聽。得。把。所。有。輕。身。連。氣。的。能。耐。都。使。了。出。來。祇。是。看。這。人。舉。步。的。神。氣。始。終。行。所。無。事。的。絕。沒。

有絲毫吃力的表示。腳踏在沙地上，就和腳踏在棉花上一般相離。祇一兩丈遠，全不聽得聲響。何壽山直追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好不容易才盼得這人漸漸的將脚步放鬆了。向一座山中走去。此是天已發曉，何壽山看這山形勢陡峭，全是大塊的頑石堆成。石上蒼苔油滑，加以零露如珠，映着迷蒙曙色，彷彿像是一座黑琉璃屏風，並沒有道路可通。山頂祇見這人繞着山麓走了約二里遠，近山勢略平緩了些。從山脚到山頂接連不斷的有大塊岩石凸出，身體靈捷，膽量又大的人可以攀着岩石上山。頂何壽山看山上山下都沒有房屋，天明了也不見行人，心想這東西跑到此地來幹甚麼事。剛這們一轉念，這人已朝上一躍，跳上離地一丈多高的一個岩石上，不停留的又朝上躍了一下，又上了一丈多高，絕不費事的連躍了七八下。何壽山因仰面朝上看，不留神飛了一點兒灰屑到眼裏，略瞬了一瞬，再看時已不見這人的蹤影了。忙向左右和山頂上張望，不但不見人影，連飛禽走獸都不見有一隻。心裏終覺已追到這裏來了。不跟上山去看個究竟，有些放不下，遂不躊躇跟着那人往上躍的地位，照樣一步一步往上躡躡到第八步，正要抬頭望上面，忽聽得有人說話的聲音就在切近却不

見有人影觸到眼簾更覺得奇怪不可思議聽那說話的聲音很明晰並聽得出是那瘦小後生的聲音說道弟子照師傅吩咐的話說出去何壽山面上已現出驚慌的神氣祇是還想抵賴後來見弟子說得和目睹的一樣才承認腰裏是有包裹不過教弟子親自動手去取下來弟子不敢違背師傅的吩咐不會和他動手祇對他說你不拿出來祇由得我原說了不勉强的就抽身上屋一路緩緩的回來直到此地不會敢回頭向背後望一下這話說了接着就聽得很蒼老的聲音答道辦得好他已跟上了此刻在洞口立着去請他進來我有話和他說何壽山聽了這幾句話不禁大驚失色打算下山逃走低頭一看十幾丈的懸崖從山下一步一步往上躡還不覺得甚危險此時從上面朝下看就彷彿如立在不見底的深潭之上萬一跳下去脚到蒼苔上滑了一下一路滾跌到山脚怕不跌個骨斷筋折何壽山因這種心理躊躇了一會祇見那瘦小後生就從身旁一條石巖縫裏鑽了出來望着何壽山笑道有勞大駕敝老師在洞中等候教兄弟來迎接老大哥進裏面談談何壽山本是個極有膽量的人此時祇因惦記着腰間那包價值十多萬的珠寶逆料鑽進這小小的洞裏去便有登天

的本領也施展不出來。那時甚至連性命都送掉了。後悔如何來得及呢？但是何壽山心裏雖害怕不敢進去。口裏却不肯露出膽怯的語意來。也勉強裝出行所無事的樣子。笑道：「我既跟蹤到了這裏，理應進洞去。向貴老師請安。不過我來的時候並不知道有貴老師在此。來意太不虔誠。衣冠更不齊整。就這們進見長輩。自覺無理。過甚。求老大哥代兄弟轉稟貴老師下次再專誠叩謁。今日恕不遵命了。」這人笑道：「這話太冠冕太客氣。在此地用不着不如老實說。徒負虛聲的。何壽山不敢身入是非之場。腳踏蹊蹺之地。倒顯得爽直些兒。」何壽山一聽這話。止不住忿火中燒。面紅耳赤。若不是身臨險地。存幾分畏懼之心。免不了一單刀早已劈將下去。然雖極力忍耐。畢竟按納不下。這口惡氣。兩眼朝這人一瞪。說道：「何得欺人太甚。我若怕了你。也不跟你到這裏來了。這人不待何壽山多說。忙搖着雙手。笑道：「我也知道害怕的。不是你。是你腰裏的東西。作怪。祇是我看你昨夜賞月時。喝的酒至今還不曾清醒。你瞧瞧你腰裏的東西。看有甚麼變動。沒有你也是個認得幾個字的人。應該知道怕字是如何寫的。怕字是心旁一個白字。可見得你這害怕是替腰裏的東西白擔心。你試瞧瞧便知道我不是欺人。」

太甚的了。何壽山聽到瞧瞧腰裏的東西，有沒有變動的話，卽悄悄的伸手去腰裏掏摸。不摸倒也罷了，這一摸不但伸出的手收不回來，登時就和失腳掉了冰窟一般。連心花五臟都冷透了。原來那個終日繫在腰間，不曾片刻解下來的包裹，不知在甚麼時候被人解去了。腰裏空空的，僅剩了一條褲帶，不由得暗自想道：我記得昨夜楊松樓請我去花園裏喝酒賞月，我換衣服的時候，還將包裹的結頭緊了一緊。後來酒到半酣，我到黑暗處小解，褪下褲腰的時分，也還彷彿記得有那包裹礙手往後。我的酒越喝越多，便沒留神，腰裏的東西，這人自從和我見面到此刻，並不會近過我的身體。我又沒有睡着，他究竟在甚麼時候用甚麼方法偷去的呢？祇是除了他更沒有人能將我的包裹取去。這人在我睡的湘妃榻跟前，將我的竹枕移來搬去，扶起放倒三四次，能使我不得覺。旁邊有人，且能於我不知不覺之中，把我腰間的包裹解去。可見他的本領比我高強，數十倍。他既有這們大的能爲包裹，又到了他手裏，我要從他手裏奪回來，是萬分辦不到的事。並且聽他和洞裏人說話的聲音，口洞裏人還是他師傅。我到這洞口外面，絲毫沒有聲息。他師傅居然知道我來了，教他出來邀我進去。他到

楊松樓家找我。也是奉他師傅的差遣。可見他師傅的本領。更在他之上。多少倍我。此刻若和他們翻臉。想奪回包裹。不但做不到。甚至連性命都難保住。我當初不敢進洞去。是爲腰裏的包裹。恐怕在洞裏動起手來。地方狹小。不能施展。包裹被他們奪去。於今包裹既早已到他們手裏了。他們若有殺害我的心思。在我腰間取包裹的時候。以及拿竹枕開玩笑的時候。早可以下手。不必等到此時。我進洞去。還有甚麼可怕呢。何壽山當下如此思量。既定即改換了一副謙和的面孔。向這瘦小後生拱手道。祇怪我完全是個山野的粗人。沒有見識。真是肉眼不識英雄。慚愧之至。這人也就笑容滿面的引何壽山鑽進石洞。何壽山留心看那洞口。乃在一塊凸出來的大岩石之下。那岩石離立脚的所在。祇有二尺來高。岩石又向外伸出來。所以立在洞旁邊。若不彎腰細看。不知道岩石下有這洞口。洞裏面有幾層石級。初進去不能伸腰。下石級便能容身了。洞中並不黑暗。陽光不是從洞口射進來的。洞中石壁上彎彎曲曲的。有一道裂縫。寬處有六七寸。仄處也有三四寸。就從這道裂縫裏透進陽光來。這石壁究有多厚。石壁之外。是何所在。是何情形。在洞中都無從推測。很強的陽光透進來。照見洞中。

如一間石室。約有一丈寬。廣室中有一塊尺多高的方石。石上坐着一個花白鬚鬚的老頭。寬袍大袖。彷彿道家裝束。雖是坐在石上。可以看得出身體異常魁偉。那部花白鬚鬚。足長一尺二三寸。臉上的肉色如柿子一般。紅中透亮。精神充足。氣概堂堂。使人一望就知道是個極有能耐的人。何壽山不敢怠慢。忙將手中單刀倚在石壁旁邊。上前施禮。老頭立起身來。笑道。勞駕勞駕。老頭這一立起身。何壽山一眼便看見自己腰間的包裹。擱在方石上面。兩眼望着。祇不敢上前去奪。老頭似乎理會了何壽山的用意。卽回身提起那包裹。遞給何壽山。說道。這是你的東西。你仍拿去罷。何壽山見老頭如此。倒不敢伸手去接了。連忙欠身說道。這裏面的東西。原不是我的。我不過爲一點義氣。所逼代人取來。繫在我腰間。也是代人暫時收管。你老人家要用。就請留着罷。我從小在江湖上。餬口。若有想發橫財的心。此時也不至在楊松樓家裏當保鏢的了。還是求你老人家。留着罷。老頭抬頭大笑道。你沒有想發橫財的心思。難道我便有想發橫財的心思。卽算我要發橫財。世間豈少鉅富人家。何至轉念頭到你身上。你且接過去。仍在腰裏繫好。聽我說。派人取這東西。到此地來的原由。何壽山祇得雙手捧。

接了聽老頭說道你在哥老會裏面很有點好聽的聲名資格也很不錯祇是你應該知道四川有個陳廣德你在四川生長曾見過他麼何壽山道現在四川同會的弟兄凡是略有點兒名頭的我就沒見過提起來也少有不知道的至於陳廣德這名字我一時却記不起來或者是我離四川之後才出名的請問此人於今有多大年紀了那老頭搖搖頭說出一番話來便知道陳廣德是何等人物現在那裏下回分解

第八回 彌勒院孤兒就傅 昭慶寺行者應徵

話說老頭搖頭道此人出名在你和劉達三之前不是後輩何壽山連哦了兩聲道原來你老人家問的是前輩中的陳廣德陳將軍麼那怎麼不知道呢他老人家和我論起班輩來比我高了兩輩他是張廣泗的部將以勇敢善戰名聞天下至今西藏人還是提到銀槍陳將軍就害怕我聽得年老曾見過陳將軍的人說陳廣德身高有七尺五寸兩膀有千觔神力使兩管爛銀也似的鋼槍各長一丈二尺馬上步下都使動得如風雷驟發萬夫落膽張廣泗打勝仗的時候他不肯出頭臨敵每到敗得不可收拾的時候他才提鎗躍馬或從側面或繞向敵人後面衝殺出來他銀鎗所到之處祇挑

得敵兵滿空中飛舞。都是穿腸洞胸骨斷筋折。他那鎗尖挑一個往空中拋擲。就和尋常人挑一束稻草相似。每每因有他一個人臨陣大敗仗。變成大勝仗。所以能使敵人望見他。就落膽寒心。他身經數十戰。渾身上下尋不出一顆豆子大小的創疤。後來張廣泗得勝回朝。正要保奏他的軍功。他却不知去向。了四處派人找尋。都找尋不着。有人說他遇了異人入山修道去了。究竟是與不是。無從知道。我出世太遲。祇能耳聽。這種老前輩的威風無福目睹。這種老前輩的神采。老頭含笑點頭道。你知道就罷了。隨用手指着石室牆根。說道。你瞧這裏。是甚麼東西。壽山跟着指點之處。望去。因室中陽光不甚充足。祇看見兩條黑痕。移近兩步看時。原來就是兩管爛銀鋼鎗。足有鵝卵粗細。大約是因多年不用的緣故。鎗纓已經沒有了。鎗身也生了鏽。有這一看。不待思索。已知道這長髯老頭便是銀鎗陳廣德了。心想陳廣德的年紀。到此刻。至少也應有一百二三十歲了。若不是修道成功的人。如何能這般壯健。并且又如何能在這種地方居住。幸虧我昨夜不敢魯莽。沒有和他的徒弟動手。若趁酒興糊塗一點兒。一定要弄出很大的笑話來。陳廣德是我們會中的老前輩。我從來沒做犯法的事。他老人家

這回派徒弟引我到這裏來。決沒有惡意。我長久替楊松樓當看家狗。也不是一個結局。正好向他老人求指點一條明路。想舉回身朝陳廣德跪下。說道：「想不到晚輩有這福氣。能在這裏瞻仰活神仙晚輩此時所處的境遇。正有許多地方不知道。趨向須求你老人家指教的。陳廣德一面揮手教何壽山起來。一面仍就那塊方石上坐下。說道：「你的事用不着說。我雖終年坐在這塊石上。你和劉達三的行爲。我都知你且與你這師叔見禮。你這師叔姓魏名介誠。從我已有好幾年了。說時伸手指了那瘦小後生何壽山。忙朝着魏介誠叩頭並謝。昨夜語言無禮之罪。魏介誠也叩頭還禮。陳廣德繼續着說道：「我自入山修煉以來。久已揜絕塵緣。原打算一切的人事概不過問。祇圖修煉得多活些時。免墜地獄輪迴之苦。誰知塵緣未盡。孽債終得償還。因此收了你這師叔來助我一臂。此刻我的事已快要完了。祇和李曠還有一段因緣。這段因緣一了便是我飛昇之期。爲此才教你師叔引你到這裏來。好當面吩咐你。你師叔有家離此地不遠。你此後可辭了楊松樓。帶李曠到你師叔家住着。武藝有你的師叔幫同指點。必能使李曠成一條好漢。此時劉達三正在官運亨通的時候。而李曠的武藝又不曾

練就可不必存那急圖報復的念頭。往後自有機會。你就跟着你師叔去罷。切囑李曠認真練武。小而報仇。雪恨大而建立功名。都須在武藝上面尋出路。要緊要緊。那時川湘兩省哥老會中的人。對於陳廣德這人。無論識與不識。本來沒有不極端欽佩的。何壽山雖出世稍遲了些。不及親見陳廣德。然陳廣德在當時的聲名。太大驚人的事蹟太多。何壽山平日聽到耳裏。已是非常景仰。祇恨生不同時。不得親睹前輩英雄的神采。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竟有這種會面的緣法。及見陳廣德的言談舉動。儼然是神仙入世。凡事都有預知的能耐。便是陳廣德這徒弟的本領。在何壽山心目中。已覺得高強到不可思議。那景仰陳廣德的心思。自不得不達於極點。既是五體投地的景仰。陳廣德吩咐的話。不用說是應謹遵恪守的了。當下便拜辭了陳廣德。繫好了包裹。提了單刀。跟隨這個初次拜認的青年師叔。先後鑽出洞來。仍照來時落腳之處。一步一步的跳下這座石山。何壽山看天色已將近正午了。心裏很惦記着李曠。每日早起照例到池床前問候。今日忽不見他的蹤跡。必然慌張向四處尋找。正待向他師叔問明居處。先回楊松樓家辭了職務。方率李曠到他師叔家去。祇是還不曾將這意思說

出忽見一個年約十三四歲的童子從山脚下轉了出來。雖是鄉村農家小孩的裝束。面貌眉目却生得白皙清秀。可愛舉動極活潑的跑了過來。也呼這人爲師叔。交頭接耳說了幾句話。這人卽回身指着童子向何壽山說道。這是我大哥的徒弟張必成。他可陪你先到楊松樓家帶了李曠同到我家裏去。我現在有緊要的事不能分身。你同張必成到我家見了我大哥。自會安置你。師徒我此去將緊要的事辦妥。不久就能回來相見的。說畢也不待何壽山回答卽匆匆的繞山脚走了。好像有十分緊急事似的。何壽山倒怔住了。祇見張必成笑嘻嘻的問道。聽說有一個姓李的從南京到這裏來。要學武藝。我師傅教我來接他。你知道那姓李的住在那裏麼。何壽山看了張必成這天真爛漫的神氣。很覺可愛。聽了這突如其來的言語。又有些詫異。隨定了神笑道。你師傅教你來接姓李的。應該將姓李的住處說給你聽了。怎的倒來問我呢。張必成望着何壽山出神似的問道。你難道不知姓李的住處麼。何壽山故意搖了搖頭道。姓李的多着呢。我不知道。你問的是誰。張必成道。聽說那姓李的年紀和我差不多。叫甚麼名字。便不知道。我師傅祇說到這裏見了師叔。就見得着姓李的。剛才師叔教我跟你

走我因此才這們問你你若真不知道姓李的住在那裏我就得回去向師傅問個明白再去接他何壽山笑道你師叔既是教你跟我走跟我走便了何必再回去問師傅呢我的徒弟也姓李年紀也和你差不多并且也是從南京來的大約你師傅教你接的就是我那徒弟李曠李曠正是要學武藝張必成笑道不是他却還有誰呢我正着急沒人同學早晚獨自一個練起把勢來太寂寞了一點兒興頭沒有於今有這姓李的來了一則早晚熱鬧些二則應該我一個人做的事也有他分了一半去做我可以抽出些時候來玩玩何壽山問道你師傅姓甚麼叫甚麼名字每日有些甚麼事教你做呢張必成翻起兩眼望著何壽山問道你連我師傅姓名都不知道嗎我師傅在這辰州彌勒院住持了十多年辰州人誰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個有道行的高僧你怎麼倒不知道呢何壽山笑道原來你師傅是個和尚麼和尚如何收你這俗人做徒弟呢我在辰州不但不知道你師傅的法號連彌勒院在甚麼地方我都不知道張必成問道你真沒聽人說過辰州禿頭陀嗎何壽山搖頭道禿頭陀是甚麼人我實在沒聽人說過張必成道禿頭陀就是我師傅的混名一般人當著我師傅都稱性清大和尚背

後便叫禿頭陀。因爲我師傅原是個鬚鬍頭頂皮光滑滑的。所以一般人背著是這們。叫喚。至於我每日做的事很多很多。砍柴擔水打掃房屋燒茶煮飯。有時還要焚香點燭。撞鐘播鼓。整天到晚沒有歇憩的時候。我多久就對我師傅說。最好再收一個徒弟。來這些事。有兩人分著做。就輕鬆了。我師傅說。將來自然有有緣的前來。沒有緣的。無論送多少錢給我。如何求我。我也不能收做徒弟。你耐心等著罷。今早我才挑滿了四缸水。我師傅忽然教我到這山腳下來等候。師叔接一個姓李的回廟裏去。師傅並說。姓李的是從南京來。這裏學武藝的年紀和我差不多。接到廟裏與我一塊學習。我聽得歡喜極了。連忙跑到這裏來。姓李的現在那裏。就請你帶我去接他罷。何壽山心想。陳廣德既是吩咐我。率李曠離開楊松樓家。到師叔家中住着。凡事聽師叔的吩咐。於今師叔教我跟張必成去。我回楊家帶李曠同去便了。用不着遲疑。祇是這彌勒院。不是師叔的家。就不得而知了。我自昨夜追趕出來在外耽擱的時間很久了。李曠此時必在楊家盼望我回去。何壽山想罷。卽邀同張必成。依照昨夜追來原路。回到楊松樓家。借故向楊松樓辭職。楊松樓自免不了有一番挽留。何壽山因認定陳廣德是個

具大神通的老前輩他所指點的決無錯誤在楊家不過借着保鏢的名義暫時棲身並不是師徒二人安身立命之所自然挽留不住當下即帶了李曠跟隨張必成向彌勒院來李曠與張必成見面說話即甚投機在路上彼此盤問來歷李曠直言無隱張必成却自己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祇知道在彌勒院已住過好幾年了當時何以到彌勒院來住的原因都不能記憶約走了二十多里平坦大路即走進一座怪石嵯峨的高山何壽山看這山雖不及陳廣德那山陡峻然邱壑較多林木密茂有景緻是供有襟懷的人欣賞林木之內有一條羊腸小路直達山坳那山坳從山下仰望形式儼如一副馬鞍坳兩旁兩峯高聳相隔約有數丈張必成引何李二人穿過山坳又走了幾里山路地勢漸漸寬曠了阡陌相連人烟稠密完全不是來路所經二十多里的鄉村蕭索氣象這一個村落寬廣約有十來里四圍都有高山環繞村落盡頭一山山下古木參天包圍着一個小小的古寺寺旁一道瀑布從山腰裏飛奔而下山脚危崖壁立瀑布由上衝下將山底衝成個深潭這潭的面積有數畝大小一條小澗沿山脚盤繞直出村口張必成指著那深潭說道這個方圓二十多里的村落村裏居民飲食的

水田裏。禾苗灌溉的水。有十分之九。就仗着這一道瀑布。我師傅曾對我說。這道瀑布。原來是沒有的。村裏都是荒山曠野。一沒有田產。二沒有人家。在千百年前。辰州忽然來了一個行乞的。胖大和尚。手提一個布袋。沿門行乞。終日對人是笑嘻嘻的。人家送飯菜。和旁的食物給他。他不論乾溼。不論生熟。一齊塞進布袋。許多人家的小孩們見了他。那笑哈哈的樣子。覺得好玩。都跟在他後面。看他討完多少人家。便不再討了。擇一地方。坐下來。從布袋裏將可吃的東西。一件一件取出來。吃一會兒。飽了。布袋裏餘下的。就分給衆小孩子吃。小孩們都嫌他腌臢。不肯吃他的。祇有一個年紀大些兒的。看了那食物。很覺得詫異。因這和尚討來的東西。飯也有。菜也有。有時還有粥。和湯。和尚都一齊塞入布袋之中。湯水應該從布袋裏漏出來。卽算布袋厚。不至漏出來也。應該各種食物。混合在一塊。弄得飯不成。飯菜不成。菜沒有好吃的了。而這和尚當討來的時候。雖是隨手一併塞入袋中。吃時。却仍是一樣。還一樣。好像是各自安放。未曾混合的。並且每樣都很新鮮。不像人家吃不了。剩下來。給他的。這孩子既覺得詫異。便獨自接過來。吃了。那食物。到口味。味道果然很鮮美。於是對衆小孩說明。衆小孩也就大。

家接着吃了。每日如此。和尚後面跟的小孩。越跟越多。布袋裏的食物也越分越多。沒有一次。少了。不夠分配的。和尚一到黃昏。就走到這座山下。在一塊石頭上睡覺。整整三年。沒有改變。這地方原是荒山曠野。往來的行人很少。祇因有和尚。每夜在這山下歇宿。入夜有許多小孩送來。天明又有許多小孩來接。三年就把一個荒僻的地方變成熱鬧了。有一日這和尚忽提了布袋。向三年來曾經布施過他的。人家告別。人家問他到那裏去。他伸手指着天上說。到這裏去。當時有人問道。和尚應該到西方去。怎麼到這裏去呢。他祇是嘻嘻的笑。不說甚麼。會跟隨和尚二三年的小孩們。聽說和尚告別。都有些戀戀不捨。一個邀一個跟着和尚。定要看和尚究竟到那裏去。和尚也不拒絕。約莫跟隨了百多個小孩。其中也有已成人的。跟來跟去。誰知仍舊跟到了這山下。和尚就平日睡覺的那塊石上盤膝坐下來。和衆小孩談話。衆小孩將和尚團團圍繞着。聽他東扯西拉的亂說。所說的話。當時聽了多不甚理會。得往後記憶出來。才知道一句一句都有應驗。和尚說笑了一陣。忽將手中布袋放下。合掌當胸。垂眉閉目。不言語了。衆小孩跟隨和尚三年。不曾有一次見過和尚。這般形像。都以爲奇怪。爭着向

和尚叫喚和尚理也不理祇兩個鼻孔裏流出兩條雪白的鼻涕來每條有尺多長上前去推搖時已冰冷鐵硬咽了氣了大家正在驚疑猛聽得半空中彷彿有念阿彌陀佛的聲音抬頭一看祇見這和尚依舊提了布袋飛昇雲端裏去了連忙又低頭看石上不仍是盤膝端坐着嗎這們一來消息登時傳遍了數十百里誰也知道這山下有活菩薩昇天老弱婦孺爭先恐後的前來祈禱當時有學問的人知道這和尚就是彌勒菩薩所以湊集些銀錢就在菩薩坐化的地方建造了這座彌勒院那一百多個小孩長大了十九都是信佛的因圖便利好每日到彌勒院誦經拜懺便合力將這曠野開闢出來但苦沒有水可飲食灌田齊到彌勒菩薩跟前拜求祇一夜工夫就憑空飛下這一道瀑布年代漸久這地方漸成了繁盛的村落至今這彌勒院的香火還很盛凡是在這院裏當住持的多不肯帶年紀太大的徒弟便是因爲當日的彌勒菩薩最與小孩有緣的意思何壽山聽了張必成這一派話雖知道不是張必成這樣十幾歲所能捏造出來的然何壽山是個江湖上的豪客腦筋中全不明瞭佛法是甚麼如何肯相信這些不可思議的事跡呢但是沒有工夫給他辯論已走到了彌勒院門口何

壽山看這個彌勒院規模雖不甚宏大却建造得異常堅固大門以內有一個極大的石坪估料或是因爲香火太盛小小的神殿容納不下許多敬菩薩的人特闢一個這們大的坪給敬菩薩的人立足及走到石坪中朝神殿上看時那神殿却又不小至少也可容納二百人跪拜張必成將二人引到神殿上說道請在此略等一等我去稟知師傅就來說罷直進裏面去了何壽山看這神殿正中供奉着一尊高約丈餘的彌勒菩薩偶像並無神龕帳幔偶像的前面設了一個大香案偶像的左邊倒有一個三尺多高二尺來寬的彫花金漆木龕顏色還很鮮明不是年代深遠的東西龕上有紅綢帳幔前面也是設了香案和正中一般的案上香爐內有香烟繚繞佛燈點得通明好像是才做完功課的木龕因有帳幔遮掩着不知裏面供的是甚麼神像想走近前揭開帳幔看看又恐怕性清頭陀出來見了嗔怪李曠對於這些地方最喜留意彷彿已明白了何壽山的用意兩三步走過去伸手將帳幔一揭祇見龕裏空的並沒有偶像也沒有書寫的牌位僅有一個破舊不堪的蒲團懸掛在木龕當中此外一無所有當李曠揭開帳幔的時候何壽山也看見了這破蒲團心裏覺得十分奇怪暗想時常

聽得江湖朋友說到處有一種無法無天的和尚傷天害理的事都能在佛法莊嚴之地幹出來因爲要幹種種傷天害理的事恐怕輕易被人察覺或官府前往搜查每在寺廟中建造祕密室安設許多機關外人不知道其中訣竅的要想破獲他們甚是難事據說祕密室四周的房屋當中所有門戶窗格以及陳設的椅桌床几壁間懸掛的字畫屏條都有機扭可以移動從表面上一些看不出來知道內容的祇用一兩個指頭輕輕在機扭上一按或是一推室中的情形就立時改變了這木龕金漆輝煌帳幔鮮麗龕前並有香案應該供奉神像的何以却懸掛這一個破舊蒲團在內呢蒲團是給人墊坐與跪拜的東西如何用得着這般供奉并且從來也沒聽說有人敬禮蒲團的陳廣德魏介誠他們這一般人的舉動都奇怪得使人不易推測這彌勒院究竟是如何一個所在好歹不得而知莫不就是江湖朋友所說的那種寺廟這木龕便是掩人耳目的機關於今人心險狠難測我不可信人過深後悔不及何不趁張必成師徒未出來的時候將木龕仔細察看一回如果形跡可疑便可早尋脫身之計何壽山這們一着想就顧不得性清頭陀嗔怪不敬了他走上前把帳幔揭起來細看那懸掛

的蒲團與尋常的蒲團毫無出色不同之處直徑約一尺五寸大小二寸來厚周圍緣邊的草都斷了和攪亂了的絡腮鬚鬚一般草上的泥垢沾滿了久已不堪墊坐何壽山疑心機扭在蒲團背後打算揭起蒲團來看祇是一着手蒲團就掉了下來倒把何壽山嚇了一跳看懸掛的草索就是蒲團上原有的提手已經朽壞多時因此一移動便斷了祇得托在手中看掛蒲團處の木板一點兒可疑的形跡也看不出正要仍將蒲團掛好再細看木龕外面有無可疑之處忽覺得有人在肩上輕輕拍了兩下緊接着就聽得很洪大的聲音念一句阿彌陀念何壽山從來做事有成竹在胸不會臨時慌急的這時因蒲團不曾懸掛原處性清頭陀就出來了心下甚難爲情似的倒覺有點兒慌急起來祇好將蒲團靠木板擱着掉轉身來祇見一個身高六尺開外的和尚科頭赤脚金剛也似的立在面前頭頂上果是光滑滑的沒一根頭髮一件黃色舊僧袍祇齊膝蓋左手握着一串念珠右掌當胸笑容滿面的向何壽山拜手何壽山料知必就是性清頭陀忙率李曠同拜下去先謝失禮之罪說道晚輩因見木龕中供着一個蒲團有些覺得奇特不應冒昧動手以致掉落下來罪過罪過性清頭陀一手拉起

何壽山笑道：「不要緊，不要緊。你初次到這裏來，無怪你看了這用木龕供奉蒲團的事，覺得奇特。這本來是一樁很奇特的事。你既到了我這裏，我自然要使你『知道』這蒲團的來歷。你知道了這蒲團的來歷，就一點兒不覺得奇特了。這殿上不好說話，請隨我來罷。」旋說，旋引何李二人從彌勒菩薩右邊側門走進一間房屋。何壽山看這房屋，倒很寬廣，祇是沒多的陳設。除幾張粗木桌椅之外，就祇一張很舊的禪床。床上也是鋪了一個舊蒲團。休說被褥，連蘆蓆也沒一條。對後院一個大窗戶，窗門格也沒有了。現出一種極窮苦的景象。不過房中還打掃得清潔，桌椅上面沒纖微塵垢。性清頭陀，自就蒲團上盤膝坐着，指着兩旁的座位，教何李二人坐下。說道：「我這裏是很清苦的。所在不願受苦的，不能在我這裏住着。前幾天我師叔廣德真人向我說，有一個很可憐的孽子，姓李，名曠，初從南京到辰州來，不久是個可造的後生。託我成全我，一則因恐怕耽誤我自己的事，二則因魏師弟的能為在我之上，從我不如從他。且魏師弟原住在我這裏，我自己收來的徒弟，尚且是承他指點的時候居多。我何能再成全李曠呢？因此不敢承諾。無奈師叔執意不肯教魏師弟收徒弟，說魏介誠的年紀太輕，不是收

徒弟的時侯幫助指教些武藝。倒是不妨的。師生之名萬不可居。我聽了不好再推託。祇得依遵師叔並說帶李曠同來的何壽山武藝也很不弱。不過也是和魏介誠樣沒有到收徒弟的時候。何壽山聽了這話。心想這就奇了。收徒弟祇論有。不有本領。真有本領。那怕年紀再輕些。也沒有不能教徒弟的道理。若沒有真實本領。便是八九十歲的老頭。難道就能收徒弟嗎。說我的本領。夠不上教李曠。我倒心服。沒到收徒弟時候的話。未免有些勉強。但是何壽山心裏。雖這門着想。口裏却不便這們辯駁。祇笑着說道。這是他老人家客氣的話。晚輩有甚麼本領。配收徒弟。其所以與李曠暫居師生之名的緣故。不過爲從南京逃出來。暫借這師生的稱謂。一路上可免去多少。沒有意思的盤詰。並非敢真以師傅自居。此刻到了這裏。晚輩更不敢無狀了。性清頭陀笑道。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然我師傅當日收我的時候。却教我費了許多周折。我師傅和廣德真人同是慧猛法師的徒弟。你剛才看見覺得奇特的蒲團。就是慧猛法師流傳下來的。你知道慧猛法師是誰麼。何壽山搖頭道。不曾聽人說過。性清頭陀道。你入世遲了。些兒相。驕的年數太遠。無怪你不曾聽人說過。但是當時的人。遍中國沒有不知道慧

猛法師的慧猛法師得名就是從那個破蒲團得來的。那時還是乾隆三十幾年。西藏的活佛到了北京。因為要顯他的密教。竭力在皇帝面前說國內一般和尚的壞處。簡直把許多有道德的高僧說得一錢不值。不但算不了佛門弟子。並都是佛門的罪人。終年享受十方的供奉。絲毫沒有神通。國家得不著衆和尚一些兒益處。容留這些和尚在國內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直是害羣之馬。虧得乾隆皇帝倒很精明。說國內的和尚未必完全是沒有神通的。不過其中賢愚混雜罷了。活佛聽了爭辯道。我密教在中國久已絕傳。密教之外從何處可得有神通。因此我敢斷定中國所有的和尚決沒一個有絲毫神通的。陛下若不相信。不妨下一道聖旨。傳諭天下各大叢林。推舉最有神通的和尚。尅期到北京來。與我比賽。那時陛下便可相信。除了密教而外都是害國害民的和尙了。那時直隸河南兩省正遭大旱。真是赤地千里。乾隆皇帝齋戒減膳。誠求了好幾日的雨。求不下一點滴。雨來祇要再有數日不雨。眼見得毫無收穫之望了。乾隆皇帝異常著急。見活佛這們說。陡然想起求雨的事來了。便對活佛說道。你若有神通。能求下三尺甘霖。就立時傳諭天下諸大叢林。推舉有神通的和尚前來。比賽活佛。

答應了。就在天壇求雨。果然在火繖高張之下。頃刻烏雲密佈。大雨傾盆。平地水深三尺。活佛一聲說止雨。便應聲而止了。乾隆皇帝見了如此情形。也覺得國內的和尚沒有這種神通。不能爲國家出力。替朝廷分憂。實不如密教之好。當下遂存了個昌明密教的心思。打算在各叢林推舉和尚來京。與活佛比賽輸了之後。再下一道聖旨。勒令國內所有的和尚都改修密教。有不願改修的。便勒令還俗。不許再做和尚。活佛知道皇帝的意思。自是非常得意。要求皇帝祇限三個月的期。各叢林推舉的和尚務必如期來京。比賽。乾隆皇帝依了活佛的話。下了這道聖旨。可憐這一道聖旨傳下來。把各省各大叢林的大方丈都嚇慌了。手腳本來密教在中國從明朝就禁絕了。佛家講究神通的原祇。密教密教既早經禁絕。國內從那裏去推舉有神通的和尚呢。然而朝廷既有這種聖旨。下來不能因推舉不出。便不推舉。並且這事關係佛教的興廢。百萬和尚的存亡。更不能隨便處置。於是許多大方丈齊集在南京。計議說。全中國祇有陝西的高僧最多。公推由陝西一省所有高僧中選舉一個神通最高的。應詔入京。與活佛比賽。陝西各大叢林既被各省公推了。也就大家計議說。陝西全省各叢林惟有終南。

山昭慶寺多年高有道行的和尚於是又公推由昭慶寺所有的高僧中選舉是這般你推我我推他推到昭慶寺已無處可以再推了其實昭慶寺雖是大叢林多年老的和尙然沒有神通年老有何用處自聖旨傳下來那日起一遞一遞的推諉推到昭慶寺時已祇餘二十多日滿期了昭慶寺老方丈和一千執事的和尚接了這聖旨與各叢林公推由昭慶寺選人應詔的通知也是嚇得手慌脚亂面相覷寺中共有二百多名和尚竟沒有一個敢擔當這重任的並且都急得連飯都吃不下因爲這事關係太重大若到期沒人前去應詔眼見得全國的和尙都沒有立腳的地位了全國各叢林既公推了陝西陝西各叢林又公推了昭慶寺如果昭慶寺不能舉出一個有神通的人來挽回這一大劫運將來佛教滅亡的責任昭慶寺便不能推卸了因此寺中老方丈每日傳齊闔寺僧人商議如何處置連各處來昭慶寺掛單的和尙都邀在裏面由老方丈詢問有有應付的好主意祇有一個苦行的頭陀來昭慶寺掛單已有兩個多月遍體污泥狼藉頭上幾寸長的亂髮也被污垢結成了餅臉上尋不見一點肉色一雙赤脚連草鞋也不着身上就祇一件單布僧袍從九月到昭慶寺至十一月經

兩個多月不曾換下來洗濯過。他初到的時候，知客監寺都很厭惡他。他又不隨班做功課，所以每日祇給一碗餘下來的殘飯。他吃住了十多日之後，因為他在房裏拉屎，監寺打了他一頓，將他攆出去。他白天不知去向，夜間仍回到寺門外歇宿。老方丈知道，了可憐他，勸戒他一番，又教他到寺裏來住。監寺祇許他住在寺後的房簷下。還是老方丈慈悲，見他在地下坐臥，恐怕他受了溼氣生病，給他一個蒲團。他就終日守着那個蒲團，也不誦經，也不念佛，無論甚麼時候去看他，祇見他坐在蒲團上打盹。闔寺的僧人都不拿他當人，因此不曾邀他同來商議應付的方法。一連商議了七日，始終一籌莫展。寺中執事的和尚，因大家心裏着急，那苦行頭陀又獨自坐在寺後房簷下，不出來觸眼。這些和尚便把他忘了。連每日殘餘的一碗飯都沒人送給他吃。直商議到第七日，那苦行頭陀彷彿忍耐不住了，走到衆僧人集會的地方，找着那個平時每日送飯給他吃的小沙彌，問道：「你吃了飯沒有？」小沙彌道：「早就吃過了。」這時候還吃甚麼飯？他又問道：「你昨日吃飯沒有？」小沙彌現出不耐煩的氣，答道：「你顛了麼？我昨日爲甚麼不吃飯？他點了點頭，又問道：「你前日吃飯沒有？」小沙彌賭氣不理他，了他伸手。

撫。摸。着。小。沙。彌。的。頭。道。究。竟。吃。也。沒。吃。何。妨。說。給。我。聽。呢。小。沙。彌。連。忙。將。頭。一。偏。閃。開。來。生。氣。說。道。腌。臢。鬼。手。也。來。摸。我。的。頭。我。又。不。曾。餓。死。爲。甚。麼。祇。管。問。我。吃。飯。沒。有。不。是。奇。了。嗎。他。聽。了。不。但。不。生。氣。反。笑。問。道。你。既。是。每。日。都。吃。了。飯。却。爲。甚。麼。一。連。七。日。不。送。飯。給。我。吃。呢。你。想。我。餓。死。嗎。小。沙。彌。這。才。想。起。來。果。是。這。幾。日。忘。記。送。飯。給。他。吃。他。二。人。在。這。裏。問。答。知。客。監。寺。都。聽。得。了。監。寺。走。過。來。向。他。厲。聲。喝。道。你。在。這。時。候。還。想。有。飯。給。你。吃。麼。我。們。尙。且。就。沒。有。飯。吃。了。老。實。說。給。你。聽。於。今。大。家。都。在。性。命。相。關。的。時。候。各。人。心。裏。都。煩。悶。極。了。你。休。在。這。裏。討。人。的。厭。罷。我。也。懶。得。攆。你。出。去。請。你。自。往。別。處。求。生。他。聽。了。監。寺。的。話。望。了。望。一。千。僧。人。向。監。寺。說。出。一。番。話。來。頓。使。一。千。僧。人。大。驚。失。色。甚。麼。說。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破蒲團跌翻活佛 乾矢橛悟澈沙彌

話。說。那。苦。行。頭。陀。望。了。大。衆。一。眼。向。監。寺。問。道。是。不。是。昭。慶。寺。裏。的。和。尙。在。外。面。犯。了。打。劫。財。物。奸。淫。婦。女。的。罪。過。官。府。就。要。來。查。封。這。寺。把。你。們。嚇。得。聚。在。一。塊。兒。商。議。呢。監。寺。一。聽。這。話。不。由。得。大。怒。伸。手。便。想。將。他。抓。過。來。痛。打。一。頓。再。趕。出。寺。去。祇。是。一。下。

不。會。抓。着。他。已。閃。入。人。叢。之。中。連。連。合。掌。謝。罪。道。是。我。說。錯。了。我。心。想。若。不。是。昭。慶。寺。有。和。尚。在。外。面。犯。了。大。罪。要。被。官。府。查。封。如。此。富。足。的。昭。慶。寺。何。至。就。沒。有。飯。吃。呢。又。見。你。們。閤。寺。的。人。都。聚。做。一。塊。兒。一。個。個。愁。眉。不。展。更。像。是。有。大。禍。臨。頭。的。樣。子。我。們。出。家。人。有。甚。麼。大。不。了。的。事。若。不。是。犯。了。大。罪。爲。甚。麼。大。家。要。如。此。著。急。於。今。既。是。我。說。錯。了。就。算。我。不。會。說。這。話。便。了。用。不。着。這。們。生。氣。旁。邊。也。有。許。多。和。尚。勸。監。寺。息。怒。監。寺。正。在。着。急。的。時。候。也。就。不。願。意。鬧。得。大。家。不。安。祇。揮。手。教。那。苦。行。頭。陀。出。去。這。是。閤。寺。的。和。尚。都。贊。成。的。因。爲。那。苦。行。頭。陀。太。腌。臢。誰。也。不。敢。近。他。他。祇。得。走。到。遠。遠。的。地。方。立。着。看。大。家。計。議。大。家。計。議。到。無。可。如。何。的。時。候。都。掩。面。哭。泣。起。來。他。反。趁。大。家。哭。泣。的。當。兒。獨。自。仰。天。大。笑。究。竟。老。方。丈。的。見。識。高。人。一。等。見。他。獨。自。仰。天。大。笑。遂。離。座。走。到。他。跟。前。問。道。你。爲。甚。麼。獨。自。這。們。大。笑。難。道。你。倒。有。應。付。的。方。法。嗎。他。做。出。有。意。無。意。的。神。氣。答。道。這。有。何。難。值。得。是。這。們。號。喪。一。般。的。哭。泣。麼。老。方。丈。很。高。興。的。問。道。你。說。不。難。有。甚。麼。法。子。呢。相。差。祇。有。半。個。月。的。日。子。了。全。國。各。大。叢。林。都。望。我。昭。慶。寺。舉。人。去。應。詔。於。今。我。昭。慶。寺。舉。不。出。這。個。人。來。你。能。有。甚。麼。法。子。他。隨。手。指。着。剛。才。

要。打。他。的。監。寺。說。道。他。的。神。通。還。不。大。嗎。他。應。該。去。得。老。方。丈。正。色。道。此。刻。不。是。說。閒。話。的。時。候。此。事。不。是。說。閒。話。的。事。你。有。方。法。就。請。說。出。來。我。一。個。人。不。足。惜。祇。一。昭。慶。寺。也。不。足。借。這。關。係。佛。法。的。興。亡。非。等。閒。可。比。我。已。七。晝。夜。不。得。一。刻。安。甯。了。那。苦。行。頭。陀。至。此。也。正。色。說。道。實。在。這。寺。裏。沒。人。肯。去。時。我。就。去。走。一。遭。也。使。得。老。和。尙。放。心。好。了。老。方。丈。喜。問。道。你。真。個。能。去。麼。他。道。我。豈。是。說。謊。的。老。方。丈。道。你。能。去。自。是。再。好。沒。有。了。不。過。我。們。這。幾。日。計。議。都。不。曾。邀。你。在。場。恐。伯。你。剛。纔。出。來。沒。聽。明。日。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此。去。是。應。詔。去。北。京。和。西。藏。活。佛。比。賽。神。通。麼。他。微。微。的。點。頭。道。這。是。我。知。道。的。我。祇。不。知。道。那。西。藏。活。佛。是。一。個。甚。麼。樣。的。人。所。以。願。意。借。此。去。北。京。瞧。瞧。他。老。方。丈。問。道。你。祇。去。瞧。瞧。他。要。和。你。比。神。通。你。應。知。道。這。事。關。係。重。大。在。昭。慶。寺。本。已。找。不。出。能。去。的。人。轉。眼。到。了。期。仍。是。沒。法。今。有。你。願。去。原。可。不。問。你。有。神。通。和。活。佛。比。賽。與。否。卽。算。你。絕。無。神。通。也。不。過。和。沒。有。人。前。去。一。樣。並。不。因。你。去。僨。事。不。過。我。爲。你。着。想。若。自。信。沒。有。大。神。通。不。能。將。劫。運。挽。回。倒。不。如。索。性。不。去。聽。之。任。之。也。可。免。得。你。一。己。的。勞。苦。苦。行。頭。陀。笑。道。不。去。應。詔。也。使。得。你。們。大。家。又。這。們。着。急。幹。甚。麼。呢。

老方丈道。並不是不去。應詔也。使得因爲無人能去。應詔我等也。祇索聽天由命。佛教東來了。這們多年。其間經過興廢的關頭。也不知有了多少次。如果佛教從此應當毀滅也。非我等凡夫之力所能挽回。與其你去徒勞無功。反使西藏活佛在皇帝跟前。得借此誇張他的密教。就不如索性不去的。爲好。不過我這種說法。是爲你着想說的。若爲昭慶寺塞責。自巴不得有你出頭。苦行頭陀。當下似乎知道老方丈確是一番好意。祇念了一聲阿彌陀佛。並不回答。甚麼但是。知客監寺等執事僧人。有大半是厭惡這位頭陀的。多久就恨不得將他攆出去。就因老方丈沒有攆他的意思。不能如願。此時見他請去北京。應詔大家心裏都高興。一則因各大叢林公推昭慶寺舉人。昭慶寺正苦無人能去。於今有他去了。可以塞責。二則因此去必與西藏活佛比賽神通。可借活佛的力量。將這討人嫌厭的頭陀處死。免得長遠住在昭慶寺裏。使一般僧人都看了惡心。想不到老方丈竟勸他不去。大家心裏又不由得着急起來。監寺僧忍不住向老方丈說道。我們計議了好幾日。正爲議不出一個願去應詔的人。急得甚麼似的。於今有人自願前去。又不是我們逼迫出來的。當家師爲甚麼倒阻擋他呢。全國各大叢

林公議由陝西各大叢林中選人陝西各大叢林又公議由我們昭慶寺選人可見我昭慶寺爲全國各大叢林所推重若始終選不出一個願去的人來佛教興亡關係雖仍在全國的佛門弟子而我昭慶寺無人其關係就祇在我們大家的顏面了當今全國的佛門中人誰不知道此去北京是得和西藏活佛比賽神通自問不能去的誰肯親身當着一千大衆說出願意前去的話來依我們的愚見當家師在這種關頭這樣小慈小悲姑息愛人的話不用再說了罷我們一向都小覷了這位師傅甚是罪過此番他去北京應詔我們倒應專誠祖餞一番並得趕早準備慶祝成功的筵宴等待他比賽勝了西藏活佛回來好大大的慶賀他在場計議的衆和尚見監寺僧這們說也都同聲附和說出來的話且都含着些怪老方丈不應該勸阻的意思老方丈見此情形也就祇得與大衆同一主張隨卽向衆和尚說道我爲昭慶寺的方丈自然巴不得有人願去當此重任監寺的話果是不錯原不是由我們逼迫他出來的他自己情願前去必非偶然不過此刻相差限期僅有半個多月了須得從速動身才好不能再耽擱了苦行頭陀笑道我終日沒事做有甚麼耽擱衆和尚看了苦行頭陀那齷齪不堪

的樣子說道這番去北京和活佛比賽神通的事非同小可路途太遠期限太促祇要我昭慶寺有人前去便逾期若干天也沒要緊但是去的人儀表不能不莊嚴一點這位師傅願去好是再好沒有的了就祇服裝得更換更換也是我昭慶寺的顏面萬不能就是這種模樣前去老方丈道那是自然儘一日之內務將服裝及應用各物完全辦好有來不及買辦的可由大眾幫助他贈送他幾件衆和尚倒都願意凡事衆擎易舉那須一日頃刻之間大家便湊合完全了也有贈袈裟的也有贈毘盧的凡是大和尚應有的裝飾都無不完備並有幾個好事的逼着苦行頭陀薰香沐浴替他打扮他在昭慶寺搭單許久了從來沒有舖蓋被褥可以安睡此時已由衆和尚贈送了一套被褥在未成行以前且收拾了一間房給他住問他安排何日動身他說要動身就動身監寺僧會當衆說過祖餞行不好意思不踐言祇得辦了幾席齋供爲這頭陀餞行這頭陀飽吃了一頓吃盡了十幾個人的東西吃飽之後連謝也不道一句拍了拍肚皮自回房睡覺去了接連睡了三四日也不起床也不說甚麼好像忘記了去北京的事一般執事和尚去叫喚他叫也叫不醒推也推不醒推到後來他倒氣忿忿的坐起來

罵道我自到昭慶寺不曾好好的睡一覺於今我就要到北京去替你們昭慶寺掙場面臨行圖一覺安睡都忍心把我吵醒嗎執事和尚道你既要去北京到今日還不動身前去祇在這裏睡覺霎霎眼就到期了拿甚麼人和活佛比賽呢這頭陀仍是盛氣相向道要你們管我這些事幹甚麼我既當衆答應了去你們就管不着我了你們怕到了期沒人和活佛比賽却爲甚麼不自己早些動身前去呢執事和尚平日都是欺負這頭陀慣了的一時如何甘受他這般言語這般嘴臉遂也動怒罵道我們早已料到你願去北京是假的不過想借此騙些衣服行頭罷了衣服行頭既到了手自然可以不問去北京的事了。你當衆說要動身就動身若不是祇圖騙衣服行頭到手爲甚麼還祇管挺屍呢。這頭陀聽了氣得無言可答連忙跳下床來脫去新穿的衣服仍將他原有的破爛衣服穿了。所有衆和尚湊合贈送的東西一股腦兒捲起來退還給衆和尚道你們以爲我是騙取衣服行頭的罷罷罷你們各自收回去罷我原是不。這些東西的祇因懶得和你們費唇舌聽憑你們擺佈誰知你們就存心以爲我得了你們的東西便應該受你們的管束連覺都不許我睡我於今還了你們看你們再有甚

麼話說我對老方丈答應了去始終不會改悔到了要去的時候我還是前去當時衆和尚也有用好言勸慰他不用生氣的他祇是不理於是大家都疑心他當初自願去是有意尋衆人的開心今見大家認真教他去就不能不後悔了祇得借故生氣把行頭退還給人好卸責任大家既疑心苦行頭陀是這般行徑也惟有長歎一聲甚麼話都用不着說了老方丈和一般執事的和尚見連這一個願去的都無端變了卦若到底推不出一個能去的人來昭慶寺的面子怎麼下得去呢因此大家祇急得愁眉不展終日集聚在一塊計議却議不出一點兒方法來又過了幾日隔限期更近了明知道此時就有人能去也來不及如期趕到北京了大家才索性不着急了存心屈服密教的準備改變修持的途徑從此信奉密教不甘願屈服的準備此後還俗形勢倒覺比初時安靜了看這位苦行頭陀仍舊日夜在寺後房簷下破蒲團上打坐就像沒有這回事的一樣大家既認定他是有意尋開心的也就不願意再睬理他了直到聖旨限期的這一日老方丈清早起來正率領了滿寺僧人在大殿上做佛事忽見這位苦行頭陀一手提着那隻破爛蒲團從容走到大殿上來向老方丈笑道我此刻便要

動身到北京去了。老方丈有甚言語吩咐。沒有老方丈滿肚皮不暢快說道。此刻去有何用處。你還是去後簷下打坐罷。好在我們都已各有準備了。請你不必再向我們尋開心。苦行頓陀正色答道。罪過罪過。你們各有甚麼準備。準備入三惡道墮十八地獄。罷了。阿彌陀佛。起心動念都是罪過。說罷將手中蒲團向佛座前面鋪下。神氣極誠虔的拜了幾拜。他自到昭慶寺以來。這是第一次拜佛。平時不會見他拜過佛。也不會聽他念過經。連阿彌陀佛四字前後都祇聽他念過四次。老方丈見他這時忽然虔誠禮拜佛。像倒覺有些希罕。滿寺的僧人也都不得肅然起敬。他禮拜了佛像起來。仍提了那蒲團在手。步出大殿。並不見他身體如何用力。卽已冉冉凌空。直上天際。滿寺僧人和老方丈見了。這才知道這苦行頓陀真有不可思議的神通。禁不住一個個都跪倒在殿上。朝空禮拜。祇見那頭陀在半空中雲環霧繞。瞬眼就看不見了。老方丈和滿寺僧人都認爲真正活佛降臨。交相慶幸。惟有知客監寺和一般曾經欺負過這頭陀的心中惴惴不安。惟恐有受罪責的時候。其實這頭陀何嘗有心和他計較。何況種種欺負也都是夙孽。不過他們這些和尚沒有神通。不能真知灼見罷了。且說限期將近。

的這幾日。西藏活佛隨時派人。在各處打聽。看是由那一省。那一個叢林中。選舉了有神通的和尚。進京。直打聽到限滿的這日。還不見有一個和尚來。并且連許多原在北京的大和尚。都被那一道聖旨。嚇得。借着赴南京會議。出京不敢回來了。西藏活佛。好不高興。以爲若有人。尚敢來比賽。這幾日也應該來京報到了。就在今日。滿限還不見有報到的和尚來。逆料是決沒人敢來了。活佛趾高氣揚的。上朝向乾隆皇帝說道。我早知道全國的和尚沒一個有神通。敢來和我比賽的。陛下那時尚不甚相信。以爲是我言之過甚。今日是三個月滿限的一日。若國內有一個有神通。敢來比賽。早已應來京報到了。直到此刻。沒有陛下可知。我前次所說國內的和尚。是國家的敗類。佛教的罪人。那話確不是冤誣他們的了。乾隆皇帝心裏也實在覺得很詫異。暗想。難道通國百數萬和尚。當中真沒有一個有神通。敢來比賽的嗎。那些和尚也果然太不中用了。勒令他們還俗。或改修密教。都是應該的不虧了他們。乾隆皇帝剛這們思量着。還不會說出甚麼話來。忽聽得殿下有人驚詫的聲音。皇帝臨朝。朝堂之上。是何等森嚴的地方。是何等肅靜的時候。豈容有龐雜的聲音。發見乾隆本是一個極英明。極能幹。

的皇帝隨着那發聲的所在看去。祇見遠遠的堦基底下盤膝端坐着一個科頭赤足的頭陀。滿朝的文武百僚不但沒人看見。那頭陀從何處走來。並沒人知道。是何時坐在那裏的。偶然被立在近處的一個官員看見了。禁衛森嚴的朝堂上竟發見了這樣形容古怪。衣衫襤褸的和尙。并且目中無人的樣子。端坐在御前十步之內。怎能不十分驚詫呢。乾隆皇帝一見這頭陀。便料知必有些來歷。親口問和尙。從那裏來的。這頭陀發聲如洪鐘的答道。貧僧是陝西終南山昭慶寺的慧猛頭陀。由全國各大叢林。選舉貧僧前來北京。應詔所以如期到此地等候。皇帝又問道。你既是全國各大叢林。選舉你來的。爲甚麼不早行呈奏。直到此刻才突如其來呢。這頭陀的法名叫慧猛。在昭慶寺搭單。兩個多月。竟沒人知道。可見一般僧人都輕視他到極點了。此時由他當面向乾隆皇帝說出來。外人方知道他叫慧猛頭陀。慧猛頭陀見皇帝這們問他。便答道。貧僧因限期在今日。所以今日才從昭慶寺動身。來不及早行呈奏。乾隆皇帝聽說今日才從昭慶寺動身的話。覺得荒謬。立時露出不高興的臉色。說道。今日才從終南山昭慶寺動身。就到了這裏。麼是走那一條路來的。慧猛頭陀從容答道。貧僧豈肯誑語。

是走雲路來的。乾隆皇帝究竟是個很精明的人。心想正在臨朝的時候。禁衛何等森嚴。像這樣形容古怪衣服襪襪的和尙如何會許他走進這裏面來呢。一個人不曾察覺他就堵基石上盤膝端坐。可見他所說從雲路來的這句話不爲虛假。并且若非騰雲駕霧從終南山到北京。又豈能當日便可走到。遂故意問慧猛頭陀道。全國各大叢林。是選舉你前來與活佛比賽神通的。你有何神通敢與活佛比賽呢。慧猛頭陀道。貧僧沒有神通。祇會坐禪。甚麼活佛的神通在那裏。請先使出來。給貧僧看看。皇帝聽了。就向活佛問有甚麼神通可使出來。麼活佛說。我能知三世當下。便將在朝文武大官的三世情形說了。幾個說完了。卽問慧猛頭陀有這種神通沒有。慧猛頭陀道。你既能知這些文武官員的三世。也能知我的三世麼。請你說出來。何如。活佛閉目坐着。和入定相似的坐了一會。張眼搖頭說道。看你也知道我的三世麼。慧猛笑道。這有何難。不過在這大庭廣衆之中說出來。有些難爲情罷了。活佛還沒開口。皇帝已說道。知道便說。有甚麼難爲情。慧猛頭陀對活佛道。佛門弟子僅知三世。算甚麼神通。貧僧坐的這個蒲團。尙且能知三世。請你下來在這蒲團上坐坐。便知端底了。旋說旋立起身。將

蒲團讓出來指點着教活佛下來坐活佛見了似乎不甚情願的樣子慧猛頭陀接連催促道貧僧日夜坐着的蒲團坐坐有何要緊皇帝不知道這蒲團有甚麼奇妙之處也。想。看。一。個。究。竟。便。也。跟。着。催。促。活。佛。道。一。個。稻。草。編。成。的。破。舊。蒲。團。有。甚。麼。知。覺。如。何。能。知。道。人。的。三。世。卽。算。有。妖。邪。憑。附。果。有。知。道。三。世。的。神。通。且。看。他。一。沒。有。咽。喉。二。沒。有。口。舌。又。如。何。能。和。活。佛。一。樣。將。人。三。世。的。情。形。說。出。來。呢。這。慧。猛。頭。陀。既。請。活。佛。去。坐。活。佛。何。妨。就。下。去。坐。給。他。看。不。然。他。倒。有。得。借。口。了。活。佛。沉。吟。不。決。似。的。半。晌。不。肯。起。身。因。爲。有。皇。帝。這。一。番。話。被。逼。得。無。可。推。諉。祇。得。勉。強。振。作。起。勇。氣。走。下。殿。來。將。蒲。團。仔。細。端。詳。了。一。陣。好。像。已。看。出。沒。有。甚。麼。可。怕。的。道。理。毅。然。決。然。雙。手。擡。起。僧。袍。也。是。盤。膝。坐。了。下。去。哈。哈。真。假。就。在。這。上。面。分。了。活。佛。的。身。體。才。往。這。蒲。團。上。一。坐。臉。上。便。登。時。變。了。顏。色。打。算。跳。起。來。逃。走。這。時。慧。猛。頭。陀。立。在。旁。邊。如。何。肯。放。他。就。這。們。逃。走。呢。隨。用。手。向。活。佛。一。指。說。道。坐。還。沒。坐。下。就。起。來。蒲。團。怎。能。知。道。你。的。三。世。慧。猛。頭。陀。雖。祇。口。裏。說。這。們。一。句。手。是。這。們。一。指。活。佛。立。刻。如。墮。入。冰。天。雪。窟。之。中。熬。不。住。那。嚴。寒。酷。冷。的。一。般。渾。身。上。下。祇。抖。一。個。不。住。滿。朝。廷。的。文。武。百。僚。和。乾。隆。皇。帝。都。聽。

得活佛的三十六顆牙齒抖得閣閣的響活佛的身軀本來很高大平日行止起坐
都很沈着鎮靜此時一坐在蒲團上就彷彿篩糠一般的簸擺文武百僚看了這般怪
形像一個個忍不住匿笑活佛在這簸擺不停的時候口裏還發聲念誦大約誦的是
一種咒語祇是越簸擺越厲害便越念誦越不成聲皇帝看了這種情形也知道活佛
的神通遠不及慧猛頭陀了料知活佛此時坐在蒲團上必是痛苦得難受極了正想
教活佛認輸不用再比賽了祇見慧猛頭陀又伸手向活佛一指說道還不將前世孽
報之身顯出來給皇上看看更待何時這話一說出活佛便應聲倒地祇在蒲團上滾
了一滾再看時那裏還有甚麼活佛呢蒲團上面躺着的分明是一隻極肥大的黃鼠
狼兩眼尙睜開來灼灼向皇帝及文武百僚亂望滿朝廷的人剛看了個明白一轉眼
又不見黃鼠狼了仍是活佛倒在地下慧猛頭陀合掌念了聲阿彌陀佛說道陛下所
見的黃鼠狼就是這活佛前世孽報之身今世因有毀僧謗法的大罪孽來世孽墮三
惡道貧僧不忍將他的結果顯出來說罷雙手將活佛引援起來離開了這蒲團佛法
真是無邊無量活佛一離這蒲團卽時又回復了原狀不過滿面露出羞慚之態自走

上殿去。慧猛頭陀頃刻也不停留。乘文武百僚都注目在活佛身上的時候。施展出廣大神通來。提起蒲團一霎時。仍回到昭慶寺。寺裏自慧猛頭陀騰雲駕霧走後。老方丈立刻派遣了幾個和尚。動身到北京去。一則打聽與活佛如何比賽。究竟勝負如何。二則若是慧猛頭陀勝了。派去的人好迎接。慧猛回昭慶寺來。老方丈並召集滿寺僧人。商議等慧猛得勝回來。自願讓慧猛做大方丈。連應該如何迎接的儀式。都商議停當了。以爲至快也。得十天半月方能回來。誰能料到當日就回來了呢。慧猛頭陀回昭慶寺後。也不見老方丈。也不和滿寺的僧人會面。依舊與平日一般的。在房簷牆根下。就破蒲團打坐。滿寺的僧人都輕易不到寺後去的。惟有那個每日送飯給慧猛頭陀吃的小沙彌。就在這日下午無意中。走到寺後去。了一眼看見他老人家。還坐在破蒲團上。打盹好像一步也不會走動的一樣。不禁吃了一嚇。連忙走近前。問道師傅怎麼還是坐在這裏呢。甚麼時候回來的。慧猛頭陀半晌不作理會。就和打盹沒聽得似的小沙彌問了幾遍。才睜眼氣忿忿的說道。你倒問我甚麼時候回來的。我還沒問你甚麼時候回來的呢。小沙彌越覺得詫異。說道。我又不曾到那裏去。爲甚麼要問我甚麼時

候。回來的呢。慧。猛。頭。陀。道。你。既。是。不。會。到。那。裏。去。怎。的。今。天。又。不。送。飯。給。我。吃。呢。我。一。時。半。刻。也。不。會。離。開。這。裏。你。倒。問。我。甚。麼。時。候。回。來。的。不。是。奇。了。嗎。小。沙。彌。道。這。真。是。奇。事。滿。寺。的。人。都。說。師。傅。騰。雲。駕。霧。到。北。京。去。了。祇。我。不。在。殿。上。不。會。看。見。師。傅。動。身。師。傅。去。後。當。家。師。還。選。派。了。幾。個。人。跟。着。到。北。京。去。了。我。并。親。自。聽。得。他。們。大。家。商。議。等。師。傅。回。來。就。推。師。傅。當。大。方。丈。呢。慧。猛。頭。陀。笑。道。那。有。這。回。事。你。說。出。來。的。話。我。一。點。兒。不。懂。得。我。當。日。答。應。到。北。京。去。原。不。過。說。着。玩。的。誰。肯。真。個。去。呢。於。今。這。寺。裏。也。住。不。得。了。時。常。一。連。幾。日。沒。一。點。東。西。給。我。吃。我。在。這。裏。挨。餓。也。挨。夠。了。還。是。往。別。處。去。的。好。小。沙。彌。道。師。傅。此。後。當。了。這。寺。裏。的。大。方。丈。還。愁。有。挨。餓。的。時。候。嗎。師。傅。現。在。雖。說。坐。在。這。裏。一。時。半。刻。也。不。會。離。開。但。是。他。們。都。說。看。見。師。傅。動。身。到。北。京。去。了。的。我。於。今。就。去。稟。報。當。家。師。我。包。管。他。們。一。定。要。到。這。裏。來。迎。接。師。傅。的。慧。猛。頭。陀。尚。沒。回。答。小。沙。彌。已。跑。到。老。方。丈。跟。前。將。無。意。中。在。寺。後。看。見。慧。猛。頭。陀。並。問。答。的。情。形。說。了。老。方。丈。聽。了。心。裏。十。分。疑。惑。當。下。率。領。了。幾。個。寺。內。執。事。的。和。尚。到。寺。後。來。迎。接。慧。猛。頭。陀。祇。是。走。到。那。牆。根。下。那。裏。見。他。老。人。家。的。跡。影。呢。叫。小。沙。彌。過。來。問。小。沙。彌。到。

這。時。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祇。呆。呆。的。望。着。慧。猛。頭。陀。打。坐。的。地。方。發。怔。監。寺。僧。怪。
小。沙。彌。造。謠。伸。手。就。打。了。小。沙。彌。兩。個。嘴。巴。祇。打。得。小。沙。彌。兩。臉。通。紅。老。方。丈。也。罵。了。
小。沙。彌。幾。句。又。率。領。那。些。和。尙。去。了。祇。留。了。小。沙。彌。一。個。人。立。在。牆。根。下。懊。恨。自。己。蒙。
了。不。白。之。冤。無。處。伸。訴。正。雙。手。摸。撫。着。挨。打。的。所。在。哭。泣。忽。見。慧。猛。頭。陀。從。牆。角。那。邊。
轉。了。出。來。一。面。緩。緩。的。走。着。一。面。提。起。褲。頭。往。腰。裏。繫。繫。小。沙。彌。見。了。生。氣。問。道。害。我。
挨。打。偏。巧。在。這。時。候。跑。到。那。裏。去。了。呢。慧。猛。頭。陀。道。我。剛。起。身。到。那。邊。小。解。這。裏。有。誰。
打。你。你。爲。甚。麼。不。叫。我。一。聲。呢。小。沙。彌。道。我。若。知。道。師。傅。就。在。那。邊。小。解。又。怎。麼。會。挨。
打。呢。咦。師。傅。到。那。邊。小。解。怎。的。連。蒲。團。都。帶。去。了。慧。猛。頭。陀。向。牆。根。下。一。指。笑。道。這。不。
是。蒲。團。是。甚。麼。誰。帶。着。蒲。團。去。小。解。小。沙。彌。低。頭。看。牆。根。下。那。破。蒲。團。果。然。不。曾。移。動。
不。過。上。面。糊。滿。了。泥。垢。和。牆。根。下。的。土。色。一。般。無。二。胡。亂。一。眼。望。去。看。不。出。蒲。團。來。小。
沙。彌。祇。好。自。認。晦。氣。不。能。歸。咎。慧。猛。頭。陀。不。應。該。小。解。慧。猛。頭。陀。彎。腰。將。蒲。團。提。起。來。
笑。道。我。不。願。在。這。裏。挨。餓。了。往。各。處。化。緣。去。說。罷。要。走。這。小。沙。彌。極。老。實。極。笨。寺。裏。和。
尙。教。他。向。東。他。不。敢。向。西。教。他。坐。着。他。便。不。敢。立。着。的。此。時。不。知。怎。的。心。裏。忽。然。靈。活。

起來覺得慧猛頭陀是個有神通的和尙。自己若能跟着他同往各處化緣，必能得着不少的益處。終南山昭慶寺徒負盛名，其實滿寺都是些惡俗不堪的和尙。非自己安身立命之所。這念頭一起，便絕不躊躇。即時向慧猛頭陀跪下，說道：「師傅，不願意在這裏挨餓我也，多久不願意在這裏日挨打夜挨罵了。師傅往各處化緣帶我同去罷。我情願從此每日募化了，供給師傅慧猛頭陀連連搖手道，使不得使不得我獨自一個人。尙且嫌累贅了，如何能加上你跟着小沙彌道我募化了，給師傅吃又不要師傅募化了，給我吃。師傅爲甚麼怕累贅呢？師傅在昭慶寺也有三個月了，還不知道他們兇惡的情形嗎？他們對師傅尙且要打就打，要罵就罵，待我更是不拿我當人了。卽如剛纔不見了師傅，我立在他們背後，離這牆根遠了些，看不見牆根，下面有沒有蒲團，他們立在近處的，應該看見看見了蒲團，就應該知道師傅在這裏，何至不由分說的就將我的臉打得腫起來呢？我受他們的打也實在受的夠了。無論如何得求師傅慈悲帶我同走。慧猛頭陀道：「這都是孽報，隨便跑到甚麼所在是躲避不了的。我看你還是安心在這裏順受罷。自有苦盡甘來的日子在後頭。你有送飯給我吃的功德，我等到

你在這裏的孽報將了的時候再來引你往別處去。此刻萬不能帶你同走。你須記取剛纔是因多言招辱。此後不可多言。小沙彌見慧猛頭陀不肯帶他同走。連叩了幾個頭。正要再三懇求。祇是抬起頭來一看。已不知慧猛頭陀一瞬眼。就到那裏去了。急急的爬起來。四處找尋。了一會。竟是毫無蹤影。因心裏記着此後不可多言的吩咐。便不肯再將與慧猛頭陀會面。及談話的情形。向同寺的僧人說了。昭慶寺的寺產很富。寺裏的金銀以及貴重物品。因之也很充足。經管財產的和尙恐怕有竊賊來轉念頭。就養了幾條惡狗。白天用鐵練鎖着。不許見人。夜間才放了出來。分守昭慶寺的左右前後。每日三餐送飯給狗吃的事務。從來是小沙彌擔任的。經管寺中伙食的和尙異常吝嗇。畜生性又極兇狠。每餐喂狗的飯。都有定數的顆粒。不能多給。若是這次多給了一撮飯。被經管伙食的和尙看見了。小沙彌便得挨一頓栗暴。光頭上幾日不得消腫。止痛便是極輕恕的。這一遭也得受一頓臭罵。小沙彌因多給狗吃了。受罪責。自然害怕。不敢給狗吃飽。然狗每餐不能吃飽。一則叫喚不甯。二則那些狗因吃不飽。身體都一日瘦弱。一日了。經管伙食的又怪小沙彌喂養的不好。也是非打即罵。小沙彌在昭

慶寺的境遇。有如此苦惱。所以情願跟慧猛頭陀。同往各處募化。度日。慧猛頭陀既執意不肯。並說了。等到在昭慶寺。孽報已將受了的時候。便來引他往別處去的話。祇得耐着性子繼續過度。那苦惱的日月。朝打暮罵的。又過了半年。這日小沙彌分送了飯。給那些狗吃。其中有兩條狗。大約是病了。在平日吃了嫌不夠的飯。這日却祇吃了一半。就不吃了。小沙彌見這兩條狗不將飯吃盡。急得甚麼似的。雙手捧起那盛飯的瓦鉢。湊近狗嘴邊。教狗喫。狗喫飯。難道還存着些客氣。若是喫得下的。自然早已喫光了。喫不下。而至於剩下來。休說湊近他嘴邊不肯喫。便是撥開狗嘴灌下去。也是做不到的事。瓦鉢捧到狗嘴邊。那狗已將頭偏過那方去了。小沙彌正捧着瓦鉢。徬徨無計的時候。忽聽得有脚步聲。緩緩的由遠而近。小沙彌聽慣了那腳聲。知道就是那經管火食的和尙。心裏思量。這剩下來。的兩半瓦鉢。殘狗飯。一落到那和尙的眼裏。一頓惡打。又是免不了的。平日嚇虛了心的人。這時一害怕。就祇圖如何可以滅跡。不使那和尙看見。免此一頓惡打。除此以外。甚麼也不能顧慮了。這兩個半鉢狗飯。如何才能消滅。不使那和尙看見呢。小沙彌原是箇生性極笨拙的人。一時情急起來。僅想到了喫下。

自己肚裏去的一個妙法。想到了這個妙法也來不及轉念。這狗喫不盡的飯是臙臘的是喫下肚裏去。要難過的就急急忙忙的一陣亂抓。霎時間將兩個半鉢飯都塞進了肚皮。但是狗飯已塞進了肚皮。再聽那和尚的腳聲不知怎的並沒有走到喂狗的所在。來已不再聽得那聲息了。小沙彌走出來看了一看。沒人心裏才後悔不該魯莽。喫下肚裏去。一有了這後悔的念頭。立時就想到狗飯的臘臘了。那裏按捺得住。哇的一聲把喫下去的都嘔了出來。嘔過之後似乎心裏好了一點兒。然接着想到狗嘴是喫屎的。又覺得惡心起來。越惡心越朝臘臘的這方面想去。嘔了又嘔。嘔得肚裏一無所有了。並用清水不斷的漱口。祇是儘管嘔儘管漱。心裏之作惡難過。仍是有加無已。就是乾淨飯菜也不能喫下去。喫下去祇一涉想到狗身上。就不得不嘔吐狼藉。如是喫一次嘔一次。漱一次口直鬧了三晝夜。連睡也不能安貼。到第三夜。實在鬧得精疲力竭了。肚裏空空的。饑餓難忍。然因三日所喫的飯。每次都將肚皮嘔痛。尙覺不舒服。雖是饑餓難忍也不敢再喫飯了。夜深獨自一個睡也睡不着。坐又坐不安。簡直和失心瘋的一樣。鬧到天色快要亮了。心裏忽然作念道。我若早知道那兩個半鉢

飯喫下去。有這們難過。何妨送給他們。打一頓的爽快呢。於今那飯已喫下肚去。三日三夜了。嘔吐又已嘔吐得乾淨了。而心中的作惡。比初喫下去時更厲害。像這樣的日子。怎麼能再過下去呢。倒不如死了。免得再受這些罪死的念頭。一動就覺死法。以懸樑爲好。懸樑的所在。以廁所爲好。因天光還不曾大亮。廁所裏必沒有人。不至被人解救。比卽尋了一條繩索。直走到廁所裏。借着朦朧曉色。尋覓可以懸掛繩索的所在。糞坑中一股一股的臭氣。直衝進鼻孔。心裏不知不覺的陡然轉了一念。道這寺裏二三百個和尚。飲食有喫得很精美的。有喫得很粗惡的。然不論精美粗惡。祇一咽下了喉嚨。都一般的變成了這種臭屎。可見食物的精粗美惡。都不過是兩隻眼睛作怪。下咽喉之後。有甚麼分別。我祇爲喫了些狗喫剩的飯。那裏就值得尋死。既是下喉以後。毫無分別。則喫飯與喫屎分別也。祇在眼睛上。我於今偏要抓些屎。喫下去看究竟。又有甚麼難過。想罷。將手中繩索攢了。就彎腰從糞坑中連抓了幾把屎。喫下立起身來。不禁仰天大笑。原來小沙彌此時頓覺心境開朗。業已大澈大悟了。大踏步從廁所裏走出來。忽見迎面走來一人。這人是誰。下回分解。

第十回 掘衣嘗試失足深潭 信口誇張爭功狹路

話說小沙彌走出廁所忽見迎面有一人走來定睛看時正是慧猛頭陀手中仍是捏了那個破蒲團笑容滿面的迎着小沙彌說道你此刻可以跟着我往各處化緣了。小沙彌連忙跪下叩頭從此便跟着慧猛頭陀走了。性清頭陀述到此忽望着何壽山問道你知道那個小沙彌是誰麼何壽山正聽得出神被這突然一問怔住了半晌才答道晚輩不會到過陝西而對於方外的人物知道的更少不知是那一位性清頭陀指着他自己的鼻端笑道這小沙彌吃屎便是老僧當日拜師的故事你所見這木龕中的蒲團也就是那個能使活佛現原形的蒲團我師傅生平祇收了老僧和陳廣德兩個徒弟因陳廣德受的是居士戒所以至今不曾落髮他自皈依以來做的功德極多天龍八部都以真人相稱昇天祇是指顧間事他未了的塵緣便是這眼前的一些兒小事也就是你們建功立業的機緣何壽山聽了這些不倫不類的話也莫明其妙不知應怎生回答但是聽了慧猛頭陀那段故事不知不覺的對性清頭陀發生一種極信仰的心他初到彌勒院來的時候因陳廣德和性清頭陀都教李曠從魏介誠學習

武藝而論起。班輩來。他又得稱魏介誠爲師叔。李曠原是他的徒弟。是這們一來。不但自己徒弟。被魏介誠奪了去。自己反和李曠變成平班輩的師兄弟了。他口裏說不出甚麼心裏委實有些不甘願。暗自打算。將李曠在彌勒院安頓好了。他獨自仍帶了那一包裏貴重物品。回四川暫住些時。等到李曠已經成立了武藝也練得有些能耐了。才把這包貴重物品。送給李曠。至於報復劉達三的事。聽憑李曠自作主張。李曠身邊沒有錢財。就是陳廣德。魏介誠一班人。萬一不懷好意。素無仇怨的人。當不至謀害李曠的性命。及聽得性清頭陀。敘述破蒲團的來歷。心理便不由得爲之轉移了。心想陳廣德的年紀。計算起來。已是一百多歲了。在幾十年前。入山修道。而與這性清頭陀同門。可見這性清頭陀的年紀。也是異常高大了。這種異人。豈尋常人所容易遇着。我若沒福。遇見就罷了。既是在此地遇着。而又確知道了他的來歷。豈可當面錯過。身入寶山。一無所獲。於今。陳廣德和性清頭陀。都教我與李曠在此地住下。我何妨就此住下來。他們若是謀財的。也不待此時。此地才從新下手。何壽山主意打定了。便帶着李曠在彌勒院住下來。性清頭陀終日祇拜佛燒香打坐三件事。餘事都不過問。院中還有

好幾個和尚年齡形像不一。也有少年。也有中年。也有老年。祇是不似平常寺院裏的規矩。從早到晚。衆僧人並不齊集佛殿。做功課。彷彿各人都不相聞問。不相聯絡的樣子。在廚房裏安排伙食的。是兩個形似山西大漢的人。年紀都祇三十多歲。不曾落髮。寺中上下約有二十多口人。僅性清頭陀個人吃素。以外多是葷酒不禁。并且白晝在院中的人很少。入夜才各自歸院歇宿。在排火食的兩個大漢。却終日在廚房裏輕易不出廟門。寺中人飲食的水。就取給於山門外瀑布之下。兩個大漢都不去門外挑取。每日用水二十石。全由張必成早起挑到院後。四口大水缸中盛貯。洒掃佛殿。撞鐘。撞鼓。也由張必成按時辦理。何壽山也看不出這彌勒院的性質來。師徒二人連住了幾日。因魏介誠不曾回來。性清頭陀不過問拜佛燒香打坐以外的事。何壽山李曠也都無事可做。這日李曠早起。獨自到山門外閒走。正遇着張必成擔着一擔水桶。從裏面出來挑水。祇見張必成從岸上走下潭去。兩脚在水面上行走了十來步。立在潭中間。才彎腰用水桶取水。挑着兩滿桶水。仍回身一步一步走上岸來。不覺吃了一驚。看張必成的兩脚。雖是赤着。未穿鞋襪。然祇溼了脚底板半寸多高。脚背並不曾打溼。李曠

相從何壽山也練過了些時的武藝眼光究竟與尋常人不同心想在水面上行走已是極難能的事何況走到潭中間立住脚彎腰挑起一擔水來仍回身一步一步走上岸呢等張必成走進山門卽忙走到岸邊向水中細看果被他看出潭裏離水面半寸來深豎了一道木樁每個木樁相隔恰好一步遠近原來張必成脚踏在木樁上所以能直走到潭中間住脚這情形看到眼裏又不由暗自尋思道這樣在木樁上行走便算不得甚麼希罕了我一般的長著兩條腿不見得便不能走不過他肩上還挑著一擔水比我空著手走得難些然我祇要練習幾天就不怕趕不上他了李曠是個生性很頑强的青年從何壽山雖不曾練得驚人的武藝然因他身體本來生得靈巧性質又與練武相近所以一看見潭中豎的木樁登時就把他好勝的心思衝動了年輕人處事每是思前不慮後的潭裏的木樁祇從岸邊豎到潭心爲止從潭心到對岸是沒有木樁的李曠祇圖趁這時張必成已挑水進彌勒院去了外面沒有人木樁上偷著試走一遍絕不慮及有沒有危險又恐怕院裏有人出來看了見笑來不及的把衣擡起也把他那初練不久的氣功提運起來祇用兩隻脚的大指尖落在木樁上面雖

覺木樁有些搖晃。然因提換得快，着落得輕，竟被他幾步走到木樁盡頭的一個。若是一路木樁直走過潭那邊去，倒沒要緊。無奈走到半途，忽然沒有木樁了，不能提換。要將身體停住，却有些爲難。立腳的這樁身體一停，卽搖蕩一個不住。待折回身來，那裏支持得住。加以李曠不識水性，到了這時候，不由得不心虛膽怯。心裏一害怕，益發不能保持身體的重心了。才叫了一聲不好，身體已倒下潭裏去了。不識水性的人一落水，便慌了。手腳本來人的身體在水裏也祇要能保得住，不失重心，是沒有浮不起的。無奈不懂得這道理的人，以爲下水必沉沉沒了性命，不是手脚亂動想撈住甚麼東西，便是想腳踏實地，極力將兩腿在水中亂攪，是這般一失了重心，就無不應了。西遊記上豬八戒所說我師傅姓陳，於今沉到底了的那句話了。李曠既不識水性，一落下水去，自然也免不了這手慌脚亂的毛病。手撈不着，可以攀拉的東西，脚也踏不到潭底，祇幾口水就把李曠噙得渾身無力，不由自主了。祇得瞑目待死。正在這危急萬分，死生繫乎俄頃的時候，忽覺頂心髮被人抓住，輕輕向上一浮，卽出了水面。耳裏便聽得有帶笑的聲音說道：「好小子，膽量確是不小。李曠心裏明白知道身體已到了。」

岸上不過不知道究竟如何一出水就到岸上來了的張眼看時祇見一個身材瘦小形似書生的人笑容滿面的立在旁邊兩眼正望着他表示一種很高興的神氣李曠看這書生的衣服鮮潔兩腳絲鞋白襪一點兒不曾沾泥帶水心裏已很疑惑怎的下水救人自己脚上不沾一點兒泥水以爲不止這書生一個忙舉眼向四處一望果然還有一個光頭顱白鬍鬚的老和尚風神瀟灑的立在前面樹林之中原來李曠此時所坐的地方已距離那深潭四五丈遠近了白鬍鬚老和尚更在離李曠四五丈的樹林裏益發把李曠弄得不明白了這書生忽湊近耳邊問道怎麼樣喝到肚裏去的水不多麼頭頂上不覺着痛麼李曠道祇噲了兩口水就不知不覺的到了這裏頭頂上彷彿有人抓了一把痛倒不痛書牛笑道你於今知道是甚麼東西抓了你一把麼李曠不是個糊塗小孩自己落水遇救身旁除書生外沒有他人老和尚立在遠遠的樹林裏神閒氣靜不像是曾出力救人的當然知道救自己的必是書生見書生這們問便就地叩了一個頭道若不蒙相公湊巧在這時候前來相救我此刻早已沒命了書生哈哈大笑道你稱我相公可是錯了休說我不是相公就是相公你也稱不得我便

是魏介誠祖師不許我收徒弟却教我傳授你的武藝你媽媽糊糊的稱我一聲師叔罷江湖上的行輩從來是不能不認真又不能認真的我問你你才到這裏沒幾日爲甚麼這們早起來胡亂向那些木椿上去跑呢誰教你是那樣的李曠聽得就是魏介誠連忙爬起來重新叩拜道正每日盼望師叔的大駕回來小姪荒謬無狀並沒人教小姪是那樣的胡跑的祇因今早起來在這山門外閒步無意中見張必成大哥挑水覺得他挑着一擔水在水面上行走甚是奇怪乘張大哥挑水進院裏去了的時候到潭邊細看看出水中的木椿來當時祇道有木椿墊腳行走不是難事并且肩沒挑着水也應該容易些誰知畢竟是張大哥的本領了得小姪不知自量若非師叔不後的回來連性命都斷送了魏介誠又打着哈哈道原來如此這就冤枉極了你知道你此刻的工夫已在張必成之上麼李曠道你老人家這話是有意打趣我張大哥是何等工夫我再練習三年五載還不知趕得上趕不上魏介誠問道你何以見得張必成的工夫比你高李曠道這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嗎他肩上挑一擔水能在木椿上走來走去毫不吃力我空着手倒險些兒把性命送了你老人家反說我的工夫在他

之上不是有意打趣我嗎。魏介誠道：你就是從這一點看出他的本領比你高麼？你要知道挑了一擔水走比空着手走的容易十倍。你才到這裏還不曾練習，便能空手走到木樁盡頭的一個，可見你的身體生成靈便。而何壽山傳授你入門的道路也還沒有差錯。李曠聽了仍不明白。這道理問何以挑一擔水走倒比空着手走的容易些。魏介誠道：你見過走索的麼？李曠道：在南京的時候曾見過的。魏介誠道：走索的不能空手，必須用竹竿挑一對砂袋，就是這個道理。這木樁在水中是搖動的，脚尖踏在上面極容易偏倒。你可曾留心看張必成去挑水的時候，兩手是如何的情形？李曠想了一想，答道：彷彿記得他兩手分開，牢握着桶索，不住的一上一下的動。魏介誠點頭道：不錯，那們一上一下的動，就是爲身體或偏左或偏右的緣故。身體將向右邊倒，祇須左手略低，右手略高，兩邊的輕重就平均了。向左邊倒，便右手低，左手高。你若懂得這道理，剛才祇須張開兩條臂膊，走到盡頭的那個木樁上，使一個鷗子轉身的架勢，便已安妥。穩穩的掉轉身來，毫不費事。復走上岸。我剛從前面樹林裏出來，就見你兩手攆起衣服和平常踏水過河的一樣，一步急似一步的走將過去，走到盡頭不趁勢翻

身反停住脚做出躊躇的樣子兩條臂膊仍緊緊的把衣攜起不向左右張開來如何能不跌倒呢我因相隔在十多丈以外你又一點水性不懂得已來不及等我下水相救祇得趁你的頭頂還不曾沒入水中的時候發出飛抓來將你的頂心髮抓住幸虧你的身體不重所以用飛抓從水中把你提到這裏你頭頂還不覺痛李曠至此才知道自己一出水就到了這裏是被飛抓救起來的緣故正待向魏介誠要看那飛抓是何種模樣還沒有開口祇見何壽山從裏面走了出來遂把話頭打斷了何壽山一見魏介誠在山門外連忙趨前行禮忽一眼又看見樹林中的老和尚了脫口叫了聲哎啣道那不是四川峨嵋山的惠清老法師嗎魏介誠道你已不在四川多年了怎麼認識老法師的何壽山笑道當今我們圈子裏頭的好漢能時常在江湖上做些驚人事業的有幾個不會受過老法師的指教光陰易逝我不見老法師已十年了他老人家面容顏丰采還是和往日一般一些兒沒有衰老說話時惠清和尚已笑逐顏開的走過來何壽山即上前叩拜惠清和尚合手躬身答禮道倒很難得在這裏遇見你老僧聽說你到這裏來了甚是高興廣德真人將來出世做事你是一個好幫手老僧有幾

個小徒在這裏你都會過面了麼。何壽山道：我因為才到這裏，不久魏師叔又不在。此沒有先容的人，所以都還不曾會過面。惠清和尚點頭道：老僧到了此地，你們從此可以常在一塊兒同心協力，輔助廣德真人做一番事業。何壽山口裏連連應是：心裏却並不明瞭。廣德真人有何事業，可須多少人輔助？當下也不敢盤問。四人一同進彌勒院。李曠自去裏面更換身上溼透了的衣服。何壽山跟着惠清和尚。魏介誠逕到禿頭陀方丈裏，祇見惠清和尚向禿頭陀合掌稱謝道：小徒膽大妄為，若非大和尚盛情關顧，有勞魏賢弟遠道相救，事情還不知要糟到甚麼地步。禿頭陀也合掌笑道：都是自己家人，不用說得這般客氣。事情究竟怎麼樣了？他們小兄弟都已平安回來了麼？說着，讓惠清就坐。魏何二人也都就下首坐了。惠清答道：托大和尚的鴻福，魏賢弟趕去得快。小徒雖有幾個受傷的，幸無大礙。好在行李箱籠都已得過來了。禿頭陀道：祇要行李都到了，手輕微的傷痕，不須幾日就治好了。他們派人來送信的時候，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如何的情形。魏介誠又不在這裏，我祇好教張必成去給魏介誠通知。後來知道魏介誠即刻動身去了。我心裏總覺有些放不下，因為他們小兄弟能為也都過。

得去從來打發他們去外面做事都做的很順手。這回的會如此不濟。想必是對手的太硬。魏介誠畢竟能否馬到成功。太沒有把握。我教張必成去通知魏介誠的時候。原是要魏介誠向他師傅請過示再去的。張必成回來說他並未曾回頭去見他師傅。一得這消息就喜孜孜的跑了。連他師傅在先一日打發他去邀何壽山師徒到彌勒院來的事都攔在一旁。不過問了我見他這般輕躁。不由得更不放心了。魏介誠很高興的笑道。這回幸虧我趕去得快。不然真要把惠清老法師急壞了。這回的事說起來好笑。他們何嘗是在那裏做事。分明是各人想逞各人的能為罷了。因為各人想逞各人的能為事成。則兩不相讓。事敗則兩不相救。所以弄到後來不能不派人到這裏來求助。禿頭陀現出詫異的神氣問道。這話怎麼講。大家都是同門的兄弟。如何會弄出這種情形來。這倒是於大事有妨礙的。魏介誠道。惠清老法師就為這個緣故。才同我到這裏來論理。本來都是同門的兄弟。不應弄出這種情形的事出來。不過這其間却有一個道理。你老人家知道。阮大慈和順兩個原是惠遠法師的高足。麼禿頭陀。搖頭道。不知道。怎麼惠遠法師的徒弟於今又到了惠清法師門下呢。魏介誠笑道。這

倒很平常。惠遠法師本是惠清法師的師弟。惠遠法師在貴州收的門徒極多。平日多與惠清法師的門下往來。及合夥做事。不分彼此。你老人家是大概知道的。五年前惠遠法師圓寂後。他的門徒便沒了個統率的人。情形就很渙散了。阮大慈、吳和順兩人的年紀最輕。都祇有十五六歲。因立志要成個人物。才一同到四川。改拜惠清法師的門。惠清法師自然另眼相看。五年來的造化已很不尋常了。自從我師傅與惠清法師合謀做事之後。凡在法師門下的多則八九人。一起少則五六人。一起分佈四川五道。一百四十六州縣。阮吳二人還跟着四個兄弟在東川道的雲陽境屬。已有一年多了。這一年多之中。六人同心合力做事的。考成實在很好。想不到就在前兩月從貴州來。了一大幫行商。其中有兩個是從前在惠遠法師門下的。與阮吳二人熟識。那兩個一姓陸。因頸上有一個大贅疣。就叫陸大包子。一個姓王。因生成的會跑路。叫做王飛腿。這兩個人在貴州很有點聲名。一會見阮吳二人彼此攀談起來。陸王都十分高興。情願把原有的生意不做了。託阮吳二人援引。改投惠清法師門下。阮吳二人自是欣然。拉攏。但是法師在峨嵋。阮吳二人非等到有機緣不能離開。雲陽引陸王到峨嵋去。陸

王本人也還有私事須料理。直到出事的前幾日，陸王才重來入阮吳等六兄弟的夥。初入夥的人一切的事都比舊夥奮勇。陸王二人來入夥的時候，就已打聽得有一個會做過建昌道姓唐名雲軒的，從雅安動身到雲陽來行李極富約莫也有三五十萬。唐雲軒在雅安的官聲又是個貪贓枉法聲名狼藉的一路之上，雖帶有軍隊保護，然那些軍隊素來是和聾子的耳朵一般的，祇能做個配相嚇嚇平常的小偷。陸大包子得了惠遠法師獨傳的隔山打牛百步打空祕訣，自然不把那些軍隊看在眼裏。王飛腿也得了惠遠法師金鐘罩的傳授，藝高人膽大，兩人想單獨做了這票生意，不要阮吳等人幫助，一則可作爲進見的禮物，二則好借此顯顯各自的能爲。祇是阮吳等六人在雲陽所做的是甚麼事呢？這樣一大批買賣要入境了，豈有沒打聽明白的道理。阮大慈早已在雅安探訪得確實，與唐雲軒隨行的軍隊不過是四川官府出門照例應有的格式，原沒有多少保護力量的。但是唐雲軒未做建昌道之先，曾在瀘州府討了個姨太太，那姨太太有一個老娘同來，外人多不知道他母女的來歷。祇有些人傳說唐雲軒帶了家眷到雅安上任的時候，曾在會理州境內一家飯店裏住宿，一宵次

早。起。來。唐。雲。軒。和。姨。太。太。睡。的。那。間。房。屋。的。後。院。裏。有。七。個。彪。形。大。漢。各。人。手。操。兇。器。都。發。了。狂。似。的。在。院。中。亂。奔。亂。竄。七。人。都。像。各。不。相。見。的。唐。雲。軒。的。跟。隨。人。發。見。了。嚇。的。大。呼。有。賊。那。七。個。大。漢。彷彿。聽。得。了。呼。賊。的。聲。音。奔。竄。的。更。急。了。跟。隨。人。相。隔。不。到。兩。丈。遠。近。大。漢。竟。似。沒。有。看。見。竄。來。竄。去。仍。是。在。院。子。裏。盤。旋。跟。隨。人。大。聲。呼。喚。當。然。驚。動。了。滿。飯。店。的。人。大。家。都。跑。到。院。子。裏。來。看。好。大。一。回。唐。雲。軒。的。姨。太。太。才。跟。着。唐。雲。軒。出。來。看。了。七。個。大。漢。奔。竄。的。情。形。祇。笑。得。彎。着。腰。喊。肚。子。痛。唐。雲。軒。回。頭。望。着。姨。太。太。笑。道。這。幾。個。狗。東。西。奔。竄。了。一。夜。祇。怕。十。幾。條。狗。腿。也。有。些。酸。軟。得。來。不。及。了。放。他。們。去。罷。我。們。要。趕。路。沒。工。夫。和。他。們。麻。煩。姨。太。太。聽。了。便。笑。嘻。嘻。的。對。那。七。個。大。漢。說。道。你。們。還。不。走。祇。在。這。院。子。裏。奔。竄。些。甚。麼。呢。說。也。奇。怪。那。姨。太。太。這。句。還。不。走。的。走。字。說。出。去。七。個。大。漢。就。和。奉。了。赦。令。一。般。一。個。個。好。像。頓。時。清。醒。了。各。人。向。四。周。望。了。一。望。急。急。忙。忙。的。躡。的。躡。上。牆。頭。跳。的。跳。上。屋。瓦。一。轉。眼。都。逃。得。無。影。無。蹤。了。這。事。從。那。飯。店。裏。傳。出。來。會。理。州。的。人。知。道。的。很。不。少。都。說。那。姨。太。太。深。通。法。術。不。過。唐。雲。軒。在。建。昌。道。任。上。三。年。那。姨。太。太。母。女。跟。在。衙。門。裏。一。切。起。居。飲。食。都。與。尋。常。人。一。樣。

絲毫沒有那般奇異的事做出來。所以雅安的人沒有知道那姨太太深通法術的。阮大慈既探得了這種情形。並以情理猜度也。覺得會理州的事不至虛假。因唐雲軒在四川做了幾十年的官。平時上任下任沿途除照例保護的軍隊外。總得另聘一兩個有名的鏢師同行。那時唐雲軒的地位不高。行李也不甚闊。尚且得請鏢師同行。自從在瀘州府討了那姨太太之後。出門便不請鏢師了。這回從雅安到雲陽。來沿路所經過之處。都是川東極不安靜的所在。行囊又多到三五十萬。豈是那些照例的軍隊所能保護的。唐雲軒敢如此的大膽。可見得確是有恃無恐的了。陸王二人在貴州的時候。多平時經營生意。雖也常到四川來。祇是那些不干己的事。誰去打聽這番有心入夥。才到雲陽。唐雲軒姨太太在會理州飯店裏的事。二人連一點兒風聲都沒有得着。也不知道。唐雲軒以前上任下任。都得聘請鏢師同行的。祇打聽得唐雲軒是個僅會飲酒賦詩。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官。隨行的除軍隊之外。就祇有眷屬僕婢。沒有另請鏢的人。所以不把他當一回事。以爲是入夥建頭功的機會。到了因恐怕在雲陽境內下手。事先瞞不過阮吳等六人。被六人分了功去。趕到離雲陽境二百多里的一處荒

涼所在等候靜候。唐雲軒經過陸王，雖存心瞞着阮吳等六人，然阮大慈很精明，已看出了陸王的舉動，料知他兩人不知道唐雲軒有這門一個姨太太，恐怕冒昧弄出亂子來。初入夥的人一到受逼迫的時候，不見得肯咬緊牙關不拖累旁人，連夜趕上陸王將唐雲軒在會理州飯店裏的事對陸士說了，勸二人不可輕敵，並說好在唐雲軒不是打雲陽，忽忽的經過在雲陽有多少時日的勾留，不妨大家計議停當了，再下手。誰知陸火包子會錯了阮大慈的意，以爲這是一票輕易難逢的買賣，阮大慈恐他兩人奪了功去，特地用這些話來恐嚇阻攔的，便向阮大慈說道：我二人入夥的時候，已燒香發過了誓，不爭私功，不爭私利，這票買賣雖由我二人做成，然將來論起功來，不能不說是我們八夥計的。至於銀錢，我二人更不能私得分文。我二人所以瞞着六位到這裏來等候的緣故，不過因我二人入夥沒一點功勞，知道這票買賣六位是免不了要做的。我二人能不待他入境就替六位代勞做好了，免得六位費事。我二人的面上豈不覺得有光彩些？此外甚麼念頭也沒有。姨太太深通法術的話，便是確有其事，也算不了甚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我們當漢子的氣魄。難道因唐雲軒

有深。通。法。術。的。姨。太。太。便。放。過。這。一。票。買。賣。不。做。不。成。阮。大。慈。仍。勸。他。道。論。武。藝。我。們。都。不。見。得。弱。似。了。那。個。一。講。到。法。術。不。問。是。右。道。左。道。我。們。都。是。奈。何。他。不。得。的。會。理。州。的。七。個。大。漢。雖。無。人。知。道。姓。名。各。人。的。能。耐。如。何。更。不。得。而。知。然。七。個。人。都。是。能。高。來。高。去。的。在。白。晝。之。中。能。使。許。多。人。一。轉。眼。就。不。見。蹤。影。可。知。也。不。是。完。全。無。能。之。輩。一。遇。法。術。簡。直。與。三。歲。的。小。孩。無。異。終。夜。逃。不。出。一。個。小。小。的。院。落。縱。有。登。天。的。本。領。也。施。展。不。出。來。唐。雲。軒。在。會。理。州。的。時。候。因。要。急。於。趕。路。所。以。那。姨。太。太。祇。將。七。人。捉。弄。了。一。夜。次。早。便。輕。易。放。他。們。走。了。若。在。平。時。七。人。已。成。了。籠。中。之。鳥。網。內。之。魚。唐。雲。軒。要。拿。來。送。官。治。罪。七。人。之。中。能。有。一。人。可。以。逃。出。去。嗎。兩。位。萬。不。可。冒。昧。從。事。陸。大。包。子。聽。了。這。些。話。倒。已。有。些。活。動。了。王。飛。腿。却。又。不。願。意。起。來。連。打。了。幾。個。哈。哈。問。道。請。問。阮。賢。弟。會。理。州。飯。店。裏。的。七。個。人。之。中。有。阮。賢。弟。在。內。沒。有。阮。大。慈。笑。道。有。我。在。內。時。我。也。不。說。那。七。人。不。知。姓。名。的。話。了。王。飛。腿。點。了。點。頭。又。問。道。然。則。七。人。之。中。有。一。兩。個。與。阮。賢。弟。認。識。的。麼。阮。大。慈。道。也。沒。有。王。飛。腿。道。既。是。連。一。個。認。識。的。都。沒。有。這。事。却。是。誰。說。給。賢。弟。聽。的。呢。阮。大。慈。笑。道。原。來。老。哥。還。不。相。信。有。這。們。一。回。事。我。難。

道說假話騙兩位有意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嗎。這事在會理州的人知道的。很不少。我非探訪得確實正巴不得兩位建功立業替我們大家撐面子。何至連夜追趕到這裏來阻擋呢。王飛腿道。儘管是千真萬確的。我兩人也不怕賢弟不要因我兩人初入夥以爲不老練。須知我兩人和賢弟同在惠遠法師門下的時候。賢弟的年紀尙輕。還祇有這們高矮而我兩人已橫行貴陽好幾年了。那時我兩人曾幹些甚麼事。賢弟何嘗知道不是我今日在賢弟跟前說大話。像唐雲軒這種買賣我兩人照顧得多呢。請放心罷。賢弟從惠遠法師的日子不多到惠清法師這邊來的太久。惠遠法師手下人在貴州做買賣的手段祇怕是都忘記了。若是這一點兒買賣我兩人不能承當去做。不但對不起在西方的惠遠法師。就是賢弟等六位又何必要我們兩人入夥呢。阮大慈見王陸兩人說話都帶着一面自誇一面瞧不起惠清老法師的神氣。他雖說也曾。曾在惠遠法師門下多少時。然究竟受了惠清老法師的成全。造就聽了那些話。總不免有些不快。當下便不再說了。趕回雲陽與吳和順等五人計議。在阮大慈趕回雲陽的用意。雖對於王陸兩人說話的神氣有些不快。然爲顧全大局起見。還打

算邀同吳和順等五人在暗中照顧王陸兩個。王陸得手便不露面。萬一也和會理州飯店裏面的七人一樣有他們六人在暗中救應。就不至落到唐雲軒圈套裏去。誰知五人一聽阮大慈所述王陸兩人的話。都氣忿不堪。無論如何不肯去救。倒要瞧瞧。遠門下的手段。這們一來。阮大慈祇得建議。道他兩人固然不是唐雲軒姨太太的對手。便是我們六人也做不成這票買賣。不可因彼此負氣。倒把這一大票買賣放走了。祇有趕緊在我等六人之中推一人急去彌勒院。性清師傅那邊送信。請魏大哥快來。這票買賣包能做成。也可使王陸知道我們內夥裏有人不像他們貴州幫裏專會誇口說大話。這五人以阮大慈的話爲然。因此才推了錢起塵來這裏送信。性清頭陀聽到這裏。口念阿彌陀佛。說道受傷的必就是王陸兩個。傲慢之性不去安得而不受傷。魏介誠道。吳和順等四人都受了微傷。祇錢起塵因送信回頭。還在半路。阮大慈見機得快。尙未出頭。這兩人就安然無恙。性清頭陀又念了一聲佛道。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這四人都聽了阮大慈的話。因而氣忿不堪的更安得而不受傷。你趕去是如。何的情形。唐雲軒的姨太太畢竟是深通法術。麼不知道魏介誠如何回答。下回分解。

